

燕京大學宗教學院叢書第四種

舊約次經與外傳

李榮芳 著

燕京大學宗教學院出版

民國三十三年三月

燕京大學宗教學院叢書第四種

舊約次經與外傳

李榮芳 著

燕京大學宗教學院出版

民國三十三年三月

序

從古教會到近百年，普通人總想舊約到紀元前五世紀，已經截止，此後再沒有人受什麼靈感，說甚麼預言，直到新約時期。其實這種觀點，是站立不住的，研究的人，早已丟去這種看法，因為舊約就沒有在第五世紀停止，有許多資料，如但以理書，先知補錄，可以延長到紀元前第二世紀，這樣從五世紀縮短到二世紀，就連這二百餘年，靈感也沒有止息，熱心事奉上帝的人，仍是尋求，仍是研究，仍是努力，仍是服從上帝的意旨。同時上帝也與他們同在，導引他們，鼓勵他們，使他們明白真理。在這個時期，紀元前一百八十年，至紀元後一百年，許多文學出現，這些文學都是託以斯拉以前的古聖先賢的名義。

這也並非沒有理由，以斯拉與他的同人公布了律法，以為上帝對人所要說的，都包含在律法以內，此後不能再有人得什麼靈感，蒙什麼啟示。熱心事奉上帝的人，仍是繼續領受真理，要將這種真理，用自己的名義，發表出來，恐怕不受當世人的歡迎，不得已記者便採取一種文學的方式，用古聖先賢的名義，如以斯拉，巴錄，耶利米，以賽亞，摩西，以諾，亞當等人的名義，發表他們的意見。

這種文學多半寫於宗教濃厚的加利利，或是旁的地方，他們宗教思想，與倫理觀念，較比舊

約，大有進步，真是引導我們漸漸的進入新約的環境。可以說他們給新約預備了道路，研究新約，便曉得他們的記者，深深的浸入這種文化之中，在這種文化的空氣中，新約的記者發表他們永存的真理。若是沒有這些書，我們不能明白，何以從舊約的思想，舊約的倫理，一躍而到新約的思想，新約的倫理，我們可以略舉數段，以作我們的參考。

(一)關於永生的問題 五經與先知書未提永生，他們看人活着的時候，自然與上帝交往，人若死了，便與上帝隔絕。寫詩的說：「他們是你(上帝)不再記念的，與你隔絕了。」(詩八八五)他又追問說：「你豈要行奇事給死人看麼？難道陰魂還能起來稱讚你麼？」(詩八八十)。人活着的時候自有報應，若是死了就下陰間，在那裏善惡沒有什麼分別。

舊約裏有幾處提到永生，可是這幾處多為晚年的章節。詩篇十六篇的記者說：「因為你必不將我的靈魂撇在陰間，也不叫你的聖者見朽壞。」(十)詩篇十七篇的記者說：「至於我，我必在義中見你的面，我醒了的的時候，得見你的形像，就心滿意足了。」(十五)詩篇四十九篇的記者說：「只是上帝必救贖我的靈魂，脫離陰間的權柄，因他必收納我。」(十五)詩篇七十三篇的記者說：「除你以外，在天上我有誰呢？除你以外，在地上我也沒有所愛慕的，我的肉體，和我的心腸衰殘，但上帝是我心裏的力量，又是我的福分，直到永遠。」(二五、二六)

除了這幾篇詩以外，還有約伯記，以賽亞二十六章(學者定在主前第三或第二世紀)與但以理

（學者定在主前第二世紀），討論這個問題。約伯說：「我知道我的救贖主活着，末了必站立在地上，我這皮肉滅絕之後，我必在肉體之外得見上帝。我自己要見他，親眼要看他，並不像外人。」（伯十九二五至二七）似乎希望永生，但不甚清楚。關於復活的問題，以賽亞二十六章十九節說：「死人要復活，屍首要興起，睡在塵埃的阿，要醒起歌唱。」這是很早一段論復活的文章，學者多歸之於主前第三或第二世紀，但這裏所說的復活專指義人，惡人無分。此外還有一段論死人復活的文章：「睡在塵埃中的，必有多人復醒，其中有得永生的，有受羞辱永遠被憎惡的。」（但十二）但這一段屬於主前第二世紀，與我們啟示文學同一個時代。

舊約一部除了晚年的章節外，皆不注意永生，就連這晚年的章節（除以賽亞二十六章與但以理外），所討論的，也與新約時期所信仰的不同，必須經過兩約間啟示文學思想，以諾書，十二始祖遺訓，禧年書，摩西升天等書的演變，才能連到新約的思想。從一個不分善惡的示阿勒，到一個永久的生命，當中有過許多的發展。永生以外還有兩個思想，得自兩約間的文學，一個是新天新地，一個是世界末日。沒有兩約間的文學，我們不易清楚明白。

（二）關於天國問題 新約的天國，是指一般服從上帝旨意的團體。但舊約的希望是將天國設在地上，以猶太人爲中心，以異邦爲陪伴。早的時候，人所希望的，是物質的發達，五穀豐登，人民樂業，大衛作他們的君王，耶和華作他們的上帝。這種國度，是世上的國度，是物質的福樂。人可

以多年在世，子孫衆多。後來人看世界上一個永存的猶太帝國，是不能實現的，必須一個屬靈的團體，才能滿意。耶穌所採取的就是屬靈觀念，他說：「我的國不是世上的國」，從一個物質的國度，轉到一個屬靈的團契，當中有許多的階段，兩約間的文學，告訴我們天國觀念的緊要發展。

(三)關於彌賽亞的問題 舊約的彌賽亞是個君王，他是大衛的子孫，善於戰爭，滿有公義，他必打敗以色列人的仇敵，作他們全軍的首領。到紀元前第二世紀的記者，他們不注意猶太的支派，大衛的子孫作彌賽亞，乃注意利未的支派作彌賽亞。這多半由於記者想馬克比的領袖要執行彌賽亞的職務，馬克比家出於利未支派。到紀元前第一世紀，馬克比族的領袖日漸腐化，人對於利未支派的彌賽亞，也隨着失望。以諾壹書的記者教我們希望一位從天上來的人子，這位人子是太初就有，掌管宇宙，審判萬民。他有四個稱呼，基督，義者，人子，被選立的。這種稱呼後來爲新約記者所採用，也對於當代很有影響。耶穌出世，執行彌賽亞的職務，便採用了這個名辭。他說：「狐狸有洞，天空的飛鳥有窩，人子却没有枕頭的地方。」(太八二十)又說：「但要叫你們知道人子在地上有赦罪的權柄。」(太九六)雖然人子必被祭司長所丟棄(路九二二)，將來必要審判世上的萬人(翰五二七)。

(四)關於天使的思想 天使在舊約不佔重要的地位，所說耶和華的使者，不是別位，乃是耶和華自己，或是耶和華的表現。到後來耶和華好像離人太遠，便有天使作人與神當中的信使，但他們

沒有道德上的分別，上帝叫他們幫助，他們便幫助，叫他們毀滅，他們便毀滅。一到紀元前第二世紀，天使的思想更見發展了，這裏天使分了等級，有天使，有天使長。天使的職務也不一樣，有管理猶太的，有管理異邦的。天使是那一天造的呢？禧年書說是創世的第一天，以諾貳書說是創世第二天。他們有有高有矮，最高的兩種比世人高，其餘的各種比世人矮。他們的名稱，也不一樣，有的稱天軍，有的稱天使，有的稱神子，有的稱聖者，有的稱天星，有聖潔的使者，有光明的使者，有進見的使者。進見的使者，共有四位，都是天使長，就是米迦勒，拉斐勒，加百列和烏瑞勒。這裏米迦勒的職位最高，他管理猶太，管理善人，給人恩賜。加百列坐在上帝的左邊，管理樂園。烏瑞勒管理諸天，與天上的衆星。拉斐勒的職務是醫治疾病。每一位公義的以色列人都有天使照顧他們，這種思想起自禧年書（禧三五七），也通行於新約時代（太八十）。

（五）關於倫理的問題 舊約在倫理方面，早就達到很高尚的地位，彌迦說：「行公義，好憐憫，存謙卑的心，與你的上帝同行。」但關於對人方面，較比新約，差的太多。屬靈的耶利米祈禱說：「願你將他們兒女交與饑荒，和刀劍。」詩篇一百三十七篇的記者說：「拿你的嬰孩摔在石頭上的，那人便爲有福。」這種聲調與新約的聲調，大有不同。耶穌說：「你們的仇敵要愛他，恨你們的要待他好，咒詛你們的要爲他祝福，凌辱你們的要爲他禱告。」（路六二七，二八）保羅說：「一切苦毒，惱恨，忿怒，嚷鬧，毀謗，並一切的惡毒，都當從你們中間除掉，並要以恩慈相待，存憐憫

的心，彼此饒恕，正如上帝在基督裏饒恕了你們一樣。」（弗四三一，三二）

先前人想新約的倫理思想，完全是創造的，但研究兩約間文學的倫理思想，便曉得這些書籍已經爲新約預備了道路。迦得遺訓六章三至七節說：「你們要從心裏彼此相愛，若是一個人得罪你，除去恨毒，與他和睦談話，心中勿存譎詐，若是他承認悔改，便饒恕他。他若不認，不要與他生氣，恐怕從你受毒，他要起誓，這樣你便犯了兩種罪過。他雖不認，被譴責的時候，覺着慚愧，便不要再譴責他。因爲不認的人，可以悔改，不再得罪你，並且他可以尊重你，與你和好。若是他無恥，堅持作錯，雖然如此，也從心裏饒恕他，將報復留給上帝。」這種思想與我們的新約，很是相近，也是我們新約記者的前導。

這裏所舉的不過幾個問題，許多旁的問題，也是一樣適用，要想明白新約，不讀新約記者所讀的書，不曉得他們寫書的背景，總不容易清楚。當然看這一本書，不如研究原譯，但有的限於時間，或是限於環境，不能研究原譯，這本書便有一點貢獻了，這本書就是爲無暇研究原譯的人寫的。

我很感激德儒神學家饒哲思博士，在我青年的時候，就導引我研究這些文學，使我知道他們的重要。也感激我的同事柏基根先生，沒有他的鼓勵，這些文字不能出現。更感激燕京大學宗教學院的同事，幫忙此書出版，特別是我的同事王克私先生，給了我許多的建議。末了我也感激我的門人王鍾翰君幫忙我修正校對。

文學 本書所用的書籍，最要緊的是查理士博士所輯的舊約次經及外傳 (Apocrypha and Pseudepigrapha of the Old Testament, edited by R. H. Charles, D. Litt., D.D.)，共兩大卷，有引言，有原譯，有注釋，其各書的著者列後：

以斯拉壹書註釋：郭克 (S. A. Cook, M. A.)，文學碩士，劍橋大學希伯來與亞里麻文講師。

馬克比壹書註釋：歐斯特來 (W. O. E. Oesterley, D. D.)，神學博士，倫敦大學舊約教授。

馬克比貳書註釋：馬法梯 (James Moffatt, D.D.)，神學博士，牛津大學新約教授。

馬克比叁書註釋：艾麥屈 (Cyril W. Emmet, M. A.)，文學碩士，西百村聖會長。

多比傳註釋：辛博森 (D. C. Simpson, M. A.)，文學碩士，牛津大學希伯來文與舊約教授。

猶滴傳註釋：高雷 (A. E. Cowley, M. A., D. Litt.)，文學博士，牛津大學特別研究員。

便西拉智訓註釋：栢克私 (G. H. Box, M. A.)，文學碩士，倫敦大學教授，與歐斯特來博士 (W.

O. E. Oesterley, D. D.)

所羅門智訓註釋：侯密思 (Samuel Holmes, M. A.)，文學碩士，牛津大學新約希臘文與經解教授。

巴錄壹書註釋：白好思 (O. C. Whitehouse, M. A., D. D.)，神學博士，劍橋大學神學教授。

耶利米書信註釋：鮑魯 (C. J. Ball, M. A., D. Litt.)，文學博士，牛津大學亞述文講師。

瑪拿西禱言註釋：賴祿 (Right Rev. Bishop Herbert E. Ryle, D. D.)，神學博士，前劍橋大學神

學教授，現艾斯特與溫斯特主教。

亞撒利雅禱言與三聖嬰歌註釋：邊耐德 (W. H. Bennett, Litt. D., D. D.)，神學博士，倫敦大學舊約經解教授。

蘇散拿註釋：何得木 (D. M. Kay, B. D.)，神學士，聖安德烈大學東方語言教授。

彼勒與大龍註釋：達維思 (T. Witton Davies, B.A., Ph. D.)，哲學博士，班哥大學 (Bangor) 閃文教授。

以斯帖附錄註釋：葛瑞格 (J. A. F. Gregg, D. D.)，神學博士，都柏林大學三一學院神學教授。

禧年書註釋：查理士 (R. H. Charles, D. Litt., D. D.)，文學博士，神學博士，牛津大學特別研究員。

亞里斯提亞書信註釋：安得烈 (Herbert T. Andrews, D. D.)，神學博士，倫敦大學新約經解教授。

亞當與夏娃傳註釋：衛爾斯 (L. S. A. Wells, M. A.)，文學碩士，前列本 (Ripon) 神學院教授。

以賽亞殉難註釋：查理士 (R. H. Charles, D. Litt., D. D.)，文學博士，神學博士，牛津大學特別研究員。

以諾壹書註釋：查理士 (R. H. Charles, D. Litt., D. D.)，文學博士，神學博士，牛津大學特別

研究員。

十二始祖遺訓註釋：查理士 (R. H. Charles, D. Litt., D. D.)，文學博士，神學博士，牛津大學特別研究員。

西北路巫語註釋：蘭加特 (H. C. O. Lanchester, M. A.)，文學碩士，前劍橋大學益布魯克學院特別研究員。

摩西升天註釋：查理士 (R. H. Charles, D. Litt., D. D.)，文學博士，神學博士，牛津大學特別研究員。

以諾貳書或以諾密書註釋：傅博思 (Nevill Forbes, M. A.)，文學碩士，俄文與斯拉夫文教授與查理士博士。

巴錄貳書或亞蘭文巴錄啟示註釋：查理士 (R. H. Charles, D. Litt., D. D.)，文學博士，神學博士，牛津大學特別研究員。

巴錄叁書或希臘文巴錄啟示註釋：許思 (H. Maldwyn Hughes, D. D.)，倫敦大學神學博士。
以斯拉肆書註釋：柏克思 (G. H. Box, M. A.)，文學碩士，倫敦大學教授。

所羅門詩篇註釋：顧瑞 (G. Buchanan Gray, D. D., D. Litt.)，神學博士，文學博士，牛津大學舊約兼希伯來文教授。

序

馬克比肆書註釋：陶善德 (R. B. Townshend, M. A.)，前劍橋大學三一學院研究員。

皮耳科阿爸提或教父訓言註釋：赫扶德 (R. Travers Herford, B. A.)，文學士。

亞希喀耳註釋(亞美尼安譯本)：柯柏耳 (F. C. Conybeare, M. A., D. D.)，前牛津大學特別研究員，英國學會會員。

亞希喀耳註釋(亞蘭，亞里麻，與希臘譯本)：赫利思 (J. Rendel Harris, Litt. D., LL. D.)，文學博士，法學博士，沃布克 (Woodbrooke) 朋友會居留地教務主任。

亞希喀耳註釋(亞拉伯譯本)：盧義士 (Agnes Smith Lewis, Hon. Phil. Doc., LL. D., D. D.)，哈勒大學 (Halle) 與威丁堡大學 (Wittenberg) 榮譽哲學博士，聖安得烈大學 法學博士，海得爾堡大學 神學博士。

撒督開碎文註釋：查理士 (R. H. Charles, D. Litt., D. D.)，文學博士，神學博士，牛津大學 特別研究員。

此外有各種百科全書中的論文：

次經：許若耳 (E. Schürer, "Apocrypha", in the New Schaff-Herzog Encyclopedia of Religious Knowledge, edited by S. M. Jackson, Vol. I, 212-225)

外傳：畢爾 (G. Beer, "Old Testament Pseudepigrapha", in the New Schaff-Herzog Encyclopedia of

Religious Knowledge, edited by S. M. Jackson, Vol. IX, 333-343.)

啟示文學·查理士 (R. H. Charles, "Apocalyptic Literature", in A Dictionary of the Bible, edited by James Hastings, Vol. I, 109-110).

次經·博範克 (Frank C. Porter, "Apocrypha", in A Dictionary of the Bible, edited by James Hastings, Vol. I, 110-123).

啟示文學·席諾士 (A. C. Zenos, "Apocalyptic Literature", in the Dictionary of Christ and the Gospels, edited by James Hastings, Vol. I, 79-94).

次經·亞登尼 (W. F. Adeney, "Apocrypha", in the Dictionary of Christ and the Gospels, edited by James Hastings, Vol. I, 94-101).

啟示文學·湯姆遜 (J. E. H. Thomson, "Apocalyptic Literature", in the International Standard Bible Encyclopaedia, edited by James Orr, Vol. I, 161-178).

次經·達維爾 (Thomas Wilton Davies, "Apocrypha", in the International Standard Bible Encyclopaedia, edited by James Orr, Vol. I, 179-183).

次經·雷德 (Geo. J. Reid, "Apocrypha", in the Catholic Encyclopedia, edited by Charles G. Herbermann, Vol. I, 601-606).

啓示…陶瑞 (Charles C. Torrey: "Apocalypse", in the Jewish Encyclopedia, edited by Isidore Singer, Vol. I, 669-675).

次經…穆爾 (George F. Moore, "Apocrypha", in the Jewish Encyclopedia, edited by Isidore Singer, Vol. II, 1-6).

啟示文學…馬太士 (Shailer Mathews, "Apocalyptic Literature" in the Dictionary of Religion and Ethics, edited by Shailer Mathews, pp. 20-21).

次經…馬太士 (Shailer Mathews, in "Apocrypha", in the Dictionary of Religion and Ethics, edited by Shailer Mathews, p. 21).

聖經…散德 (W. Sanday, "Bible", in the Encyclopaedia of Religion and Ethics, edited by James Hastings Vol. II, 568, 571).

啟示等書，聖經辭典，二五七至二五八頁。

不經之書，聖經辭典，二二三至二四頁。

啟示書，四福音大辭典第一卷，七十九至九十九頁。沈嗣莊譯。

聖經外傳，四福音大辭典第一卷，九十九至一百零七頁。沈嗣莊譯。

單行本書籍…

兩約間的文學·查理士 (R. H. Charles, *Religious Development between the Old and the New Testaments*).

福音書的背景·費維則 (Rev. W. Fairweather, *The Background of the Gospels*).

以色列的歷史與傳記·關替 (C. F. Kent, *Israel's Historical and Biographical Narratives from the Establishment of the Hebrew Kingdom to the End of the Maccabean Struggle*).

以色列先知的講論書信與啟示·關替 (C. F. Kent, *The Sermons, Epistles and Apocalypses of*

Israel's Prophets from the Beginning of the Assyrian Period to the End of the Maccabean Struggle).

次經·牛津大學譯本 (The Apocrypha translated out of the Greek and Latin Tongues, London,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37).

次經·顧思丕 (Apocrypha, an American Translation, by E. J. Goodspeed, 1938).

次經全書·中華聖公會書籍委員會刊行，一九三三年初版，(這是中文中最適用的一本)。

馬克比壹書·費維則 (The First Book of Maccabees, with introduction and notes by the Rev. W. Fairweather and J. Sutherland Black, Cambridge 1897).

所羅門智訓·穆路登 (*Ecclesiastes and the Wisdom of Solomon*, edited with an introduction by R. G. Moulton).

以諾書·查理士 (R. H. Charles, The Book of Enoch).

中華民國二十九年八月李榮芳序於燕東園。

目錄

頁
數

序	一
次經引言	一
歷史書	
以斯拉壹書 (1 Esdras)	七
馬克比壹書 (1 Maccabees)	十五
馬克比貳書 (2 Maccabees)	二七
馬克比叁書 (3 Maccabees)	三七
德育故事書	
多比傳 (Tobit)	四五
猶滴傳 (Judith)	五三
智慧書	
便西拉智訓 (Sirach)	六一

所羅門智訓 (Wisdom of Solomon) 六九

聖經附錄

巴錄壹書 (1 Baruch) 七七

耶利米書信 (Epistle of Jeremy) 八五

瑪拿西禱言 (Prayer of Manasses) 八九

但以理附錄

亞撒利雅禱言與三聖嬰歌 (Prayer of Azariah and Song of the Three Children) 九三

蘇散拿 (Susanna) 九八

彼勒與大龍 (Bel and the Dragon) 一〇二

以斯帖附錄 (Additions to Esther) 一〇五

外傳引言 一一一

以律法的眼光重寫古史

禧年書 (The Book of Jubilees) 一一三

聖古傳

亞里斯提亞書信 (The Letter of Aristeas)	一一一
亞當與夏娃傳 (The Book of Adam and Eve)	一二九
以賽亞殉難 (The Martyrdom of Isaiah)	一三五
啓示書	
以諾壹書 (1 Enoch)	一三九
十二始祖遺訓 (The Testaments of the XII Patriarchs)	一四九
西比路巫語 (The Sibylline Oracles)	一五九
摩西升天 (The Assumption of Moses)	一六七
以諾貳書或以諾密書 (2 Enoch, or The Book of the Secrets of Enoch)	一七三
巴錄貳書或亞蘭文巴錄啓示 (2 Baruch, or The Syriac Apocalypse of Baruch)	一八三
巴錄叁書或希臘文巴錄啓示 (3 Baruch, or The Greek Apocalypse of Baruch)	一九三
以斯拉肆書 (4 Ezra)	一九九
詩篇	
所羅門詩篇 (The Psalms of Solomon)	二〇九
倫理與智訓	

馬克比肆書 (4 Maccabees)	一一三
皮耳科阿爸提或教父訓言 (Pirke Aboth)	一一一
亞希喀耳 (The Story of Ahikar)	一一七
歷史	
撒督開碎文 (The Fragments of Zadokite Work)	一三五
索引	一四一

次經引言

次經書「阿帕克利法」(Apocrypha)這個名目，簡單說來，有三個意思：(一)密書。這種書是專爲明眼人看，不爲普通人看；如同「摩西的聖密書」(Sacred secret Book of Moses)，以斯拉肆書(4 Ezra)的記者也稱他自己的書爲「密書」，他的價值超過經典(十四四十五)。只有哲士能了解密書的意義(但十二；諾壹九三十)。貴鈞利(Gregory of Hysa)稱新約爲密書，也是此意。(二)次經。次經是一種貶詞，說他的價值還不如正經。俄利根(Origen)與優西比(Eusebius)將書分成正經與次經。教會應讀的爲正經，教會禁讀的爲次經。(三)僞經。從外傳又轉到僞經，說他們是假造的，不真的，左道的書籍。

舊約次經包含以斯拉壹書，以斯拉貳書，多比傳，猶滴傳，以斯帖附錄，所羅門智訓，便西拉智訓，巴錄傳，耶利米書信，但以理附錄，亞撒利雅與三聖嬰歌，蘇撒拿與長老傳，彼勒與大龍，馬拿西禱言，馬克比壹書，馬克比貳書。這樣次經所包含的就是天主教經典多於希伯來經典的幾本書籍。人對於這些書的看法不同，天主教於天特議會(Council of Trent)，一五四六年，說：「他就是經典，」凡不承認拉丁聖經所載，教會所讀的這些書裏各段爲神聖合於經典的，都當受呪詛。」不過這次赴會代表中，沒有從德國或瑞士來的人；無人通曉希伯來文，當然他們的見解不易爲後人

採取。另一個看法，是普通基督教的想法，他們既然不認希伯來經典以外的書爲經典，當然不認這些書的價值。二者之間有聖公會，一面不認這些書與經典有同樣的價值，一面訓令會友誦讀這些書，以得他們的靈感。

將這些書分成統系也不很容易。因爲無論如何分法，總有他的難處。有人將他們按地方分爲（一）伯勒斯丁與（二）希臘的猶太文學。前者多是用希伯來或亞里麻的文字寫的，後者用希臘文字寫的。這些文學又可按他們文字的性質分成四種，（甲）歷史的（乙）怪誕的（丙）啟示的（丁）訓誨的。

壹 伯勒斯丁的猶太文學

（甲）歷史的

以斯拉壹書（即以斯拉叁書）

馬克比壹書

（乙）怪誕的

巴錄壹書

猶滴傳

（丙）啟示的

《以斯拉貳書》(即《以斯拉肆書》)

(丁) 訓誨的

《便西拉智訓》

《多比傳》

《瑪拿西禱言》

《耶利米書信》

《所羅門智訓》

貳 希臘的猶太文學

歷史的與怪誕的

《但以理附錄》

《以斯帖附錄》

《馬克比貳書》

也有人按年代將他們分開：

主前二百至一百年

《便西拉智訓》

舊約次與外傳

多比傳

猶滴傳

但以理附錄：——

亞薩利亞禱言與三聖嬰歌

蘇撒拿與長老傳

彼勒與大龍

主前一百至一年

馬克比壹書

馬克比貳書

馬克比叁書

所羅門智訓

以斯拉壹書(或叁書)

以斯帖附錄

耶利米書信

瑪拿西禱言

次 經 引 言

主後一至一百年

巴錄壹書

以斯拉貳書(或肆書)

馬克比肆書

傳外與經次約舊

歷史書

以斯拉壹書

(1 Esdras)

又稱以斯拉貳書同時稱經典中的以斯拉爲壹書)

這本書是聖經歷史的希臘譯本。譯筆很是隨便，他所論的事蹟是從約西亞守逾越節起（代下三十五），至以斯拉宣布律法止（尼八）。他的內容如下：

約西亞守逾越節與他的死。猶太的末幾個王至耶路撒冷滅亡（斯壹一與歷下三十五一至三十六二十一同）。

古列下詔猶太人建殿，又隨設巴薩帶回聖殿的器物（斯壹二一至十五與斯一章同，主前五三八至五三七年）。

亞達薛西年間，撒馬利亞人反對建殿（二十六至三十與斯四七至二十四同，主前四六五至四二五年）。

大利烏王二年（主前五二一至四八六年）他的護衛所羅巴伯得了許可，回國建築殿城。他們所行的路程（三一至四六）。

與所羅巴伯返國的名單，（五七至七三與斯二一至四五，二十四同）。撒馬利亞人阻止建築，從

古列至大利烏王二年（主前五百二十年）。此次因大利烏王之助，聖殿得以重修，工程起於主前五百二十年，成於主前五百十六年（六至七章與斯五至六章同）。

亞達薛西王七年下詔（主前四百五十五年），以斯拉與俘虜歸國，使民與異邦婦女分開（八一至九三六與斯七至十章同）。

亞達薛西二十年，於尼希米歸國之後，以斯拉宣讀法律（主前四百四十四年，九三十七至五十五與尼七七三至八十三甲相同）。

△本書的特點

一 本書有幾處將亞達薛西的事蹟，放在大利烏以前。

二 本書含有稱讚真理的故事，為經書所未載；也含有大利烏王的聖旨。果如其言大利烏以前，無人歸國。

三 這一段故事，很使人難明當時回國的眞象，因為按本書二章一至十五節，等於斯一章，說：俘虜古列年間回國，起始建築（斯壹五七至七十三）。

四 本書將尼希米一至七章七十二節刪去，緊接着就是以斯拉的社會改造（斯七至十章）。

五 本書文字上與經書有不同處，可供文學的評判。

△論眞理的故事

本書含有一段論真理的故事，很有興趣。這故事或許為旁人的事蹟，引用在所羅巴伯的身上，因為他有文學上的價值，我們特特的將他繙譯出來：

「大利烏王設筵款待臣民。瑪代與波斯的大臣，及印度古實一百二十七省的官宦，皆來赴筵。吃喝已畢，各歸各府，大利烏王也回宮殿。因為勞乏過甚，不能睡！他聽得有三位年青護衛彼此談話。他們說我們各舉一件強物，誰舉的最強，就令他受大利烏王的恩賞，享受尊榮，披紫綬，飲金杯，臥金榻，佩金韁，戴金練，繫麻帶，坐在王的右邊；因有智慧應被呼為御弟。他們便各寫一件。用了印，放在大利烏王的牀下，等王醒來，便交與王與他三位大臣，聽他們裁判，看誰得勝。第一位寫『美酒最強』，第二位寫『君王最強』，第三位寫『婦女最強』，最要的還是真理得勝』。王起來他們將字呈上，讀畢，王召聚波斯瑪代的王公大臣。在他們面前將三位青年所寫的讀出，叫他們各自解釋。

第一位寫『美酒最強』的說：「諸位大人，美酒多麼強，他能使喝的錯亂，使君王與孺子知識相同，主僕不分，貧富不辨；使人思念歡欣，憂憤不再記念，心內富有，忘懷君臣，說話本着天真，不念兄弟，拔刀而立，醒來毫無知覺，使人如此，非酒最強，有誰敢信？」說罷不語。

第二寫『君王最強』的說：「人不是最強麼？他管海陸和其中的萬有，但是王比他們還強，

管理他們，爲他們的主宰，命令他們，他叫他們互鬪，他們便鬪，叫他們出戰，他們便出戰，去克服關山城郭，殺或被殺，不敢違命，得勝以後，又將擄物陳於王前。那些不出戰的子民也是如此，他們耕種，將所穫的獻於王前，彼此互催爲王納稅，王不過一人，命殺便殺，命存便存，命打便打，命罰便罰，命建便建，命裁便裁，命拔便拔，一切的子民（兵民）全聽他的命令。他躺臥吃喝休息，有人照管，不得稍離寸步，作自己的事務。他的命令無敢違逆，諸位大人！世人如此服從君王，君王還不是最強麼？」說罷不語。

第三寫「婦女與真理最強」，（這人是所羅巴伯）說：「諸位大人！人不是最健麼？酒不是最強麼？但管轄他們，治理他們的是誰呢？豈不是婦人麼？婦人坐養君王，與管轄海陸的人民。酒從果園而生，園夫爲婦女所生，受他們的管理。婦女給人製做衣服，增添榮耀。沒有婦女，就沒有男人。人聚斂金銀財寶，一見美女，便捨棄一切，向着他張口，注目，出神。他羨慕婦女，比金銀財寶尤甚。人捨棄生他的父母，與他的國家，與婦女連合，成爲一體，與他白頭偕老，不記念父母國家，從此也可以見婦女管理他們。人不要辛苦作工，將一切所得的交與婦人麼？唉！有人持刀，去行無禮，搶奪偷竊，泛江過海，遭遇猛獅，經過幽谷，等他搶了劫了偷了竊了，將他所得的送與他的戀人，所以人愛妻子勝於父母。許多人爲婦女用盡智巧，費盡心思成爲她們的奴隸。許多人因爲婦女跌倒，犯罪淪亡。現在諸位還不信我的話麼？王不是

有力麼，全地不都怕他麼？可是我還看見他與巴他克大人的女兒阿帕慕王妃一處同坐。她坐在王的右邊，從王頭上，取下冠冕，自己戴上，用她的左手擊王，王確張着口看她，她笑，王也笑，她不快活，王諂媚她，與她求和，他們這樣去作，豈不是最強麼？」

王與大臣都看着他。他又論真理說：『婦人不是強麼？地是大的，天是高的，日是快的，他環繞諸天，一天之內，返回原地。然而創造這些的，豈非更大？所以說真理偉大，強過一切。全地呼求真理，天也向他頌祝，一切的工作全要動搖，惟有真理，無不公平。酒不公平，王不公平，婦女不公平，人類不公平，他們的工作，也不公平。他們之中，沒有真理，因無公平，他們淪滅，惟有真理留存，恆久堅固，真理不滅亡，永世克服。有他，人不講情面，不顧賞賜。他行正義，不爲不公，不作非禮，世人全愛他的工作。他施判斷，無不公義，他就是能力，國度，權柄，威權，永無止息，真理的上帝是應當讚美的。』話畢不言，大家一齊吶喊說：『真理偉大，強過一切。』此後所羅巴伯便認爲最有智慧，高陞三級，又從王得了許可，回國建殿，一切成功，皆他一人的力量。」

△寫書的目的

對於寫這本書的目的，學者的意見不一致。有人以爲這是爲要激動異邦人，使他們恩待猶太的居民而寫的；也有人想是爲歐尼亞預備道路，好在亞力山大建立主殿。還有人想是要把所有關於建

殿的記載，集成一部，以備參考。這本書許是一本很長的書籍，這裏所存，不過就是一段，所以他起首有些不很連貫。

△寫書的時候

原來這本書與歷代志、以斯拉、尼希米相連，所以著作時代，應在紀元前三百三十三年以後。波斯時代已經過去，他的歷史，已不了然。至於大利烏王是誰，阿帕慕（Apame）是那個，記者也不很清楚。他的見解很近乎但以理與以斯帖，多半是屬於希臘時代的。

△寫書的地點

有人看三章一至五章六節的思想，近乎亞力山大的思想。也有人想是伯勒斯丁的思想。還有人想不一定是亞力山大的思想。所提的阿帕慕好像與埃及或是安提阿格外合式。他雖然曉得耶路撒冷，也許是由於他的底本的知識，與他沒有什麼相關。況且他所描寫的諷刺婦女的情況，就許是在亞力山大寫的。

△本書的價值

在說希臘話的猶太人的經典裏，本書已經有一個地位。猶太人與基督徒全曉得有這麼一本書，或是見過原本，或得自約瑟夫（Josephus）書。更使基督徒注意的，是所羅巴伯的歷史，這裏他佔首要的地位。他的故事很有興趣，頗有文學上的價值。此外本書對於經書評判，也很有貢獻，使我

們曉得他們是如何纂集，如何修改，遺傳是如何改變，修改有何存心，也使我們曉得經過許多的修改增減，方到我們以斯拉與尼希米書的現有的地位。

△本書的神學思想

本書的神學思想，與晚代經書很有些相彷彿。上帝是居住在天上的上帝；有時稱爲「天上的君王」。他們祈禱說：「我們的父，犯罪得罪以色列天上的主宰，使他動怒。」（六十五）他們自稱「創造天上的主的僕人」（六五）。他不但是天上的上帝，也是他們祖宗的上帝（八五十八）。聰明智慧都是由他而出。我們可以看以下一段祈禱，多麼虔敬。「勝利從你而降，智慧從你而來，榮耀屬你，我是你的僕人，你是應當讚美的，你賜我智慧，我們祖宗的上帝阿！我感謝你。」這個上帝也是滿有能力的：「他的能力，要與那些尋求他的同在，隨處扶持他們。」（八五十二）他也拯救他們：「從敵人的手內」，本書很美的一句話，可以由真理的故事選出來；「那裏說：「惟有真理留存，恆久堅固，真理不滅，永世克服。」我們可以認這一句爲全書的冠冕和本篇的結尾。

傳外與經次約舊

馬克比壹書 (Maccabees)

馬克比的名稱得自猶大，他為哈斯摩族 (Hasmoneans) 家最緊要的人物。馬克比的意思解釋不一，有人解為「錘子」，如士師記四章二十一節所載，也有人解為「熄滅者」，如以賽亞四十三章十七節所載，意思說猶大熄滅仇敵。先前此字只限於猶大，後便變為全家的名稱。阿利金 (優西比烏教會歷史二十五三) 稱馬克比書為哈斯摩族史。這多半是他亞里麻文的譯音。希伯來名稱是什麼，我們不得而知，後來外人稱他們為馬克比族，猶太人則稱他們為哈斯摩族。

△書的內容

馬克比為主前一百七十至一百三十年間可靠的猶太宗教與政治革新史，自安提歐庫伊比腓尼 (Antiochus Epiphanes) 起到西門死後為止。其中亦略述約翰的事蹟。這書是一本按次序論戰的書籍，書中最緊要的是猶大：他為全書的中心。現在我們可以將他分開如下：

一至九引言。論亞力山大的戰事，與他死後分國的事蹟。十至六十四論馬克比與戰之起源。

二至七十馬太提亞 (Matathias) 起初的戰爭。

三二至九三二猶大為領袖。他如何清潔聖殿，奉獻祭壇，為他們取得宗教的自由。

九二十三至二十五三約拿單爲領袖，又任爲大祭司；哈斯摩族的祭司，由此起始。

十三一至十六二十四西門爲領袖，取得政治自由，此後又略叙約翰海克那斯 (John Hyrcanus) 的事蹟。

△本書的記者

從本書的記載裏我們可以看出著者是一位很熱誠的猶太人，對於國家頗顯熱誠；也是一位伯勒斯丁人，對於本地的風土人情，以及地勢極爲熟諳。著者雖然對律法甚表同情，却仍屬於撒督該教，對於大祭司，不像法利賽教人那樣的輕視。更注意的是他對於破壞安息的態度（二四十一；九四十三）不但嚴加責斥，甚且暗中讚許。至於死後的問題，全書一點未提，更顯撒督該人的色彩。他對於國內的政潮與宮中的計畫，很是熟悉，或許他是一個有地位的人。他根據古代的歷史，抱負愛國的熱誠，來寫歷史。看他的語氣如：「直到今日」（十三三十）或是「約翰其餘的事，與他的戰事，並他的勇力；這些不是載在大祭司的歷代志上麼？」（十六二十四；九二十二）他頗覺自己是承繼古時的作家。他對於宗教的組織，國內的建設，皆表熱誠，不過要想求這些的成功，永垂不朽，還免不了得盡人事，而聽天命。

△寫書的時候

至於寫書的時候，歐斯特來 (Oseretly) 想是在第二世紀的末葉，因爲按着十三二十七西門給他父

母兄長，用磨光的石頭造了七座石塔，彼此相同，四圍又加上石柱；這些是在約拿單辭世以後（主前一四三年），西門未死以先造的（主前一三五年）。很可注意的是十三三節的話，那裏說「直到今日」，倒爲事後幾十年的口氣。況且十六二十三，二十四說：「並且約翰其餘的事與他的戰事；他們不是寫在大祭司的歷代志上麼？」看這口吻，約翰是已經作古的了，他是主前一零五年去世的。由是此書的著作必於一零五年以後。反言之，按本書所顯猶太人與羅馬人間的友愛，著作的時期不能晚於主前六十二年！就是龐培（Pompey）佔據耶路撒冷的那年。本書應寫於主前一百零五至主後七十年當中。放在主前第二世紀的末尾，更爲合適。不過關替（Kant）想此書或許於主前一二五年已經完成。因爲書中未提約翰的緊要事蹟，如克服伊杜米亞與撒馬利亞湮滅等事。

念書的方言

傑利根與耶柔米（Jerome）都證此書本是用希伯來文寫的。我們尋章摘句，也可以知此，因其希臘譯本中，既含希伯來文的成語，復有錯誤的譯詞，這是由於譯者未十分了解原文所致。不過原文脫稿，不久便已失傳，連約瑟夫都沒趕上用他。其故或因此書未被選入伯勒斯丁的舊約經典之內；可是他的希臘譯本倒在散居的猶太人經典中，佔了地位，得了保存。這個譯本，定是一個了解希伯來與希臘文的猶太人的工作，繙譯的也很不錯，後來便成了約瑟夫與繙譯拉丁文與亞蘭文經典的底本。

△書的底本

關於本書的底本，意見殊不一致，歐斯特來想四一至廿四；六二十八至五十四；七十二至五十五；九一至二十二，三十二至五十三與五十九至六十六這些活躍的事蹟，似由底本而來的。還有九十二明明提出這種底本。那裏說：「猶大其餘的事，與他的戰事，他所顯的勇敢，與他的偉業，不都記載下來麼？」這一段話與論約翰的一段話，（十六二十三，二十四）都顯有這種底本。此外計有幾封公文；如（二十五至四十五）底米丟第一（Demetrius I）達猶太人書，歐斯特來想是靠不住的。其餘有簡述的，如十一章五十七，安提歐庫達約拿單書。有後來補入的，如斯帕他人致西面書（十四二十至二十二），羅馬領事路沙斯（Lucius）致埃及王多利買尤耳哲提第二書 Ptolemy Evergetes II（十五十六至二十一）。不過闕替想除了九十二與十六二十四以外，記者并未顯出引用什麼底本來；況且他內中的記載不如撒母耳與列王記那樣的有衝突不符的地方。馬克比的紀載，乃是前後一致的。這種淺白直言的筆法很像尼希米的日記。平日的口傳與他似乎不發生什麼關係；從頭至尾，都是很可靠的歷史。此外，約瑟夫并不曉得有甚麼旁的歷史。至於人所懷疑的幾段，特別是（二十五至四十五；十四二十七至四十七；十五至二十四）自然不是原來的文件，但是要說他們是馬克比記者所錄的摘要，也頗近情理，因為他對於當時的狀況，曉得的很清楚。

△書的價值

馬克比書的歷史價值，很是顯然，因為關於這一代的歷史，沒有旁的書說的這樣詳明，這樣可靠。他本當與撒母耳，列王記佔同等的地位；他所以沒能列入經典的緣故，是因為此書沒像經典內旁的晚代的書籍，那樣借用古人的名字，以為著述者的名字。其實他的價值與他的威權較經典內旁的晚代書籍，如以斯帖但以理等書，有過之而無不及。他所記載的英雄如猶大西門也可以與大衛與所羅門較短量長的。他所顯那種愛國熱誠宗教信仰，絕不是經典內旁的晚代的書籍所能超越的。

△他的宗教與社訓

這本書中並未提及上帝的名號。上帝也不像在旁的經書裏那樣涉及一切，人是滿有個人自由的，不過裏面很顯出宗教的熱誠，與無爲的服務；我們可以引用幾段，以見書中所描寫的人格。

馬太提亞在那千鈞一髮的時候說：

「即使全國的人民都聽從王命，去棄他們祖宗的崇拜，選擇他的命令，我與我的兒子弟兄，也還要遵行我祖宗的盟約。上天禁止我們，使我們不去棄律例典章，我們絕不要離棄我們的崇拜，或偏左，或偏右，去聽王的法律。」（二十九至二十三）

再看他對於城中的人民所宣的號召何等有力！

「凡熱心法律、擁護盟約的來跟從我！」

當他們聽見邀請服從王命的時候，他們說：

「我們不要前來，也不要聽從王的命令，而污辱我們的安息聖日。」（二三十五至三十六）等
到敵人前來攻擊他們的時候，他們并未應敵，只說了這麼幾句話：

「我們全死於無辜，天地一齊爲我們作見證，你們將我們害死，施行不義。」（二三十七）
我們再聽馬太提亞臨終的囑言，是何等高尙：

「我的衆子阿！要爲法律熱心，

要爲祖宗的盟約捨命。

要記念列祖當日的事蹟，

博得偉大的尊榮，永存的名譽。

亞伯拉罕不是受試而仍忠誠？

那就算爲他的公義。

約瑟臨難遵守律法，

他便管轄埃及全地。

我祖非尼哈因爲熱誠，

得了祭司的盟約，永世無替。

約書亞遵行神的聖言，

便作了以色列當中的審判者。

迦勒會中發表證言，

乃得承繼了土地。

大衛因爲品性慈憐，

承受王位直到萬世。

以利亞爲法律熱心，

主便將他接上天去。

哈拿尼亞，亞撒利亞，與米沙利因信，

便從火內得了救濟。

但以理因品性無辜，

從獅口之內得了脫渡。

這樣要思想從古至今，

那一個靠他而缺了膂力。

不要懼怕罪人的語言；

他的榮耀與蛆糞無異。

今日升高，明日無有，

變爲灰塵無人記憶。

我衆子阿！要剛強爲法律作人。

如此去行必得榮譽。」（二五至六十四）

我們再看猶大幾段話，當人告以寡不能敵衆的時候，他說：

「多數困在少數的手裏，是很容易的。在天上看，以多至少是一樣容易，因爲勝敗不在乎軍的大小，能力是從天上而來。他們到我們這裏來，滿懷的傲慢無法，要毀壞我們與我們妻子兒女。我們呢，是要保護我們的生命與我們的律法。他必在我們眼前壓服他們；所以不要懼怕他們。」（三十八至二十二）這裏不但見他的信仰，更見他的理論充足，見識遠大。有這麼一位領袖，也無怪乎百姓可以連絡起來，爲國奮鬥，見他們所說的話語是多麼有力：

「我們要建立我民的荒墟，

要爲我民與聖所爭戰。」（三四十三）

再看他們祈禱是何等懇切！

「若沒有你的援助，我們怎能在他們面前站立？」（三五十三）

同時又看他們的領袖是如何鼓勵他們：

「我們寧可死於戰爭，也勝於看我們的國家與聖所遭遇不幸，無論如何願上天的旨意成就。」（二五十九，六十）

「不要怕他們人數衆多，也不要怕他們前來攻擊；要記念我們始祖當法老追趕他們的時
候，如何在紅海裏得了救濟。現在我們要求告上天，或者他要恩待我們，記念與我們祖宗所立
的盟約，今日在我們的眼前，毀滅這個軍隊，叫異邦人曉得有一位是要拯救援助以色列民的。」
（四八至五十一）

在猶大未死之前，對人勸他不必前進，暫且逃命，等後來再與他們交戰，那時他說：

「我絕不肯那樣，絕不肯逃脫，若是我們的時候來到，我們可以爲我們的同胞奮勇而死，不在
我們的榮名上留下什麼污點。」（九十）

也無怪乎他死以後，全國爲他哭泣許多日子，并且說：

「勇士如何死亡，

他是以色列人的救主。」（九十二）

猶大死後，約拿單被選爲領袖，他的勇敢與他的幹才，也甚超卓。看他鼓勵同人的言辭：

「起來，我們要爲我們的生命戰爭！現在不比從前，前後都有仇敵，左右是約但河水，沼澤，荊棘，沒有逃脫的機會，所以求告上天，好從敵軍的權下，得蒙救濟。」（九三十四）

有一次約拿單的軍隊，全都逃去，只留下馬太提亞與猶大，約拿單便撕裂衣服，以灰蒙頭，虔心祈禱，甚而挽回同人的勇氣，更見得他的幹才與信仰了，（十一 七十至七十四）。在他給斯怕他人的信中也提到「我們有從天上來的援助力，我們已經克服仇敵，使仇敵畏懼。」（十二 二十五）

西門的人格，我們可以得自他的自述；他又是何等勇敢，何等無私！

「你們自己曉得我和我的弟兄，我的父家爲法律爲聖所所作的工作。：所有我的弟兄，全爲以色列捐生，只有我一個人存在。無論在何等困難的時候，我絕不愛惜我自己的生命：我要爲我的國，爲聖所，爲我們的妻子兒女復仇。」（十三 二至六）

也無怪乎作書的人說：

「西門在世的時候，土地安息，

他爲國家謀求福利。

.....

他爲法律滿顯熱誠，

放逐國中一切奸逆。

他使聖所湧現光榮，

他使殿中增多器具。」（十四 四，十四，十五）

他也被呼爲「大祭司上帝子民的君王。」（十四二十七）

在他未死之先，他將他兩個兒子猶大約翰叫到他的面前，對他們說：

「我與我弟兄，我父家，從小到今日就爲以色列戰爭。事體在我們手內都很順利。我們多次救以色列人。現在我已年邁，你們因上帝的鴻恩，現已成年，要替我與弟兄，爲國出戰，願從天上來的援助與你們同在。」（十六二，三）

我們很可以從所引的章節中，看出他們對於國家，對於宗教，懇切的熱誠，竭力的奮鬥。這種人格是社會裏所急需的，也是馬克比的著者所要喚起而提倡的。

傳外與經次約舊

馬克比貳書 (2 Maccabees)

本書的性質與壹書不同，壹書注重歷史，本書注重宗教。其所載的歷史，雖有多處，可以補壹書的不足，但精神上仍是多偏於宗教，而少注重歷史。本書最大的目的，是要堅固人的信仰，並非記載事實。按記者自述，他是根據西潤耶孫 (Jason of Cyrene) 的五部歷史，寫一本歷史精華。這個說法似乎不錯，因為裏面有些前後不連貫之處，好像是由於簡述所致。可是記者還有他的用意，他要將這部歷史揭布，給一般普通的人民，使他們誦讀，而得相當的安慰。他對於奇蹟異能，更顯虔敬，更加注意。

全書顯露一種宗教的熱烈感情，這種感情滿佈全書。著者用兩封書信開端 (一一至二十八) 說從耶路撒冷寄來，勸守節期的 (奉獻節與尼克諾日)。書中有段很簡略的引言 (二十九至三十二)，然後便直述歷史，只有五處頓筆的地方 (三四至七四十二；十九；十三二十六；十五三十七)。他以果報為猶太歷史的關鍵 (六十二至十七)。他先論西流古 (Seleucus) 掠殿的失敗 (二)，再論希臘化的猶太領袖的兇惡 (四)，安提歐庫再劫耶路撒冷 (五一至二十六)，此後猶大出世 (五二十七)，著者繼續論他的事蹟 (八一云云)，從頭至尾，除了 (九一至二十九) 有一段論安提歐庫死亡的故事將他隔開，到 (十一至八) 又繼續 (八三十三) 所論的猶大故事 (十五三十七至三十九)，是個結論，用以響應引言，全書以尊尚一切的組

織禮文爲宗旨，本書雖名馬克比貳書，然所論並不繼續壹書，乃是從另一種眼光，論同代的事蹟。

△馬克比壹與貳書相對的價值

學者對於馬克比壹書的相對價值，意見不同；有的如歷史家尼思 (Niese)，竭力證二書的古老，與他價值的緊要；也有的如魏路瑞 (Willich) 不認二書有任何歷史價值，尼思到底未能說服研究本書的學者使他們承認二書的古老；可有一件事他作到了：他使許多研究這個問題的人，承認其中的紀載有歷史價值；不過比較起來，壹書關於歷史的次序，與他的論事，遠超貳書。貳書裏面有與壹書論事衝突之處，錯訛多在貳書，而不在壹書。不過貳書也有他的歷史價值，因其保存了許多獨有的資料，可以供研究家的參考，以補壹書的不足。讀者用貳書的時候，須得小心，因其有時候言過其實（貳十四一參壹書七）有時候偏於神秘，也有時候，因為歷史的意見與他不同，便即刪去。例如壹書裏的馬太提亞那樣英勇，那樣虔敬，在拉比的記載裏很有相當的地位。多半因為與他守安息日的紀念不符貳書著者便將他刪去不錄，而只提猶大。不但如此，他對於歷史的秩序，也有時顛倒，他所注重的是禮節，所以前段他用奉獻節收尾（貳十一至八），後段用尼克諾日結束（貳十五三十六），其奉獻節應在安提歐庫既死之後。他對於呂西亞 (Lyca) 兩次的失敗，觀念不清。但他有些資料很可靠，像是他親眼目觀的。我們必須彼此參考，才能對當代的歷史得一個清楚的觀念。魏理毫森對於壹貳書的評語是這樣：「尼思對於馬克比壹書的評判，給我許多的教訓，但是他沒有

將我說服，使我信貳書比壹書古老而更有價值，：我們自然不應當用壹書的眼光，去看各事，可是我們也不得不拿他作我們研究的基礎。」

△寫書的年代

尼思以一二至二十八爲著者的工作，所以定他在紀元前一百二十五至一百二十四年之間（一七，十）。這不過是書信的時日，我們不能將他歸之於全書的身上。這個日子恐怕定的有些太早。惟此書準在什麼時候寫好也很難定。我們只能定他晚與早的界限；至晚馬克比貳書應在馬克比肆書與希伯來書以前，因爲他們都引用過此書。我們還可以向前略推一些，斐羅（Philo）也引用過此書，故應寫在斐羅以前。其史料最早的界限，當在紀元前一百六十一年，猶大克服尼迦挪（Nicanor）的日子（十五一至三十六）。不過若是（十五三十六）所指的是以斯帖（九章二十一），史料的界限，就是往下推到紀元前一百三十年去了。而這本簡略的歷史，就得定在紀元前一百二十五年以後。這樣我們將耶孫的史料，定在紀元前一百三十年以後，這本簡略歷史在紀元前第一世紀的前半，就差不許多了。

△書的著者

著書所根據的是西潤耶孫的歷史，耶孫是誰，我們不得而知；他似乎對於亞蘭的知識，比埃及及伯勒斯丁的還正確（參四二十七，三十；五二十四；八三十二；十二；十四十二）。他寫書的時候，大概他未住在亞非利加北方的西潤，乃住在安提阿的左近。他寫書的目的，是爲鼓勵散居的以色列人。

他的記載，與馬克比壹書，很有出入；所根據的，多半是普通的遺傳，自然也有些是根據親眼目觀的證人。大概這本簡史的著者，是一位亞力山大的猶太人。他熱心尊崇法利賽教，他寫這簡略的歷史，要養成成人對於安息節期與聖殿崇拜的虔心，要促成埃及與伯勒斯丁當中的友愛。他很注意儀式，天命，果報，殿儀，安息，天使，以至復活等等的道理。他所信的與當代的法利賽教很有些相似，因此他也許是法利賽教的教徒。

△書的影響

這本書爲斐羅與馬克比肆書的記者所引用。摩西升天 (Assumption of Moses) 也反射他的思想。(參五一至四；馬貳四十一云；五八云；八三云；馬貳六四云；十一二十八云)，約瑟夫或亦曉得這一本書，不過裏面不很顯然。早的基督徒於每年八月一日，要紀念這個節期，甚而希臘與羅馬教會將馬克比殉難的烈士尊爲聖人，此類事實都證明本書於早年的流布。希伯來書的記者也曉得此書。亞力山大的克利免，(Clement) 希波律陀 (Hippolytus)，俄利根，屈梭多模 (Chrysostom)，以及耶柔米都受此書的影響。

△神學與社訓

羅馬教會對於本書很是擁護，多半因爲他裏面宗教的思想，與他們的要道有關係。譬如本書早已提倡爲死人祈禱。著者曾說「這件事他作的很對，因爲他想念着人死復活，若是他不希望那些死

人還要復活，爲死人祈禱便是徒勞無益的。若是他那樣作，想着爲那些因信而睡去的人，儲蓄極美的恩賜。這個思想是極神聖的；所以他爲死人贖罪，好使從罪內逃脫」（二十四三至四十五）著者又信聖人的代禱，說猶大在夢中。看見「先前的大祭司歐尼亞莊重良善，態度尊嚴，舉止和藹，言語沉着，從幼習得各種美德。在那裏伸着雙手爲猶大的全體祝頌。照樣，另有一位出現，他的頭髮作銀灰色，光輝滿面，四圍滿了奇妙與尊嚴，」於是歐尼亞說：「這是愛惜弟兄們常爲衆民與聖城祈禱的，上帝的先知耶利米。然後耶利米伸出右手，授與猶大一口金刀。授刀的時候說：「要拿這聖刀，這是上帝的賞賜，用以殺戮敵人的！」（五十二至十六）著者又深信將來的果報，所以他勸讀者不要因爲不幸，而至喪膽。這些懲罰，正是要訓練猶太民族。「當惡者早受報應，不那樣獨自延長下去，倒是蒙福的現象。對於異邦，上主要靜心等候，等到他們惡貫滿盈，然後再施懲罰。對於我們，他並不要如此行，免得後來我們罪惡滿盈的時候，報復我們。所以他的恩慈永不離棄我們；他雖然藉着不幸的事件訓練我們，可是他不去棄他的子民。」（六十二至十六）最烈的報復還是現在不報，等到後來懲責，像懲責異邦一樣。上帝使猶太人受懲罰，是要阻止他們作罪，免得入於死亡。」（參四三十八；五九至十；九五至六；十三四云；十五三二云）這樣受懲，是因爲他們有罪；上帝暫時離開他們。等到後來，上帝還要與他們復和，使他們享受榮耀（五十五至二十）。著者對於死人復活的道理，意見極清楚（七九，十一，十四，三十六；十二四十三至四十五；十四四十六）。他更珍視安息聖

日，以爲特別滿意的，就是當猶大戰勝葛吉亞（Gorgias）以後，他「帶領着軍隊到亞杜蘭，因爲七日將近，他便按平日的規矩，潔淨自己，在那裏守安息」（十二三十八）；他以爲最不滿意的，就是安提歐庫的禁令，使人不能守安息日，不能守祖宗的節期，甚至不敢自稱是猶太人（六六）。他深信天使，當馬克比與他的從人，聽見呂西亞前來圍攻營壘的時候，「他們與民衆都痛哭流涕，祈求上主差遣善良的天使，拯救他們。」（十一一六）不久「便有一位騎馬的天使，身穿白衣，手持金器，在他們面前引路：他們便追隨，從天上降下幫助他們的這位天使，前去應敵，得着勝利。」（十一一八至十二）與迦挪打仗的時候也是如此。馬克比祈禱說：「掌權的主阿！當猶太王希西家的時候你會遣你的天使擊殺西拿基立的軍隊十八萬五千人。天上掌權的啊！求你現在也差遣一位善良的天使，導引我們，使他們惶恐懼怕。」（十五二十二、二十三）與提摩太門戰正激烈的時候，敵人看見從天上降下五位莊嚴騎馬的勇士，韁是金的，行在猶太的軍前，擁護着猶大，用軍裝保護着他，使他不受損傷，也向着敵人施放箭石與雷電。」他們怎能不勝利呢！（二十九至三十一）。著者以爲很得意的一段，就是當希留得拉斯（Heliodorus）來劫聖殿的時候，「他們看見一匹馬上面騎着一位可怕的人。馬佩着很美麗的裝飾。他急跑上前，用前蹄去踢希氏。騎馬人全身金甲，相貌莊嚴。同時又有二位旁的青年，勇力過人，雄偉華麗，衣服顯煥，將他鞭笞多次使他倒在地上，遍地黑暗。有人用杖，將他抬去。」（三二五至三二七）等到大祭司爲他代禱以後；這幾位青年又向希氏顯現，仍穿先

前那樣的衣服。他們站着說：「致謝大祭司歐尼亞，因為他的緣故，上主使你們存活。你既然從天上受了鞭笞，應當宣揚上帝的大能給所有的人聽，言畢就不見了。」（三十三，三十四）

著者還有一件主持最烈的就是爲道殺身的殉難。他在書中提了幾位烈士。第一位是以利亞撒（Eliazar）。他是一位年邁的士子，道貌儼然，持心謹飭。他們叫他啖豬肉，但是他甯可榮譽而死，不願受穢而生，將肉吐出，奔向刑具。早年的朋友將他引到一旁，勸他自帶食品，佯作豬肉。他却回答說：「我以耄耋之年，豈應作僞致使多少青年以此九十老叟以利亞撒歸信了異教。我以虛僞求一息的生命反引他們入迷途，我便沾污了我的老年。我雖暫時不受人的刑罰，但或生，或死，我終不能逃避上帝的神手。所以藉着奮勇，犧牲我這現時的生命，我要顯明我自己配作老年，給青年留下一個好的榜樣。我要甘心赤膽的爲神聖的法律，取個榮譽的死亡。」（六二十四至二十八）說罷，他跑着，去就刑具。快被打死的時候，他說：「有神明的上帝，清清楚楚的曉得，我很可以逃避不死，我身受鞭笞心中忻然，耐此苦痛，是因爲我敬畏他。」（三十節）著者又記載一母子殉難的歷史。王命他們試嘗豬肉，第一位替大家說：「你要問我們什麼，從我們學習什麼？因爲我們甯死不干犯我們祖宗的律法。」（七二）王分付在弟兄面前將鍋燒紅剪割其舌，剝其頭皮，砍下四肢，然後放在鍋裏煎煮。他們母子們互相鼓勵說：「主上帝鑒察，實際說來，他恩待我們，如同摩西在他的詩裏說：『他必恩待他的僕人』（七六）。第二位被剝頭皮的時候人問他是否要吃豬肉，他說『不要』，他們

依法治他。臨死他說：「你們這些棍徒，自然使我們放棄今生，但世上的王，要我們爲他的律法而殉難的人，復活而得永遠的新生命。」（九節）

第三位臨難，吐出舌頭，伸出兩手來說：「我從上天領受這些，因爲他的律法，我看輕這一切，並且希望再由他將這些肢體領回。」（十至十二）

第四位依樣受刑，將死的時候說：「我們以爲很喜歡的，是死在人的手內；我們有上帝那裏來的盼望，使我們復活；但是你們却沒有復活的生命。」（十三至十四）

第五位向王說：「你在人間掌權，終是必死的，你可以隨意而行；但不要再想上帝已經棄絕我們的民族。你任意妄爲，必要看見上帝的威權，他要懲責你和你的子孫。」（十五至十七）

第六位臨終的時候說：「不要被欺，我們因爲我們的行爲遭遇這些。我們得罪我們的上帝，因此有此奇禍，但你與上帝相抗，不要想不受果報。」（十八至十九）

最可奇可敬的是他們的母親，一日見七個兒子淪亡，他還是勇敢，勸他們說：「我不曉得你們如何進入我腹，你們的生命靈魂，也不是我賜給你們的，更不是我使你們原來的生命有了統系。那創造世界的，規畫圖謀，人才有生命，萬物才得造成。他必施恩，給還你們的生命，與你們的靈魂，因爲你們現在爲他的律法輕視自己。」（二十二至二十三）安提歐庫對於最小的不但警勸且應許使他富足，祇要他離棄祖宗的習慣。但這位青年不動聲色。王便將他母親召來，令他勸他歸順。他母

親說：「我兒啊！要垂憐我，我懷胎九月哺乳三年，將你養到今日。孩子！我請你舉目觀看天地，與其中的萬物，要曉得上帝並未從已有的品物創造這些。世人也是如此造成。不要懼此屠夫，要對得住你的兄長，接受你的死亡；我好因上帝的慈恩，一同接受你，與你的兄長。」（二十八、二十九）

他的話剛說完，青年說：「你們還等待誰呢？我不聽王的命令，我聽摩西給我們祖宗的律法。但你想各樣的法子苦害希伯來人，斷不能逃避上帝的神手。我們因我們的罪受苦。我們生活的主，雖然有些動怒，責罰我們，他還要與他的僕人復和。但你這不聖的棍徒，人間的敗類，不要因虛無的盼望自驕，反抗上天的子女。你決不能逃避鑒察一切的全能上帝的審判。我們這些弟兄忍受了使人進入永生的暫時的痛苦，死于上帝的盟約之下；但你經上帝的判斷，必因驕傲而得相當的懲罰。我要像我的弟兄爲我們祖宗的律法，捨去身靈。我要呼求上帝從速恩待我們的民族，也使你在試練瘟疫之中承認惟有他是上帝。更使我們全國所當受的全能之神的怒氣，結束在我與我弟兄身上。」（三十六至三十八）說畢受死，同日他們的母親，也與他們一同殉難。

傳外與經次約舊

馬克比參書 (3 Maccabees)

馬克比參書所論的是多利亞第四 (Ptolemy IV) 的故事。多利亞斐羅帕託 (Philopator) 帶他的妹妹阿西諾 (Arsinoe) 攻打拉斐亞 (Raphia)；在那裏有他的敵人安提歐庫駐防。斐氏臣子中有名提阿兜提 (Theodotus) 的要暗算多利亞，夜間帶着手下的勇士去刺他。事前爲猶太人兜西提亞 (Dositheus) 探知，將多利亞送到旁處，只留下小卒一名，在帳內住宿，小卒遭遇慘害。開戰之後，安提歐庫頗見勝利，阿西諾便順着河岸，往來徘徊，痛哭流涕，鼓勵軍士，且應許他們，如能爲他們的妻子兒女打了勝仗，每人可得兩塊金錢。結果多利亞的軍隊，得獲勝捷。斐氏便到左近的鄰居前去獎勵他們。同時猶太的長老出來歡迎，帶着許多禮物犒勞軍士。多利亞分外高興，隨他們來到耶路撒冷，要給至高的上帝獻祭。他上聖殿，見聖殿莊嚴華美，儀文整齊，甚爲所動。後來他想要進入聖所奉獻祭物，爲衆祭司所阻，頗不高興，因而決志要進聖所，無人能以攔擋。猶太的男婦老幼，只好痛哭流涕，切心祈禱，求告他們的上帝，阻止昏王進入聖所。後有虔敬的西門誠心祈求，籲懇上帝，他便聽允他們的祈求，責罰法老，使他東倒西歪，好像被吹的蘆葦，失去知覺，不省人事，不得已左右將他擡出聖殿，脫離險境。斐氏雖經這種屈服還是不知悔改，心中剛硬，忌恨上帝的選民。

等他回到埃及，他又於宮中建造高塔，塔上立石，石上刻文上寫凡一切不獻祭的人，不得進入他們的聖殿，凡一切猶太人全得降黜，爲地方服役，反抗命令的，治以死刑；登記姓名的，烙上歐尼撒 (Dionysus) 的常春藤號，退回以先受制的地位。惟有加入王的團體，方可以享受亞力山大 市民的權利。

王不但與亞力山大 的猶太居民爲敵，也更反對全國的猶太居民，想要將他們聚在一處，一同屠殺。同時反抗猶太的論調四起，徧滿全地。但猶太人仍是忠於法老，毫無二意，敬拜上帝，奉行天法，只有飲食與人不同。這又引起多人的注意，說他們飲食不同，崇拜有別，對於法老絕無善意。本市的希臘人對於他們甚表熱誠，可是處於專制政體之下，敢怒而不敢言罷了。王又出示廣告天下，命將所有的猶太居民不分老幼，一併繫縛，解到他面前，免生後患。國人聽了這種消息，無不歡樂。惟有猶太人痛哭流涕，聲滿於市，連他們的仇敵，也被感動。猶太人無論老幼，不分男女，皆被解入薛滴亞 (Schedia) 的戲園，囚在裏面。城內的選民前來慰問，也感同樣的痛苦，相等的待遇。王又給四十天的期限登記一切猶太居民。逾限期滿，筆窮紙盡，還是不能登記猶太的民衆，因爲這裏面有上天的旨意。

王又發令給管象的黑爾滿 (Hemon) 叫他第二日將那五百大象用乳香熏好，用濃酒灌醉，藉以踐踏猶太人民。第二日有人用繩索將猶太人捆好，等候用刑。猶太人便懇切祈禱，求告上帝，救他

們脫離惡人的計謀，同時黑爾滿按王的吩咐將大象備妥，等待使用。善心的上帝，便使王困睡得很熟，未及施行他的計畫，等到賓客到齊，時期已過，僕人將他喚醒，大開酒宴，宴樂已畢，他才曉得猶太人依舊生存，甚為不樂，便帶怒說：「猶太人應當感謝他的睡眠，得以緩刑一天。」

第二日各樣事體預備整齊就等着王的命令；猶太人依舊切心祈求，等到王看見這一切設備，反例驚異起來。因為他忘記前日所發的命令，生着氣對黑爾滿說：「若是你的父母與你的子孫，現在這裏，我要將他們與你一併治死。」同席的人聽了這話，便一個一個退出席去。

這事以後，他又吩咐黑爾滿籌備一切。等到一切事體全都備好，猶太人又懇切祈禱，加以以利亞撒的長篇求告，主便差遣兩位天使，容貌威嚴，前來敵抗羣畜。大象見了天使，驚恐異常，轉過面來，直踏隨行的軍隊。這時法老才醒悟過來，憐恤猶太民族，叫他們各歸各地，樂業安居，不再攪擾他們。因而猶太人感謝上帝，於艾皮弗 (Ephraim) 月的五至七日，擺設宴席，慶祝嘉節。王又修書給各處的長官，令他們各在各地保護猶太居民。同時得救的猶太人民，請求王命准許他們懲責遠法同人，當日逐戮的三百餘人，此後猶太人各歸本地，安居樂業去了。這樣，一位反抗猶太的斐羅帕託，便化爲一位愛護猶太人的法老。

這本書稱馬克比參書，不大合宜，或許因爲集者想他是馬克比貳書的補錄所以如此命名。最合宜的名稱，當爲多利亞書，因爲他所論及的多爲多利亞斐羅帕託的故事。書內充滿了荒誕渺茫，難

信的言辭。可是每件事體，都許有他的背景，然不必全出於一個時代。

△著作時期

關於這本書的著作時期，沒有早年的證據，不過看他的內容，當在聖殿未毀之先。他與旁的猶太辯護文學，有密切的關係，理當屬於紀元前第二第一世紀之間。他很似以斯帖與猶滴傳，更像便西拉與智慧書。艾麥屈 (Emmet) 揀出許多與馬克比書並亞里斯提亞書信相仿之處。

與馬克比書相仿之處 馬克比書論希留得被拒絕，安提歐庫受責懲，殿是神聖不可侵犯的，祈禱是大有能力的；凡此種種，都與此書很是相似。他如宗教受辱，歸化異邦，慶祝節期，以利亞撒，是他們共有的題目。

與亞里斯提亞書信相仿之處 他們的思想目的，都很相似，同是誇耀猶太人，描寫他們的忠誠，同以多利買為中心，陳述他如何承認猶太上帝之尊嚴，猶太聖殿之華麗，同重法律之神聖，飲食之清潔，同以以利亞撒為理想的祭司，同以公文為敘事的方法。

自然這種同點，並不證實他們出自同人的手筆，不過證他們出於同代的思想，多半出於亞力山大的著述者之手而已。他最早的界限當為紀元前一百二十五年，因為於六章六節引用三聖嬰歌，這本書成於第二世紀最後的二十五年，我們將馬克比書定在第二世紀的末葉，大約是合理的。

△書的目的

本書的目的，是要鼓勵猶太人，使他們對於自己多有信仰，信上帝對他們有特別的愛護，有特別的旨意，不必傾心於旁的文化；同時也使旁人曉得猶太人是多利亞最忠信的子民，干預他們的行動，與他們的宗教，是很不明哲的。我們可以說他是正宗猶太教的一種辯護文字，一面肯定他們自己的信仰的理由，一面反駁希臘化的言論。

△歷史的背景

與坡利比烏 (Polybius) 的連屬 本書所描寫的拉斐亞戰事與斐羅帕託的品格，與坡利比烏大致相符。可是其中也有不同的地方。坡利比烏有個同鄉名多利亞，作過居比路的方伯。他氏曾著一部斐利帕託小史，書中所描寫斐氏的品格，很不高尚。馬克比的記者寫拉斐亞的戰事，與斐利帕託的歷史，所根據的，除了坡利比烏以外，還有旁的史料，或許就是他氏所著的這一部斐利帕託歷史。

與約瑟夫的關係 按約瑟夫所載，斐羅米託 (Philonetor) 死後亞力山大的猶太人幫着克利帕 (Cleopatra) 與他兄霏似甘 (Physcan) 對抗多利亞第九，一四六至一一七年)。霏似甘復仇，將猶太人交與醉象，任憑他們前去踐踏，但這醉象轉過頭來踐踏霏似甘的隨從，傷害多人。同時有一妖怪顯現出來勸王勿再傷害猶太人民。約瑟夫也提到於多利亞尤耳第一捷戰以後，他去到耶路撒冷奉獻禮物。此外約瑟夫也很注意猶太軍長歐尼亞與兜西提烏所立的功勳。

這樣我們的記者將斐羅帕託與霏似甘的故事，混成一團，將霏似甘的事蹟遷到前代與斐羅帕託並論。不但如此，恐怕記者，將許多旁的故事連入一張畫片之內，藉以誇耀猶太的民族。書中載有法老進殿受了污辱，法老遇險選民救駕等事。猶太的宗教受迫，異邦文化侵入，亞力山大與全國的猶太居民無不受他們的影響。可是猶太人仍是忠於法老，守死善道，以至上天垂鑒，大顯神能，救護一切信衆，懲責一切背逆。這些要點雖然不必遇於那一個時代，可是都有些歷史的事實，作他的背景。

△神學思想

本書所顯的是猶太教正宗的思想，其中表明此教對於聖殿非常尊崇，對於法律，特別敬重。上帝與猶太人民有特別的關係，爲他們代戰。書內不含國際的聲調，也不想將猶太宗教傳諸異邦。斐羅帕託迫於不得已，承認上帝的威權，可是沒有歸順猶太宗教。書裏滿帶一種自足自滿的意思，有的見解，很是屬於物質化的，不過他對於祈禱，甚顯虔敬，信仰甚切。書內也沒有表明彌賽亞的希望，啟示的思想，與永生的觀念。天使雖然顯現過一次，可是天使顯現，全是爲不信上帝的異邦，猶太人並沒得見他們的面目。書內並不注重人神當中的媒介，人神可以直接往來，互通聲氣。在記者看，上帝是「衆力之王，至高之主，全能之神，以慈愛統轄萬物的」（六二）。他是「恨惡狂傲，滿懷慈柔，保護萬有的」（六九）。他是「大有尊榮，無所不能的真神」（六十八）。他是「聖潔的上

帝，他們的救主」(六二十九)。他是「衆力的總管，至高的上帝」(七九)。他是「他們祖宗的上帝，以色列人永存的救主」(七十六)。西門的祈禱中，他被呼爲主！天上的君王，萬物的主宰，衆聖之中的聖者，獨一無二的元首，無所不能的上帝：」也被稱爲「創造萬有，管理全世，公義的主宰，於強暴狂傲人中施行審判的」。他是「王」在他「創造那無限無量的世界時」已經揀選了耶路撒冷，使他成聖」(二二云云)。他也被呼爲「全能的主宰，衆力的元首，慈悲的上帝，天父」(五七)。這樣的一位上帝與他們直接往來，替他們作戰，是何等的光榮呢。還有人想着背棄他們的真主，歸化異邦，污辱宗教，真是令人難解了，這是寫書人的心理，他寫這本書，是要人虔虔敬敬的守着他們祖宗的遺傳，規矩，法律，宗教，不要因爲一時的榮光快樂，走入迷途，去討王的歡喜，歸化異邦的宗教，因爲至終異邦人必要衰微，猶太人必要發旺，堅持到底的是聰明人。

傳外與經次約舊

德育故事書

多比傳 (Tobit)

多比傳是一篇很美勸善的小說，記者假設多比自述他個人的經驗。他是施行公義，廣濟窮人，常到耶路撒冷獻祭施捨。及至成人娶妻亞拿 (Anne)，生子多比亞 (Tobias)，同被擄至尼尼微城，在那裏清潔自守，不食異邦食物，甚爲撒縵以色 (Shalmaneser) 王所器重。他廣施賙濟，善待貧民，飢者得飽，寒者得衣，死者有葬身之地。及至西拿基立 (Sennacherib) 作王，殺戮猶太多人，多氏將他們安葬，事爲西王所知，多氏逃亡在外，一切家資收爲國有。後西王被弑，以撒哈頓 (Israhaddon) 繼位，以多氏的親屬亞希喀耳 (Ahikar) 爲相，統治全國，亞氏爲多比求情，得回尼都，他妻亞拿與子多比亞同得回里。當五旬節，多氏設擺宴席，命子到外面尋找窮困，同來赴宴。子歸告以有人被害無人照管，多氏便出去將尸體取來，置之房內，等到夜間再去葬埋，葬埋以後多比在外面休息，有鳥糞落在眼內，立起白矇，不見天日，百治無效，如此四年。一天多妻亞拿出外工作，工資以外，又得羊羔，多氏聞聲，以爲竊物，命速送回。多妻很不高興，對夫說：「你的賙濟在那裏，你的公義在那裏？」多氏聽了，甚是憂傷，帶着眼淚，求告上帝。與其生存受辱，何若

早死甘心？

同時在米太 (Media) 的伊已他拿 (Ecbatana)，有拉格以利 (Raguel) 的女兒撒拉 (Sarah) 爲父的女僕所辱，撒拉已經嫁過七次，每個丈夫全被惡魔所殺未得與他親近。人人都說是他謀害丈夫，他的心內十分憂傷，走到父親屋中，想要自縊。又怕與父親的名譽不利，未敢自殺。於是虔心祈禱上帝，告以自己的清白，與自己的遭遇，並求上帝早早使他離開世界免受這種的汗辱。上帝聽了二人的祈禱，便遣天使拉斐勒 (Raphael) 前來醫治。

一日多比忽然想起，我既快死，何不將我所藏於米太拉吉思 (Rages) 格已列 (Gabael) 手內的銀錢，告訴兒子，命他去取呢！於是喚了兒子，預備起行，又找了一位引路的亞撒利雅 (Azarias)，就是天使拉斐勒的化身。多比亞辭了父母，就路拉吉思。一夜多比亞臨近替革利司 (Tigris) 住宿，到河內洗腳，有大魚將腳咬着，他便大聲喊叫。拉斐勒說不要害怕，將他擒着，魚的心肝苦膽，都是藥品，心肝逐鬼，膽治眼瞶。多比亞便如命而行。

快到拉吉思的時候，拉斐勒對多比亞說：「我們今日常宿在拉格以利家，他是你的親族，有一個女兒名叫撒拉，你當娶他爲妻。」多比亞說：「我聽說，他已經嫁過七次丈夫，盡皆死亡，我焉敢冒此大險呢？」拉斐勒說：「他是清潔的女子，有鬼保護着他，你可將魚心肝粉，放在香上，鬼自逃出，然後你可切心祈禱，求蒙救援。他們來到拉格以利的家內甚受歡迎。拉格以利對妻埃得

那說：「你看這青年好像我們的親族。」又說：「你們認識多比麼？」多比亞說：「那是我父。」於是拉格以利，宰殺羊羔，款待他們。席間多比亞請拉斐勒提親，拉格以利推却告以已往的經驗，多比亞說：「你不應許，我便不吃不喝。」拉氏不得已，將女兒許與爲妻，到晚上多比亞將魚的心肝粉，放在香上，鬼一聞味，逃到埃及，拉斐勒將他索在那裏。多比亞夫婦祈禱上帝，得蒙救濟。第二日拉格以利宰殺牛羊，大爲慶祝，歷十四日之久。同時多比亞命拉斐勒帶着四個僕人，兩隻駱駝，到拉吉取來銀兩，預備回里。拉格以利竭力挽留，既留不住，便叫他們夫婦二人，帶着一半家資回家去了。

多比夫婦在家內，終日憂傷，以爲兒子遭遇不幸，亞拿每日跑出很遠，瞭望兒子。他們快到尼微的時候，拉斐勒便叫多比亞與自己先行撒拉幾步，好治多比的眼疾，多比夫婦自然十分歡喜，後來又一同出來迎接兒婦。凡看見的人沒不驚奇。多比的眼睛，良好如初，不再用人領着行路。他們回到家中，父子商議將財產的一半贈亞撒利雅報答他的好處，這時天使才告訴他們是拉斐勒，特奉差遣成此好事，又鼓勵他們，多作禱告，廣行賙濟。天使話畢，歸天去了。多比心裏滿了安慰，虔心祈禱，讚美上帝。更對耶路撒冷滿懷新的希望，說了許多預言，發了許多勸勉，享壽一百一十二歲。多比亞將父母葬在尼微城，依照父命全家遷居，到米太與岳父同居。享年一百一十七歲，眼見尼微城遭報，這是全書的計畫。

△寫書的時期

這本書不是紀元前七世紀的作品，記事不很正確（一十五），年代不甚清楚（一四），七世以後的事體他曉得的不少，即如被虜返回享受榮耀等事，恐怕他根據五經內晚代的資料，總在尼希米以斯拉以後，同時他多半寫在馬克比革命以前，裏面不顯那種晚代仇視異邦的態度，人死復活的希望，歸化希臘的危機（六二；十一五）。他們出門帶狗（六十四），撒拉七次嫁夫，這都與晚代的習慣不合，按他勒目（Talmud）「不用繩索帶狗行路」，「三個丈夫死後，不得再嫁旁人」。俄法德（Ewald）將他定在紀元前三百五十年，還有旁的理由，使我們定他在紀元前一百七十年左右。五十五他用希臘錢名，二十二用希臘月名，總證他在亞力山大以後。書內提出二次的什一稅，歷代志並未記載（三世紀）。書內詳細形容多巴亞娶猶太的女子撒拉的故事，記者或許要寫一個建立德性的故事，代替一位旁的多巴亞的後人稅吏約瑟在亞力山大現醜的行爲。這樣就不能早於紀元前二百三十年。他的思想論調筆法都與馬克比前的文學的思想論調筆法相似。所以我們將他定在紀元前三百到一百七十年間，更與一百七十年相近。

△寫書的地點

本書並非寫於伯勒斯丁，乃寫於散居的猶太人中，他最大的希望是耶路撒冷（一四至九；十三七至八）。記者相信鬼魔，精通文化，對於人生抱寬大主義。了解希臘文學不通東方哲理，這種景况最

合於亞力山大。況且他所用的底本計畫，都於這個見解相符，祇有埃及的猶太人，才肯作一篇反克宏思文，或是引用鬼報恩錄。祇有埃及的猶太人讀亞希喀耳在亞述宮殿裏的遭遇，按多比書裏的次序。多比傳裏的鬼學也與埃及的鬼學相符。六二至九所提的魚，他的臟腑，可以治病，多半指尼羅河裏的鱷魚，他代表異邦帝國，與猶太選民不利，他的臟腑可以療疾，也是埃及普通的信仰。這樣我們定他在埃及的亞力山大，似乎很合情理。

△寫書的目的

已經有克宏思的祭司寫了一本克宏思文 (Tractate of Khons)，陳述他的靈驗，我們的記者也作文字表顯上帝的靈驗，勸猶太人不必歸化他人的宗教，叫異邦人也了解上帝的神能。記者更警戒猶太人不要與異邦人聯親，同時也責懲旁的多比亞的後人約瑟的汗行，藉以提倡高尚的生活，清潔的嫁娶。記者還有一個用意，就是要建立一個進步的猶太宗教，使那些感受希臘文化的猶太人，得以保存他們的信仰。記者對於希臘文化很抱寬大的思想，不取敵抗的態度。所以晚代那種的拘泥固執在我們的書內，尙不顯然。

△書的底本

一、克宏思文 在下吹斯石柱 (Benutes Stele) 上載着一段紀元前五世紀的文字，是爲宣傳埃及提比斯神克宏思的。在貝克哈藤 (Behn) 的村內，有一位公主被鬼附着，提比斯神靜坐的克宏思，

便命執行的克宏思前去救濟，鬼被逐出，公主痊愈。我們的故事或許仿效這個說法。

二、鬼報恩錄 有位欠債的人被人治死，尸投在路旁，一位行人看見，用了許多心機，將他的尸體救出，用土埋上。後來鬼藉着人形向他顯現，救他出離危險，賜他一位佳偶，後遭水險，又被拯救。經過許多事變，到末了，鬼魂向他披露，使他驚異非常。

三、亞希喀耳 亞希喀耳是亞述王西拿基立的宰相，品行高尚，富有資財；但無子嗣，後來收他外甥拿單為嗣。拿單雖受很好的教育，品格不良，假造文牘陷害恩人。亞希喀耳被定死罪，拿單升為首相，臨刑時刻，恰遇友人，將他救出代以囚犯，將亞氏隱藏。後來埃及王有所要求，亞述王不能應付，才想起亞希喀耳的好處，十分後悔，有人告以亞氏猶存，王立刻將他召來，回復他的相位，出使埃及，不辱君命。後來將拿單拘起，將他餓死，責罰拿單的時候，說了許多喻言，直至斷氣為止。我們書裏有幾處是直接從亞希喀耳引來，如一二十一云；二十；十一十八；十四十；十五有的是仿效他的筆法。

四、舊約聖經 創世紀裏葬埋親人與那無所為的慈善，都與本書很有影響。況且本書所根據的背景也是從舊約得來。他如先知的預言，都與我們的記者很有幫助。有這些古的資料，加上記者的思索，想像，描寫，就成了我們這本很美的小說。

次 經 多 比 傳

上帝是獨一的，他是「天上的主」（七十七），他們「祖宗的上帝」（八五），他們的「主」「上帝」「天父」「永存的神」（十三四），「天上的王」（十三七，十一，十六）。他是超越的上帝，藉着天使允人祈求。這裏也有將上帝分爲能見，與不能見的趨向。耶和華是不能見的，我們可以見他的榮耀（三十六；二十二，十五）與他的聖名（三十一；八五；十一十四；十二六；十三十八）。

此處天使的觀念，較禧年書與以諾書幼稚的多。我們這裏有拉斐勒，他的職務與米迦勒相似，至於旁的天使本書尙未想到。人死未提復活，不過住在墳墓裏面。以色列國自有復興的可能，耶路撒冷必要回復，他們的聖殿必得再造，散居的選民必要回國，一切的異邦必歸上帝（十三七至十八；十四四至六）。

最緊要的道德就是祈禱，禁食，與施捨。施捨不但是富人的特權（一十六；二十），也是貧人的機會（二十四），這種思想不但見於多比的訓言（四三至十九），也更見於天使的遺訓（十二八）。真心的祈求，可以直達上天。我們這裏有幾個很美的祈禱如多比的祈禱（三十六云），撒拉的祈禱（三十至三十五），都蒙上帝悅納（三十六，十七），祈禱是很有效果的（二十二）。

人應當孝順父母，持守清潔，葬埋死人，婚娶同姓，這全是本書的主持。我們可以從他的書中，引出幾段，以作參考。「好好葬埋我，孝順你的母親，一生不要將他去棄，作事討他的喜歡，不要使他難受。：我兒，要一生聽從上帝，不要任意犯罪違背律法，一生本着公義行事，勿要走行

邪途。：我兒，當心淫行，要娶你父家的女兒爲妻。：我兒，要愛你的弟兄。我兒，要諸事當心，舉止留意，己所憎的，勿施於人。勿要飲酒，將你的口糧送給飢人，你的衣服送與赤者。」（四三至二十一）「作善，惡便遠離，真誠的祈求，公義的賙濟，遠勝不義的錢財。行賙濟遠勝積金。賙濟救人出死，洗清罪辜。施賙濟的飽以生命，作罪不義的是自己的仇敵。」（六八至十）

△對於晚代的影響

這本書對於晚代，很有影響，但以理，禧年書，約伯遺囑，都露他的痕跡，新約也常道及此書，可見他在這幾百年間的勢力。惡僕的比喻，猶大的暴卒，都與他有關係。敗子的父親（路十五二十），與多比亞的母親（十一九），遙望兒子，一樣的殷勤。馬太所論的施捨，祈禱禁食（太六一至十八），不無本書的影響（十二八）。再看太六二十六（參四九）的積財，太七十二路六三十一的金律（參四十五），就知福音書的記者，對於此書是何等的熟悉。多比傳也在保羅的圖書之內，他的書信中有許多與此書相彷彿之處，如帖前四三（參四十二），羅六二十三（二十），林前十六二（四八）林後九七（四七，十六）與提摩太書的「我兒」（參多比亞家訓）。此外使徒行傳與啟示錄的記者都透露多比傳的知識，參一三與使九三十六，二二；三十六與使九十八；十二二與使十四；八三與啟二十二；十三十六；與啟二十一至二十一（新耶路撒冷），新約以後亞力山大的克利免引用此書（四章十六），看他與經書相等。

猶滴傳 (Judith)

猶滴傳可分爲兩段，引言一至七章，與正傳八至十六章，尼布甲尼撒與米太開仗，招聚波斯、利亞以及埃及各國前來助戰。遠方各國不聽召命，因而尼氏想克服米太後，懲責各國（一）。他命侯非恩（Holofernes）爲總司令，帶領十二萬步兵，一萬二千馬兵，征討各國，他行了三天路程，克服山地經行伯提雷（Becithen），來到大馬色（二）。他降服推羅、西頓與亞實突、亞實基倫後，又來到艾似墜倫（Esdracelon）。新回國的猶太人決意反抗，大祭司約亞敬遣使到靠艾似墜倫的伯土利亞（Bethulia）去，命他們敵抗亞述人的進行。以色列全境，禁食祈禱（四）。侯非恩得信招集軍官會議，討論進行方法，其中有亞捫人阿基耳（Achior）詳述以色列人的歷史，說若非因他們得罪上帝，人無克服他們的希望，侯氏聞言大怒，將他交與伯土利亞人叫他與他們一同滅亡，伯土利亞的居民，問明來由，歡喜收納（六）。侯氏進兵攻擊伯城，他看最好的辦法就是佔據山下的水源，使猶太人不戰自降。三十四日以後，城內蓄水用盡，居民勉強歐西亞與旁的領袖，叫他們五天之內，若無援助，下山投降（七）。

這時有瑪拿西的寡婦猶滴得此消息，他請首領到他家中，責他們以不倚賴上帝之罪，應許五日內可以拯救此城。領袖歡然應許，各自歸家（八）。猶滴虔心祈禱，求告上帝（九）。然後換上丈夫

未死以前所穿的美服裝飾。帶領女僕，與自備的食物，直奔亞述營盤而去（十）。他告訴侯非恩說：阿基耳所說的話不錯，不過居民使用了初熟的果子與什一之稅，得罪上帝，上帝必將他們授與敵人。不過現在時機未到，時機一到，他必破露。侯非恩愛慕他的姿色，請與其餐，猶滴堅固謝絕，同時得了侯氏的許可，每夜出去祈禱沐浴。到四日侯氏又請猶滴赴宴，這次應許，不過要求自帶食物（十二）。飯後賓客歸家，只留猶滴與侯非恩二人。這時他的時機到了。侯非恩因酒過量，倒於牀上，人事不知，猶滴取下他的刀來，祈求上帝，加以援助，兩刀將侯氏刺死，割下首級放於使女的袋內，二人出幕彷彿祈禱，與往常一樣，來到伯土利亞，述明始末，大眾歡喜非常。阿基耳也作了猶太教的信徒。天明伯土利亞人各持兵刃，預備反攻，亞述人甚覺驚異，跑去稟明司令進門見他死於刀下（十四）。大家無心戀戰，各自逃生，猶太人追趕他們，直至大馬色北，同時他們的營寨，盡被擄掠。大祭司約雅敬聞信，格外歡喜，親自來伯土利亞為猶滴祝福（十五）。然後猶滴作歌，讚美上帝，將自己的擄物奉獻與他。事畢猶滴回到家中終身守節，壽活一百零五歲。他活着的時候，國內太平。

△名稱

本書稱猶滴傳，或猶太女子傳，這個名字於創世紀二十六章三十四節見用，是以掃赫族的妻名，此處難稱猶太女子，所以譯猶滴傳，更為合宜。

△寫書的時候

原文多半是用希伯來不是用亞里麻文，有多少譯字可以挽回他的原意。本書所描寫的是剛一回國的事（四三）。記者並未提自己是同代的人物，他是被擄以大後的人物，回顧當年的景況以爲回國是上帝因他們的虔敬特別給他們的福氣，所記的事體有許多不合當代的狀況，本書應當記於紀元後第一世紀以前，因爲羅馬的革利免引用過他（林前五五四，五）。裏面也未涉及聖殿被毀，或是羅馬的侵佔。猶太遺傳將此事定於馬克比時代，說猶滴是馬太提亞或約哈拿的女兒。這個說法似乎很合於記者的看法。記者將他自己的時代追爲回國的時期，當時設有君王，主理一切的是大祭司約雅敬，歸公會管轄，書的目的也是竭力主持，無論遇何逼迫患難，總要保守他們的宗教，這種看法也合於國家與宗教大遭逼迫的時期。有這幾點再加上他裏面的法利賽人的神學思想，最好將他定在紀元前第二世紀的中葉。自然約瑟夫與斐羅都沒提他，不過約瑟夫也未提約伯，斐羅也未涉及旁的外傳，不能因此就說此書是他們以後寫的。

△歷史的背景

有人想本書的尼布甲尼撒就是亞述巴尼朴 (Assurbanipal)，薛西斯第一 (Xerxes I)，阿塔薛西斯歐克私 (Artaxerxes Ochus)，或安提歐庫伊比腓尼。阿法克撒得 (Arphaxad) 就是德歐西斯 (Deioces) 或是佛耳提斯 (Phraortes)。這些提議全有些個牽強。尼布甲尼撒未在尼尼微作過王（一一），

他死於紀元前五六二年，猶太人回國是紀元前五三六年。他未曾與米太開過仗（一七），也未曾佔過伊巴他拿（Ecbatana）。亞述巴尼朴的歷史也未涉及這裏所提的事。其他旁的諸王當權的時候，米太早已滅亡。猶太人回國的時候，是波斯當權，當時猶太人並無能力抵抗，也用不着波斯去發兵征討。況且按希拉達德（Herodotus）阿法克撒得並未作過波斯國王，也未建過伊巴他拿；建造此城的是德歐西斯（Deiaces）（希一九十八），侯非恩與巴格阿斯（Bagoas）都是歐克私時代的波斯人。更可注意的是猶太人當時沒有君王，有大祭司約雅敬（四六，八，十四；十五八）與公會（四八十五八）代行職權，這種狀況不適合於被擄時期。多半記者心裏有當代的人物，藉用古代歷史將他描寫出來，這樣他所記載的，也不必盡合歷史，只要能將他的目的達到就是了。那麼，他所根據的是甚麼呢？約紀元前三百五十年，有波斯王歐克私征討腓尼基與埃及。他的司令是加伯多加王的兄弟侯非恩，此人被派往埃及，並未死於外邦，他有位忠信的僕人，名巴格阿斯。西頓投降以後，他們下往埃及路經艾似墜倫。至於本書所提旁的詳細狀況，我們就不得而知了。這樣尼布甲尼撒就作了逼迫猶太的代表。被擄時期就作了他們受迫的年代，記者將許多本代的狀況，遷到古時，藉以發揮他的意志。至於他所提的地方，多半是示劍。撒馬利亞人稱基利心山為伯特利，因而他稱伯特利。況示劍又是進猶太必行之要路。

△寫書的人物

著作人是誰，亦屬難定，看他用希伯來文著書又熟悉迦南地理，多半是位伯勒斯丁的猶太人。他的神學思想，近乎法利賽人。他似乎很有文才，用筆清晰，對於舊約文學很有根底。書內返映舊約的地方不少。看五六章亞基耳之諫言，與王上二十二章的米該亞所說的何等相似。八十六是從民二十三十九引來。九七；十六三是從出十五三引來。十三十八是從創十四十九，二十引來。對於舊約晚年幾本書，如以斯帖與但以理，記者也有所聞，他如五章六至八節關於論亞伯拉罕的資料，或者取自猶太的希伯來經解。

他的希臘與拉丁譯本，教會之中甚為敬重，也常為教中之領袖，如羅馬的革利免，亞利山大的革利免，俄利根，特士良 (Tertullian)，安波羅修 (Ambrose) 與奧古斯丁 (Augustine) 等所引用，藉以建立德性。天特議會以後，基督教徒均不認他為正式的經典，不過總未否認他建立德性的功能，所以講道的時候不短引用。

△宗教思想

裏面的宗教思想，很近乎法利賽人的思想，本書是要鼓勵猶太人，叫他遇見危難不要喪膽，上帝必要拯救他們，只要相信，只要倚靠，必蒙救援。以色列人受苦，是因為他們有罪，「當他們未在上帝面前犯罪以先，他們是隆盛的，恨惡罪孽的上帝與他們偕行。當他們離開他所指示的道路，便受戰事的創傷，被引到異邦的區域，他們的神殿被毀，他們的城邑敵人侵佔。」(五十七，十八)

「因為我們的種族必不受懲，必不爲刀箭所害，除非因他們得罪他們的上帝」（十一）。這樣倚靠上帝服從上帝，便是惟一的救法。因為他常使柔弱的子民，克服強盛的族類。那麼如何服從上帝呢？就是謹守他的律法，這就是猶滴能力的來源。這裏也露出法利賽人的見地，他不但嚴守安息月朔，又更守兩日的前夕（八六）。不但不吃違禁的食物，也是時刻的禁食（八五，六），完成法利賽人的公義。他甚而告訴侯非說：「猶太人必要滅亡，因為他們將要吃上帝法律所禁的東西，取用初熟的禾穗，十分取一的油酒，這些已經成聖歸於神前大祭司，除他以外，別人連用手攪都不可以，猶太人想犯若此的大罪，焉有不滅亡之理呢？」這是記者的要訓。（十一至十六）

關於他的神學思想，上帝被呼爲「偉大」「尊榮」「大有奇能」「不能克服」的主宰（十六至三三）。他使仇敵歸於無有（三三七），他是「至高」「創造天地」的上帝（三三八），他們稱他爲「我們祖宗的上帝，以色列承繼的真神，天上地上的主，衆水的創者，萬生的君王。」（九十二）他不像人，可以恐嚇他，不像人子，可以改正，最好等候他的救恩，求他的援救，他若喜歡，必聽人的呼籲（八十六，十七，十八）。「敬畏上主的必要永久偉大。」（十六十六）

記者相信有個審判的日子，到那日全能的上帝必要懲罰以色列人的仇人：「將火與虫放在他們體內，他們必永遠疼痛哀哭。」（十六十七）

至於猶滴倫理方面，很有些可評判的地方，他那一種的逢迎欺騙（十一五），與高尚的倫理，甚

爲不符。不過我們必須想念當時的環境，與種族間的倫理，不能拿基督化的精神去評他的是非，去斷他的舉止。他是紀元前的人物，所本的是紀元前的倫理，我們只好按當代眼光去評判他，在那個時候，他是一位很熱心宗教，忠於國家的女子。

傳外與經次約舊

智慧書

便西拉智訓 (Sirach)

便西拉與所羅門智訓同經典中的約伯箴言傳道書相等，都可稱為智訓，這種書是藉着比喻與箴言發揮人生的哲學問題。本書的記者便西拉當然屬於哲士派，此種人在耶利米的時候，已經有了相當的地位（耶十八十八），我們的記者，想「士人的智慧，增添智慧，少有雜事的，能得聰明。」（三十八二十四至三十九十二）隨着他又增添解明格言的理由。關於死後的問題，他的見解與舊約相符，不過他有他的見地，他看有人盼死，也有人怕死。對怕死的說，不必怕死，人人得死，這是至高上主的命令，陰間裏沒有生活的羞辱。此外有許多關乎倫理的格言與訓誨，涉及人生的各種問題，甚顯記者對於人情之了解。他深願給當代的人民，找條生活的出路，他看猶太文化遠超希臘，不必沾染他們的文明。記者於無意中，也受希臘文化的影響，比如先前人看世哲與神哲，正是相反，這裏因為希臘的思想，他想世哲與神哲是合而為一，智慧與道德都是一樣。敬畏主就是智慧的開端，遵律法就是服從他的命令，善人聰明，惡人混濁。這是因為希臘哲學的影響。此外還有許多旁的章節，從外面看似乎受希臘的洗禮，實際說來也許與希臘思想毫無關係，所以看的時候必得格外留意。

△名稱

所存的希伯來原文，已經不全，只餘這幾個字「西拉的曾孫，以利亞撒的孫子，約書亞的兒子，西門的智訓」。在亞蘭譯本的後面，有這幾個字「西拉子的著作或智訓已完」。希臘譯本說：

「西拉子耶穌的智訓」。這個多半就是他的名稱。英文的「埃克里阿斯提克斯」，是根據拉丁譯本，意思是教會叢書。於他慕得內稱便西拉書。有拉比稱他爲「便西拉訓言」或「便西拉箴言」。

△著作的人

於希臘譯本，記者稱耶穌便西拉，於亞蘭譯本稱便西拉。於五十三章二十七節我們得他全部的名稱，即西拉之孫，以利亞撒之子，約書亞（耶穌）的智訓與箴言。從書裏看，記者是一位哲士，一位士子。他是耶路撒冷貴族的導師，他教授律法與倫理。看以色列人在世間，雖然有一種超然的地位，他的眼光並不十分狹小，他對生活很抱寬大的主義。他通達人情，重視倫理，而於虔敬上很用工夫。他對於生活的理想可於他稱讚士子的一段中看出來：

「那專誠敬畏上帝的不是這樣，

他要留心至上上帝的律法；

尋求古代所有的明哲，

研究已往一切的先知；

留心明人的談論，

探入比喻的深宮，

探索格言的奧意；

明了比喻的密藏。L（三十九一至三）

他好像遊歷過多方，入過宮殿（三十九四），受過痛苦。他說：「在我遊歷的時候，我見了許多，經過許多事情。我常遇危險，甚而至死，但因這些得以保存。」（三十四一至十二）於五十一章他提到因謗言詭詐遭的危險，又因耶和華的鴻恩，得了救濟。有人想他這種危險，也許是政治上的危險，或許他在希臘王的屬下作過臣宰。他代表的猶太宗教是很正派的，也是很冷靜很穩健的。不偏於政治也不偏於宗教。他代表法利賽人與撒督該人尚未分開的猶太思想。

△寫書的時候

關於規定寫書的時候，有兩點可以幫忙。（甲）五十章的大祭司西門為誰？（乙）序言中的尤耳哲提王三十八年何意？

（甲）五十章一至二十四有篇讚美大祭司西門的話語，這位西門是誰呢？從他的頌詞中，可以看出便西拉對於這位大祭司很是熟悉，是他的當代，不過這位西門是誰？很有問題。有人想是稱義的西門，就是歐尼亞第一的兒子西門第一（紀元前三一〇至二九一年，或三〇〇至二七〇年），也有人

想是歐尼亞第二的兒子西門第二（紀元前二一九至二一九年），便西拉所形容的，放在任何一位身上都很合式，所以不能解決寫書時代的問題。（乙）於序言中譯書人說，他「於尤耳哲提王三十八年」

來到埃及。於三十八年也有人解爲譯書人的歲數，如果這樣解對，我們便無從規定寫書的時候了，因爲我們不曉得譯者是那年生的，更不曉得是那位尤耳哲提。不過譯者何必提他自己的年歲呢？還是解尤王三十八年合式。我們有兩位埃及王名尤耳哲提。尤耳哲提第一主治僅二十五年（二四七至二二二年），所以不成問題。尤耳哲提第二主治五十有四年，半爲協理（一七〇至一四五），半爲主政（一四五至一一六）。從一七〇年到三十八年，爲紀元前一三二年，這是譯者來埃及的起首，成書或許在一三二至一一六年當中。譯書人稱記者爲祖父。我們將便西拉定在紀元前二〇〇至一七五五年當中似乎合宜。這樣記者就成了西門第二的同代，或許見過他的工作。從五十章看便西拉寫書的時候，大祭司西門或已作古。將寫書的時候定在紀元前一八〇至一七五五年當中，似乎不錯。

△便西拉對於新約的影響

便西拉是新約的時代的一本要書，新約直接引用他的地方，不甚顯然，可是有的書很受他的影響，即如雅各一章十三至十五節：「不可說，我是被上帝試探，因爲上帝不能被惡試探，他也不試探人：」，好像受十五章十一至二十五節的影響：「不要說，因爲上主使我跌倒，：不要說，他使我犯罪，因爲他不需要犯罪的人。」此外二書還有意思相仿之處，如論謙卑（雅一九；便三十八），

驕傲(雅四六；便十七)，貧富(雅二一至六；便十九至二十四)，論跌倒(雅三二；便十九十六)。再者路加十二章十五節的富足愚人，與便西拉三十一章三節所提的相仿：「富人勞苦積蓄錢財，休息的時候享受快樂」；也與(便十一十八，十九)的思想相類。「有人因克己得以富足，這是他命定的賞賜。他什麼時候說：『我已得了安息，現在我要享用我的財貨』——他不曉得遭遇什麼；他必留給他人，自己喪命。」再者便西拉對於使徒要訓也很有影響(便要四五)說：「勿要接納伸手，當捨的時候縮回」，很像(便四三十一)說：「勿要接取伸手，施捨時合掌。」

△神學觀念

便西拉看上帝是惟一的，他祈禱說：「願他們認識你如同我們認識你，除你以外，沒有上帝。」(三十六五)他是永無改變(四十二二一)。世上一切的人都曉得你是上帝，永存的上帝(三十六十七)。「他是萬有」(四十三二十七)，也是無所不知的，「因主的智慧偉大，他大有能力，監察所有。」(十五十八)「因耶和華具所有的知識，見到永久的結局，他指示已往與將來，啟示極深的隱密。」(四十二十八，十九)「上帝沒有去棄他的慈恩。」(四十七二十二)「因為主是慈悲憐恤的，赦免罪過，臨難施援。」(二十一)他也是人的父親，被呼為「上主，天父，我生命的根源。」(二十一)

△律法

記者看律法是很重要的，他勸人「要與明哲人交通，要談論至高上帝的律法」（九十五），只有守法才有榮耀，「一個可輕的族類就是違法的人」（十九）。所以人應當研究律法，「尋求律法的，必要得着；沒有誠意的，必入網羅；敬耶和華的通曉他的判斷，從黑暗中引出光線。」（三十二、十五、十六）「遵守律法的保衛自己，倚靠耶和華的，必無羞辱。」（三十三、二十四）他看律法是極寶貴的，多少古人因守法得了好處。律法既是主給的，他與上帝是一樣永存，這樣便西拉幾乎將律法與智慧認為一個。因為敬畏上主的尋求智慧，遵守律法的才尋見他（十五）。律法與智慧有時並用，如「不存欺詐律法成就，口內誠實智慧完成。」（三十一、八）十九章二十節也說：「一切的智慧就是敬畏上帝，一切的知識就是完成律法。」

△智慧

便西拉看智慧是從上帝來的，「我從至高者的口中而來。」（二十四、三）他在天地以前，「在他們所有的以前，智慧受造。」（一四）「在有世以前，他起初創造我。」（二十四、九）智慧是永存的，「所有的智慧，從主而來，也同他存到永遠。」（一一）那末智慧是怎樣得來的呢？藉着敬畏上帝，因為「敬畏上主，就是智慧的開端；」（一十四）「智慧的冠冕，就是敬畏上主。」（一十八）「敬畏上主，就是智慧的根源。」（一二、二十）「愛惜他就是愛惜生命。」（四十二）也說：「若是你喜愛智慧，就遵守誠命，上主必將他隨意給你。」（一二、十六）又說：「若是他信任我，必得着我，他的子孫也必堅

持我。」(四十六)「若是他離棄我，我必去棄他，將他交與毀壞者。」(四十九)

△痛苦與罪孽

便西拉看痛苦有訓練的功用，他說：「尋求上帝的必受訓練。」(三十二、二十四)那麼惡人享福呢？他說不過暫時，到死的時候，他必受懲。「因為耶和華看，最好到末了，按他的行為報答他。受苦的時候，使他忘記快樂。人的終局要將他顯明。未死之前不要說誰有福；因為結局要將人表彰出來。」(十一、二十六至二十八)

罪是從那裏來的呢？有人說從上帝，他說不是，「不要說：『我的過犯從上帝而來』，因為恨罪的，他不創罪。」不要說：「是他使我跌倒」，因為惡人並無需要。上帝恨惡罪過與惡行，他不使他臨近敬畏他的人。」(五十一至五十三)「他未吩咐叫人犯罪，未加力給說謊的人。」(五十二)那末，罪是從那裏來的呢？二十五章二十四節，他說：「我們的罪過起自婦人，因他的緣故我們死亡。」這樣便西拉道破從夏娃起，就有了罪惡。還有一個解法，就是罪過起自個人。他說：「當愚人呢誑他的仇敵時，就是呢誑他自己。」(二十一、二十七)

△永生

便西拉對於永生，與早年的書籍相應，他看死後不能稱頌上帝。「死在陰間的人，上帝有何快慰？他們代替那些活着讚美他的人。死人像已沒的人不能讚美，只有活着健強的人，可以頌美

他。」(十七二十七，二十八)不過死人的智慧，人要紀念，「許多人心稱頌他的知識，他的名永垂不朽，他的記念永不止息，他的名號永世生存。」(三十九九)不過記者，似乎也有些永生的盼望，因為他說：「爲死人要緩哭，因爲他已找到休息。」(二十二十二)

△倫理

關於倫理方面，便西拉主持殷勤，他說：「勿恨勤勞，勿怕節儉。」(七十五)又說：「我兒勿要行乞，死勝於乞。」(四十二二十八)對父母要行孝，他說：「孝順父親，脫免罪過；尊重母親，如積珍寶。」(三三)對鄰舍要幫忙，他說：「你的鄰舍需要時，要借貸與他。」(二十九二)對社會要佈施，他說：「勿使悲哀的缺乏，要與憂痛的分憂。」(七三三三)又說：「我兒，勿使貧眼久候，勿奪寒士生活，勿使飢人憂慮，勿令困者傷心。」(四一)又說：「仁愛即是福田，佈施存留永久。」(四十二)更寬大的見解，有「物愛其類，人愛其鄰。」(十三十五)便西拉也主持在小事上忠心，他說：「輕視小事的，要漸漸的沉淪。」

所羅門智訓 (Wisdom of Solomon)

本書可分三段：一至六八；六九至十一；十二至十九。第一段是「末日論」描寫善人與惡人的結局。惡人口出妄言，死後痛悔失望，受上帝的懲罰，這一段的宗教也很值得注意。記者肯定死後就有永生，否認因罪受苦。他看早死不一定是災，無子不一定是禍。第二段是稱頌智慧的言辭。智慧從天而降，滿有榮光，永不消沒。他尋求善良的人，將他引到上帝面前，享受生命。所羅門與後來的先哲，頗得他的光照拯救。他是上帝神能的靈氣，全能者榮耀的光輝。從此往下，記者的聲調略低，多載誇大猶太的言辭。他述說以色列留埃及與埃及的歷史。當中有一段崑崙論偶像的流弊，與他的來源（十三，十四，十五章）。於十一，十二，十六至十九章，記者描寫出埃及前以色列人的援救，與埃及人所感受的痛苦。記者的設題，是「人因甚麼犯罪，便因什麼受懲。」（十一十六）「敵人因什麼受懲，他們便因什麼獲益。」（十一十五）即如埃及人因他們崇拜昆蟲，也就因昆蟲受懲，以色列人因昆蟲獲益。又如死長子的事，也是如此。於十三至十五章記者描寫拜偶像的流弊，人拜天象自有可原，可是人怎麼不更進一步，崇拜創造天像的真主呢？他根據以賽亞四十章，譏刺拜偶像的愚人，他們以無用的木塊，刻成木偶，甘心向他下拜，何其不合理性！從此以後記者又回到前題，比較以色列與埃及人的命運，埃及人如何受了痛苦，以色列人如何得了拯救，因為世界是為真

理戰爭，以色列既然公義，因而得救，埃及人既然作罪，因而滅亡。

△寫書的時候

學者對於寫書的時候，意見殊有不同，格瑞木 (Grimm) 定他在紀元前一四五至五十年當中。賽克瑞 (Thackeray) 定在紀元前一百三十至一百年間。葛利各 (Gregg) 定在紀元前一百二十五至一百年間。法拉耳 (Farrar) 定於紀元後四十年。本書最早的年限，是紀元前二百年。因他引用以賽亞的希臘譯本，該書約於紀元前二百年譯妥。學者公認這個時期太早，我們還可以向後略推一些。本書的三章九節多半引用以諾壹書五章七節的希臘譯本，該書譯成約在紀元前七十至五十年間，最好拿此作他最早的年限。最晚的年限當在保羅以前，因為保羅曾引用過他，也必須有幾年的歷史，才能得保羅的信任。格瑞木看記者不曉得亞力山大論道的說法，本書當寫在保羅以前，至少在斐羅的傳記以前，斐羅的傳記寫於紀元前五至紀元後五年當中。侯密思 (Holmes) 看不曉得亞力山大論道說法的，只有前段，因而只定前段為紀元前五至三十年間的產物，而定後段為紀元前三十年至紀元後十年間的產物。

△本書的組合性

從第十八世紀就有法國的侯必干 (Houbigant) 是看本書組合而成的，並非前後一致，後有艾侯恩 (Eichhorn) 步他的後塵。不過侯氏從九章分開，艾氏從十一章分開。本篇的記者是從艾氏的

分法。所以認他不一致的理由如下：1. 筆法不同，敘事不同；2. 從十一章二節往下少提智慧；3. 也不見上帝超越的觀念；4. 除十五章三節外不涉及永生；5. 也不用對句的筆法；6. 文字不同的地方甚是顯然。因為以上這幾個理由，侯密思想最好的解法，就是說，前段寫的略早幾年，後段的記者詳細研究過前段的著作，本他的精神，又加上後段的補錄。所以前後有相同也有不相同的地方。

△記者與文字

記者多半是一位亞力山大的猶太人。學者對這一點並不一致，畢施納得 (Breschneider) 想頭一段一至六章八節是伯勒斯丁猶太人寫的，馬格力歐 (Margoliouth) 也是這樣看法，他想記者除了聖經所載的以外，並不通曉埃及的事蹟，同時他倒通悉伯勒斯丁希伯來經解的說法。不過這種評論只可限於書的後段，與書的前段無關。一九〇二年林吉 (Lincke) 雖承認本書是用希臘文寫的，還想他是寫在伯勒斯丁。步色 (Bousset) 也想所羅門智慧的前幾章或許是寫在伯勒斯丁。不過許多學者不肯承認本書是用希伯來文寫的，因為裏面滿了亞力山大希臘文的特號。況且記者曉得希臘哲學。永生與上帝超越的要道，顯然是亞力山大的特產，況三章九節內，好像是引用以諾書的希臘譯本，一位伯拉斯丁的猶太人，恐怕不肯丟棄希伯來原文，而去引用旁的譯本，這樣我們最好說記者是位亞力山大的猶太人。至於他準是誰，我們不敢確定，於第一段他好像託所羅門的名字，他是王的後人 (七五)，祈求智慧 (八二一)，被上帝選立作王 (九七)，但這種口吻，不過記者所採取的敘事方

法，至於記者是誰，我們實不曉得。早年有人想是范錄或是亞波羅，這種說法早經被人否認，現已不成問題了。

△與經書的聯屬

所羅門智慧的前段是反抗傳道書七章十五節。那裏說：「有義人因行義而致死，有惡人因行惡而長生」，所羅門智慧是反對這種人生觀。我們可以將他們相仿的地方，筆錄幾段，作為參考：所二一「我們的生活短促多愁」。傳二十三「因為他日日憂慮，他的勞苦成為愁煩」。

所二二「我們是偶然而生」。傳三十九「因為世人遭遇的，獸也遭遇，所遭遇的，都是一樣」。

所二四「我們的名被忘記，無人記念我們的工作」。傳二十六，「智慧和愚昧人一樣，永遠無人記念，因為日後都被忘記」。傳九五「活着的人：死了的人，：他們的人無人記念」。所二六至十與傳九七至九很有些相仿，不過聲調有些不同，這裏很是得意，傳道書甚覺悲觀。他說：「要去快樂吃飯，歡心飲酒，：你的衣服常潔，你的頭莫缺油。要同你所愛的妻，終日歡聚，度他在日光下所給你的短年；因那是你命中之分：在你所要去的陰府中，無工作，無計畫，無知識，無聰明。」

所羅門智慧與羅馬書信相仿的地方也很多。於所十二二三與羅九二十一至二十三歌拉夫 (Cate)

尋得三個意思。1. 上帝的權力無限 (所十二二三；羅九十九至二十三) 2. 上帝以寬忍對待仇人 (所十二

八至十，十一甲，二十甲；羅九二十二），神子與敵人命運不同（所十二至二十二；羅九二十二，二十三）。再者，所十五章七節說：「因為陶匠合成軟泥，辛苦為我們鑄成用器，他從同樣的泥中，作出潔與不潔的器皿，全本這種方法，各器的功用由匠人自定」（參羅九二十一）再看所羅門智慧十一章二十三節說：「你不看人的罪過，好叫他們悔改。」頗與羅馬二章四節相符：「不知上帝的善良，是要領他們悔改。」此外所羅門智慧五章十七節說：「他要以嫉妬為他的全副軍裝，以萬物為報復敵人的利器。以公義當作護心鏡，以無偽的判斷當作頭盔，以聖潔當作無敵的籐牌，以烈怒磨光當作寶箭。」參以弗所六章十一節：「要穿戴上帝所賜的全副軍裝，：用真理當作帶子束腰，用公義當作護心鏡遮胸；此外又拿着信德當作籐牌；並帶上救恩的頭盔，拿着聖靈的寶劍。」從這幾段便曉得保羅寫信的時候，或有所羅門智慧作他的背景。若是保羅引用過所羅門智慧，旁的新約記者更有引用的可能了。葛利各（Gregg）找出許多與約翰福音相仿之處，最顯然的是所羅門智慧十五章三節：「因為認識你，是純全的公義，曉得你的國，是永生的根源。」參約翰十七章三節：「他們認識你，這就是永生。」

△神學思想

一至九章的上帝觀是超然的，很受亞力山大哲學的影響，他藉着智慧施行他的旨意（九十），智慧是全知（八八；九十一），全能（七二十七），按排一切的（八一）。他起初與上帝同在，創造世界，明

曉他一切的工作（九九），通悉人的隱情（七三二）。上帝用言語創造萬有，因智慧創造世人（九二）。這樣與創世直接發生關係的，是智慧，不是上帝。不過上帝這種超然的觀念於後段不甚顯然，僅見之於前段之中。

「智慧是靈，愛惜人類」（一六）。他有仁慈普愛世人（七三三）。既然智慧是愛，上帝造人也由於愛。「因為他造小的，也造大的，大的小的一樣楷記。」（六七）也說：「憐愛世人的大主阿！你愛惜萬有，因他們全是你的。」（十一二十六）這種上帝是愛的觀念，到後段更顯清楚。不過前段較後段上帝給人的命運略顯高些。前段說：「上帝造人永存不朽，使他成爲自己的真形。」（二二三）而後段主持上帝不過給人一個生命而已（五十二）。這樣於前段人必須品格高尚，才能得到上帝的愛護。「因為上帝祇愛那些與智慧同居的人。」（七二十八）於後段祇要生存，便可得他的愛護，「因為你愛惜生存的萬物，你所創造的，你不憎嫌。」（十一二十四）上帝既然愛人，給他神的形像，他也要求相當的品格，智慧與公義。」（一六至八）有公義品格的，便得賞賜（二二二），得罪上帝的，必受責罰（一八）。善人獲生，惡人受死。這種生活是靈性的生活，是將來的生活，是主裏面的生活，「謹守他的法律，必得不朽的證據，不朽得與上帝相親。」（六十八）

記者對於受難問題如何解答呢？他看其中有試練的意義，三章六節說：「他試練他們，好像爐裏的黃金。」這樣好人受難，記者雖然沒有相當的解答，他也給些意見。就是他們雖然現在受苦，

受試以後，必得生命，可是惡人必要死亡。

那末，死是什麼意思呢？是身體的死或是靈性的死呢？記者看死並不在上帝的計畫之內。他說：「上帝並未造死，因為他創造萬物，為使他們有生命，世上一切受造之物對於生命都有功用，他們裏面沒有腐毒。」（一十三云）那末，死是從何處來的呢？二章二十四節說的清清楚楚：「但因魔鬼的妒嫉，死亡進入世界，那些屬他國度的人，經歷死亡。」那末，那些不屬他國的人，不是也是有死麼？記者說，不然，他們不過「在愚人的眼裏似乎是死，他們別世，看為傷害，他們告辭，看為損失，其實他們仍是平安。」（三三至三）「因為在人眼前，雖然受懲，他們希望滿懷永生。」（二四）這樣我們記者看肉體的死亡，不關緊要，靈性的死亡，實屬重大。善人雖死，仍享安樂，惡人雖存，早已滅亡。」（五十三）他看生就是義人的賞賜，死就是惡人的責罰。善人受苦，增益非淺，惡人受苦，賞罰分明。

關於他的倫理觀念，我們只引兩句，看他的思想如何，他看最重要的就是人的知識與他的品格。他說：「知識為人的白髮，無染的生活，是人的老年。」（四八）又說：「義人存活永久，他們的賞賜，在主裏面，至高的上主保愛他們。」（五十五）所以他對人的勸勉，就是「要以善心思念上帝，要尋求他用純潔的心。」（一一）

傳外與經次約舊

聖經附錄

巴錄壹書 (I Baruch)

這本書是假借耶路撒冷紀元前五百九十七(五百八十六)年的慘史，描寫紀元後七十年的悲劇，尼布甲尼撒是維斯帕先 (Vespasian) 的擬人，伯沙撒是羅馬提多的代表。記者託古代名人巴錄的口吻，借巴比倫的偉人的名義，描寫他當代的政治領袖。本書的內容，可分三段：

一、一一至十四 巴錄於被擄的第五年著作此書，讀與巴比倫被擄的同人聽，他們十分憂傷，卽刻捐資送與耶路撒冷的大祭司叫他購買祭物，爲他們並當代的君王尼布甲尼撒與其子伯沙撒代禱，並請他當節期的日子，將本書的認罪文於殿中誦讀。

二、一十五至三八 認罪禱文承認上帝的公義，他們是因罪被懲(一章十五至二章十二)。敬求上帝的慈憐(二章十三至三章八節)。回憶上帝藉耶利米對他們所說的預言勸令他們服從巴比倫的命令，他們不聽主命因而人民受懲，聖殿毀滅(二章二十一至二十六)，被擄後選民悔改，上帝必使他們歸回故土(二章二十七至三十五)。呼求上帝勿要記念以色列人以往的罪過(三一至八)。

三、三九至五九 由散文改成詩文，可分兩段。

(甲) 三九至四四，本智慧書的筆法，稱頌上帝的律法，因為違法以色列人受罰，所以應當學習從何處尋求智慧(三章九至十四)。智慧並非從君主中找出，也非名人所可尋得(三章十五至二十八)。天地下無人尋見，惟有全知的上主滿有智慧，將他啟示於以色列人；這就是上帝的律法領入永生(三二十九至四一)。勸以色列人持定智慧順着去行，勿令他人得去(四二至四四)。

(乙) 四五至五九，變成哀歌與安慰的言辭，1. 耶路撒冷安慰他的子民(四五至二十九)。「你們被賣與異邦，然而不至毀滅，你們被交與仇敵，實因得罪上帝。」(四五至九)哀悼他的子民逃亡，受異邦人的虐待。「(四十至十七)」但降罰的上帝必要施行拯救。我信上帝必救你們，要忍受上帝的怒氣，不久必見你們的仇敵被毀，你的腳放在他們項上。喜樂要代替憂傷。「(四十八至二十九) 2. 上帝安慰耶路撒冷(四三十至五九)。那些幸災樂禍的城邑，必受懲罰。烈火必要臨近他們，使他們變成魔鬼的住所。耶路撒冷要舉目看他的子民從各處歸來，享受裏面的榮耀。山要降低，谷要填平，給以色列人預備道路。上帝必使他們滿有快樂。

△書的組合性

一二段的散文，與三段的詩文，內容很有些不同，散文認以色列人受罰，是因為他們犯罪，悖逆上帝，他們悔改，主必寬容。詩文的甲段，說以色列人受罰，因為藐視神的律法，他是以色列人的特權，保守律法便得平安。散文與詩文的乙段，更顯不同，散文對於以色列克服者，甚表同

情，爲他們祈禱，願在他們眼前蒙恩，詩文的己段，對於勝者很顯仇視的態度，「你的仇敵逼迫你；但不久你必見他們淪亡，腳踏他們的頸項。」（六二十五）他們引用舊約也不一致；散文多引用耶利米，但以理和申命記等書，詩文則多引用箴言，約伯記與後以賽亞。這樣我們可以說巴錄壹書含有三種不同的資料，就是一至三章八節的散文，三章九至四章四節的智訓，與四章五至五章九節的慰言。

△書中的幾個難點

本書中很有幾個難點，我們可以討論如下：1. 一章二節的第五年是從何年算起？從五百九十七年，或是從五百八十六年呢？多半五百八十六年更近情理，因爲那年迦勒底人將殿與城全然毀滅，與本書中所提焚燒聖殿，甚是相符。不過聖殿焚毀，還獻甚麼祭物呢？這並非十分難的問題，因爲按耶四十一章五節，耶路撒冷被滅以後，仍有人在壇上獻祭。殿雖焚毀，祭禮未斷。2. 耶利米與旁的舊約書中並未記載巴錄到巴比倫去，這裏所說的似乎與我們所曉得的經書不符。3. 本書與但以理所犯同樣錯誤，以伯沙撒爲尼布甲尼撒王的兒子，其實楔形字裏只提一位伯沙撒，他並非尼布甲尼撒王的兒子，乃是巴比倫末一個王那布納德 (Nabonidus) 的兒子。

△原來的文字

早年很有幾個學者主持本書的原文，是用希臘文字寫的，近代的學者多主持他希伯來文的來

源。對於第一段（一章二節三節乙至三章八節），學者是異口同音的說他是先用希伯來文寫的，對於第二段（一章一節三節甲三章九至四章四節）白好思（Whitehouse）舉了許多例子證他的原文是希伯來文字，他所給的理由，似乎很近情理，就連第三段中也帶着希伯來文的特色，多半繙譯的時候，譯者不但有七十子希臘譯本在他眼前，也更有希伯來的原文作他的考證。

△寫書的時候

關於寫書的時候，最好分三段討論。先論第一段（一章二節三節乙至三章八節）。巴錄壹書一章十五至二章十七節與但以理九章七至十九節很有親密的關係，何況本段的一章十一、十二節關於歷史的問題，與但以理有同樣的誤會呢？他們必是很有關係。那末我們的巴錄壹書是在但以理以前寫的呢？或是在他以後寫的呢？多半在他以後，因為一章十五節至二章十七節的言辭比但以理九章更顯重複，而況第一段的內容與馬克比時代的背景，不甚相符。正在那愛國熱誠很急烈的時候，怎能勸他的同胞，為壓迫他們的人去禱告呢？不過將他放在羅馬的時代，背景就合式多了。現代很有些學者將他的背景定在紀元以後，說紀元後六十六至七十年間猶太與羅馬的競爭，就是我們這一段的歷史背景。這裏維斯帕先與他兒子提多就是我們書中的尼布甲尼撒，與伯沙撒。我們書中對於勝者的這種親善態度，也見於猶太的法利賽人領袖身上。書中所形容的災難，如「大災」、「食嬰兒肉」、「破壞君王與祖先的尸骨」與羅馬圍困耶路撒冷的時候甚相符合。更可注意的是書中所提的「焚毀

聖殿」，不合於羅馬旁的時代，只合於紀元後七十年的歷史背景。這樣一章二節與二章二十六節所描寫的就是紀元後七十年的事蹟，那京城被人毀壞，聖殿被人焚燒。他所提的第五年也就是被毀後第五年，紀元後七十四年。京城失落後，猶太人的精神很受損失，因而對於仇敵取一種親善的態度，似乎甚近情理。書中的第二段時間不甚清楚，不過放在耶路撒冷被羅馬毀滅以後，也沒有什麼不合之處。到第三段又改了聲調，也對於仇敵具反抗的態度，多半寫在前兩段之後。城邑一陷，猶太人十分畏懼，便取了一種親善的態度，略過幾年，他們的精神略有回復，又具仇視的態度，發出這種怒恨的聲調，很在情理之中，這樣我們可以將前兩段定在紀元後七十年以後，第三段略晚幾年定在七十八年以後，當京城被毀的慘狀，仍在眼前，不過精神的破裂，略有回復的時候。

△本書的記者

書的記者，甚屬難定。白好思想他或屬於撒該子約翰 (Johanan ben Zaccai) 的一黨。耶路撒冷被滅後紀元後七十年約氏是雅伯內 (Jabneh) 書院的院長。他所給的理由是 1. 撒該子約翰主持和平，與羅馬競爭的時候，他提倡過和平；維斯帕先作軍長時，他預言說他作王。2. 當耶路撒冷被滅的時候，他的門徒撕裂衣服，爲死人哀哭。3. 他是熱心研究律法的人。他的痕跡也很顯於第一第二段之內。

△宗教思想

三段之中，都承認上帝是掌管以色列人命運的上帝，公義屬他（一十五；二七，十），能力屬他（二十一；三十三），他是全能的主宰以色列人的上帝。他是慈悲的上帝，滿有慈憐（一二十七；三二）。他是聖潔（四二十二），永存的上帝（四八，二十，二十二，二十五；五二），無人與他相比（三三十五），他是智慧的根源，無所不知的主宰（三十二，三十二，三十六），以色列有這末一位又聰明，又公義，又聖潔，又慈愛永存的上帝，還有甚麼可畏懼的呢？所以他勸他們打起精神，虔心悔改，歸向上帝，求他救援。

上帝是這樣神聖，可以以色列滿了罪愆，丟棄智慧的根源（三十二），忘記永存的上帝（四八），得罪上帝（一十三，十八，十九，二十二），才受懲罰（一十三，二十；二一至八），受各樣痛苦。這樣我們的記者看罪孽是痛苦的根源，人不犯罪，就沒有痛苦，既犯了罪，就受懲罰，這是理所當然的。他清清楚楚的說：「你若行走上帝的道路，你必永久居處平安。」（二十三）以色列未如此行，所以受了懲罰，「因為我們犯罪得罪我們的上帝，直到現在，主的怒氣，他的烈曠，未曾離開我們。」（一三）我們的記者仍有一個主持，就是祖宗作罪，子孫受罰，所以他祈求上帝說：「勿要記念我們祖宗的罪惡。」（三五）也說：「我們今日流亡，在你遣散之地，受辱受罵，且受懲罰，是按我們祖宗的一切的罪惡，他們遠離上主我們的上帝。」（三八）祖宗的罪惡對於子嗣，雖有如此的影響，他們的善德按我們的記者看，便沒有什麼效力，他說：「主我們的上帝阿！因我們不因我們祖宗與

我們王的公義，在你面前祈求。」（二十九）

很奇怪的有幾種思想，在旁的書中很是常見，而不見於本書之中，即如天使與惡魔在巴錄貳書之中，很是普遍，本書之內並未多提，只於四章三十五節略略提及，還恐是借用名辭。他如義人復活，也不見於本書之內。不但如此，二章十七節的祈求，好像懷疑這種的道理，他說：「因為墓中的死人，他們的氣息已經離體，不會將公義榮耀獻與上主。」不過我們也不能因為此節，過於苛求，記者或許就是反應古時的思想（詩一一五十七），並未提倡什麼新的主張。

傳外與經次約舊

耶利米書信 (Epistle of Jeremy)

耶利米書信，並非一篇書信，乃是一篇反偶像的論文，記者好像一位熱心的教牧，在一班敬拜偶像的人前，苦口相勸。他所反對的不是迦南的偶像，也不是埃及的假神，乃是巴比倫的一種崇拜。這裏的巴比倫，並非別國代名辭，乃是巴比倫自己。他所描寫的狀況，也與巴比倫的狀況，甚相符合，關於這點希羅大德早已見到。倘若巴比倫是預指埃及，記者必在他所崇拜的禽獸上，多加反抗。這裏一點未提，可見寫書的背景，不是埃及，還是巴比倫。

△寫書的時候

那末，這個巴比倫是什麼時候呢？是當巴比倫隆盛之期，尼布甲尼撒王，掠取金銀，重修殿宇，捕擄人民，威振天下的時期呢？或是當巴比倫已經敗落，國家淪亡，人民退化的時期呢？恐怕我們的巴比倫不是隆盛時期，乃是退化時期，而他所存的古代文化，仍有吸引將來的勝者，選作京師的可能。耶利米曾說過，俘虜必要流亡七十年之久。必服事尼布甲尼撒與他的兒孫，幾乎三代的工夫（耶二十五十二；二十七七）。我們的記者居然將耶利米的七十年撇開，使耶利米說俘虜必要流亡在外「七世」之久，他這個說法必是有心。是不是我們的記者，將事推到寫書的時代呢？若是我們按舊約的算法，以四十年為一世，「七世」就是二百八十年了。若是從第一次被擄（紀元前五九七年）

算下二百八十年去，便到紀元前三一七年。若從二次被擄算起（紀元前五八六年）便到三百零六年了，我們的記者或許是從這第二次算起。這樣三百零六年，多半是我們記者寫書的時候，這時亞力山大已到巴比倫三十餘年。在這個社會裏面有許多猶太人，他們不但沒有回國，而且買房置地，甚而有多少人居然改了他們的宗教，丟棄耶和華去事奉巴比倫的彼勒米羅達（Bel-merodach）或尼波（Nebo）。就爲反抗這種背教的猶太人，我們的記者寫這封信，教他們曉得偶像的虛無與上帝的實在。

△書的文字

如果本書寫的這樣早，他多半是用希伯來文寫的，後來有人將他譯成希臘文，不然這末一篇很平常的文字，希臘文一點不見佳，怎能引起人的注意，將他收入亞力山大的經典之內呢？況且他的文辭也與此說相符。文字中少有精彩，也不通順，多顯繙譯的痕跡。不過從他的希臘譯本追討他的希伯來原文，也實在不易辦到。我們只好說他文字不清，多半由於繙譯所致，有時原文模糊，有時譯者誤解。雖用盡譯者的心力，所得的結果也就是這麼一篇不很好的文字，他的文字雖無甚麼保存的價值，可他的歷史很喚起一班人的注意，所以將他選入經典之內。這樣我們的原文雖是紀元前三百年的物品，他的譯本可不必那樣古老，也許就是馬克比時代的譯本。

△書的思想

我們已經說過，本書是一本反偶像的文字，他告訴他們到了巴比倫他們必要看見「金」「銀」與「木」作的偶像（四）。必有多人敬拜他們，但你們應當心裏說：「上主阿！我們要崇奉你。」（六）這些偶像雖然有舌不能說話（九），也不能自衛不受虫食（十二）。他們掌權不能治罪，持刀不能脫險（十四，十五）。他們不能看見光亮（十九），不能感覺禽鳥（二十二）。他們須人帶着行走（廿六），倒在地上不能起來（二十七）。人作危福，他們不能施報；王的興廢，他們不能照理（三十四）。他們不能使人豐富，不能索取敬禮（三十五）。他們不能使瞎眼的看見，不能使受難的脫險；不能憐恤寡婦，不能好待孤兒（三十七，三十八）。他們不能爲國立王，不能爲人降雨（三十五）。他們不會給人辨曲，不能爲已講理（五十四）。有火臨頭祭司逃散，他們必被焚燒（五十三）。他們不能敵抗君王與仇敵（五十六），不能逃避強盜與賊人（五十七）。這樣的神有何用處，倒不如一位勇敢的君王，有用的器皿，閉屋的門戶，頂樑的木柱（五十九）。這種神不能給人辨曲，不能賜人福祉（六十四）。對王不能施呪，也不能祝福，不能顯跡於天，不能照如星月（六十六，六十七）。還不如野獸，倒曉得隱藏自己（六十九）。我們的記者看「最好是作沒有偶像的義人，因爲他必不至於羞虧。」（七十三）。

同時記者的心目中，有一位全能的上帝，日月星辰全聽他的命令，雷電風閃均受他的指揮。他命雲徧遊世界，他便因話而作；他命火焚燃山林，他便如命而行（六十至六十三）。這位上帝是以色列人應當崇拜的上帝，他的使者常與他們同行，他的愛護常與他們同在（七）。

傳外與經次約舊

瑪拿西禱言 (Prayer of Manasses)

這本書稱「猶太王瑪拿西流亡巴比倫時的禱言」，他是一篇簡單的悔罪詩文，共含有十五節。可以分爲三段如下：

1. 籲神(甲)以色列人的上帝(一)，宇宙的創造者(二、三)，滿有威權(四)，反抗邪惡(五)。(乙)滿有慈恩(六)，宣告悔罪得赦，使罪人悔改(七、八)。

2. 認罪 我的罪惡無數，不敢仰望上主，我受懲罰入累綫受痛苦，都是應當的(九至十一)。

3. 求救 我所求你(十一)，承認一切(十二)，求你赦免，勿毀滅我，勿永發怒(十三)。赦免人的上帝，必拯救我(十四)。我必稱頌你，天使必讚美你，榮耀歸你永無窮盡(十五)。

△文字的來源

本篇多半是一位猶太人寫的，不是基督徒寫的，也多半是用希臘文寫的，不是繙譯希伯來文。

最好將他與「亞撒利雅禱言與三聖嬰歌」並列，說是希臘化的猶太人的作品，爲要勸化當代的猶太人，教他們效法瑪拿西誠心悔改祈求上帝，必蒙上帝的悅納。我們的記者多半根據歷代志下三十三章十八十九節，那裏說瑪拿西的祈禱已經寫在列王記與先知書上，到底寫歷代志的時候，是否有這末一個禱文我們一點也不敢定。也許是歷代志記者的一種筆法，藉以解釋一個很難的問題。人人都

曉得瑪拿西是位罪惡多端的君王，而他又能爲王多年，平安去世，若不是因爲他虔心悔改，祈求上帝，怎能治國這樣長久呢？後來虔敬的猶太人，就本着這種遺傳，作出禱言來，藉以規勸同代的猶太人，教他們效法瑪拿西，丟棄他們的偶像，痛心悔改，歸依他們的上帝。

這篇禱言在文學中，最早發現於底達斯喀理亞 (Didascalia)，或說「聖訓」之中。這本「聖訓」是古基督徒的作品，約寫於紀元後第二或第三世紀。到四五世紀有「使徒規令」(Apostolical Constitutions) 發現，其書之前六卷，就是我們的「聖訓」。「聖訓」的記者，或許是一位亞蘭的基督徒，他用希臘文著作。在「聖訓」中，他有很長的一段論瑪拿西的拜像，受罰，痛悔，祈禱，以及蒙救回國等事。他的立意就是要人曉得上帝對於悔改人的慈恩。我們這篇禱言所以能夠保存到現在的緣故，多半由於他被選錄在「聖訓」與「使徒規令」之中。而七十子希臘譯本與猶太的希臘經典，並不見有他存在的證據。

△名稱

這篇詩在阿典裏 (A) 稱「瑪拿西禱言」，在土典裏 (T) 稱「希西家的兒子瑪拿西的禱言」。在拉丁經典裏稱「猶太王瑪拿西流亡巴比倫時的禱言」。三處的說法，雖不一致，而歸之於瑪拿西則是異口同音。書內所假定的背景，也與這個說法，不相違背(九，十)。

△寫書的時候

包含這篇詩的「聖訓」多半是紀元後二百五十年前的作品，「聖訓」的記者述及瑪拿西所禱的一段，或許根據旁的文字的來源，這樣瑪拿西的祈禱，在紀元後第三世的起首就許已經普遍，本篇著作的時候更當向前略推數年。

△宗教思想

在這篇禱言中有兩個很清楚的思想，一上帝的慈愛，一悔改的效果。記者稱他爲「全能的主宰」「祖宗的上帝」(一)，他「創造天地」，「限定深淵」(二，三，四)，他「慈愛的應許，是無限的，是難明的」(六)，因他是「至上的主宰，大有慈悲，忍耐鴻恩」(七)。他本他偉大的良善，應許干犯的人悔罪得赦，本他豐盛的慈憐，命定有罪的人痛悔蒙恩(七)。他是「公義的上帝」不教義人悔改，只教罪人悔改(八)。既然世人是多罪多愆，上帝又是滿有慈愛，就引起記者在他面前的痛心悔改，這種認罪悔改的聲調，滿佈於這篇禱文之中。

記者也很注意他屬靈的譜系，他的祖宗亞伯拉罕以撒雅各是公義的，是無罪的(八)，上帝是他們的上帝，是公義子孫的上帝(一)；換句話說，是他的上帝，是義人的上帝(八)。敬拜偶像的，他必懲罰；誠心悔改的；他必饒恕。此外仍有數點並無新的思想，不過承續猶太舊有的思想，如上帝的名滿有能力(四)，地府分層記者居下(十三)，許多「天軍」歌頌上主等類(十五)。

傳外與經次約舊

但以理附錄一

亞撒利雅禱言與三聖嬰歌 (Prayer of Azariah and Song of the Three Children)

這段素稱但以理補錄一書，非另一本書，乃但以理三章二十三節以後的補錄；仍保存於七十子希臘譯本，與拉丁譯本之三章二十三節之後。本書可分四段，共合六十八節。即：

- 一 引言一，二節述及三聖嬰在火中行走，唱歌，亞撒利雅起立祈禱。
- 二 亞撒利雅的禱言三至二十二節他先稱頌上帝(三)，承認主的公義(四)，待以色列人更顯公義(五至十)。祈求救援，因為主的聖名(十一)，因給祖宗的應許(十二，十三)，因他們受痛苦悔罪(十四至十九)。願上帝拯救，願敵人受懲，願主名稱聖(二十至二十二)。
- 三 火爐加熱二十三至二十七敵人更將火爐加熱，傷及爐旁的迦勒底人，三人得天使的保護。
- 四 三聖嬰歌二十八至六十八然後三聖嬰同心歌唱，並邀請宇宙間的萬物，有生氣與無生氣的，一同稱頌，歸榮主名。

△書的名稱

於希臘的經典中，本篇並未單立名義，只算但以理書中的一段，於亞力山大的經典中，前段稱

「亞撒利雅禱言」，後段稱「吾祖的歌頌」，旁的經典也有稱後段爲「三聖嬰歌」的。拉歌德（Lagarde）於他所集外傳的亞蘭經典內，稱「哈拿尼雅與其友之禱言」。

△本書的文字

關於寫書的文字，學者的意見頗不一致，有說本書是用希臘文字寫的，有說是從希伯來原文繙譯來的。倘有個的理由，倘有個的說法，不過兩邊的理由，都不算十分充足，將他們所給的理由，合算起來，好像由希伯來原文譯出來的說法，更近情理。

△寫書的時候

這篇禱文與詩歌似乎與但以理本書，不直接發生什麼關係。若是這段禱文是根據但以理書寫的，必要將他放在哈拿尼雅（沙得拉）的口內，因全書之中以他爲三人中的領袖。況且十五節說得清楚，那裏「沒有祭司，先知，領袖，祭物，聖所」。這種黑暗的狀況，不像被擄時期，乃像馬克比的前段，或許在那個時代（紀元前一六八至一七零年）有一位亞撒利雅或有人用他的名義寫了這篇禱文。三聖嬰歌的聲調，又與這篇禱文不同，他處在聖殿存在，祭司隆盛時期，他心中滿懷着喜樂，多半是馬克比成功以後的作品。此外敘事的幾節，是要將禱文詩歌，與但以理的旁段聯爲一氣，或許根據但以理書。但以理三章二十三與二十四節中的連屬，不很親密。二十三節說：「這三個人，都被捆著落在烈火的窯中」，下面未說他們如何行動，緊接着二十四節就說：「那時尼布甲

尼撒王驚奇。」使他驚奇的是甚麼呢？或者原有一段文字，與我們的故事相仿，在二十三與二十四節之中，那就是我們這段故事加入的根據。這樣我們可以說馬克比革命的前段（一六八至一七零）就有人寫這篇禱文，馬克比得勝以後，便有人寫這詩歌，在但以理成書以後（一六八年後，或許紀元前第一世紀），又有人將二十三與二十四節當中的一段刪去，加上我們的補錄。如此當時有兩種經典流行，一種有我們的補錄，一種沒有補錄，後來有人看那節本，更爲適當，便將他認爲正本，我們這段便認爲補錄。後來抄錄新本的時候，便將補錄刪去，可是未曾回復二十三與二十四節中原有的文字。

△書的影響

本段不在希伯來經典之中，或因但以理書收入伯勒斯丁經典時，這段補錄未含於該書之內。可在諸譯本之中，如七十子希臘譯本，拉丁，亞蘭，埃及，亞拉伯，古實等譯本，都含有這段補錄，也甚爲早年基督徒所器重。到宗教改革時期，天主教徒仍保留他於經典之中，基督教徒便將他列於次經之內。本段很有幾節與新約相仿，如六十四節所說的：「義人的靈魂生命」，與希伯來十二章二十三節所說的，「正直人的靈魂」，頗有似處；更與啟示錄六章九節所說的：「我看見：有爲上帝的道，並爲作見證被殺之人的靈魂。」頗有似處。不過這些相似之處，不必證新約的記者，利用本書，他們或有旁的書籍，在他們心中，如所羅門智訓，那裏也說：「義人的生命在上帝手中。」

(三二)。再者本書的三十五至六十六節是首頌歌，久存於禱文之內，於大齋期中用之，甚爲合式。

△書中的思想

本段無甚創作的思想，不過重複舊約已有的文詞，他看上帝是「惟一榮耀普及全世的」(二十二)，他居在天上(二十三)，住在殿中(三十二)，監察洋海(三十二)。他的工作，都當向他讚美(三十五)，諸天(三十六)，天使(三十七)，天上的水(三十八)，主的能力(三十九)，日月星辰(四十，四十一)，清風雨露(四十二，四十三)，火與熱(四十四)，日與夜(四十七)，光與暗，熱與冷(四十六)，霜雪雲電(五十，五十一)，大地(五十二)，山嶺(五十三)，土產(五十四)，河海(五十六)，泉源(五十五)，鯨魚(五十七)，禽鳥(五十八)，走獸(五十九)，世人(六十)，以色列民(六十一)，主的祭司(六十二)，他的僕人(六十三)，義人的靈性(六十四)，謙卑的聖人(六十五)，以及哈拿尼亞，亞撒利雅與米沙利都當稱頌上主，讚美高舉他直到萬世(六十六)。因爲他是良善的，他的恩惠永遠常存(六十七，六十八)。不過這位惟一的上帝，未脫舊約的思想，仍是反抗以色列人的仇敵，爲他們雪恨的上帝(二十一)。

記者看以色列人遭災，是由於他們犯罪(六)。亞撒利雅祈禱說：「上帝阿！因爲我們的罪過我們今日降低，比任何國度都小。」(十四)他惟一的盼望，就是「藉着憂傷痛悔的心得蒙悅納。」他也立志說：「我們現在要全心追隨你，也要敬畏你，尋求你的臉面。」(十八)這樣犯罪受懲，痛悔蒙

錄附理以但 經次

恩使是我們記者對於受難的講解。

但以理附錄二

蘇散拿 (Susanna)

猶太有兩位長老，同被立爲判官，一晚二人見一猶太婦女，就是希勒家的女兒，約雅敬的妻子，在他丈夫的園內行走。二人一見十分渴慕，次早二人個自到園子左近尋找婦女，不意二人彼此會面，互吐隱情，二人一同設計要與婦女接近，同時盡被拒絕。爲保護自己計，他們誤告婦女，與某青年私通，他們進了猶太會堂，指傳蘇散拿到案。蘇散拿與他的全家盡都到堂，二人令蘇氏將臉帕取下。在大衆前作證，說他們在園中行走，恰見一青年與蘇氏私通，青年逃避，不知姓名也不知去向。二人向蘇氏追問青年是誰，蘇氏堅絕否認其事。因二人的地位所關，會中無不相信蘇氏無理，因而將她定成死罪。

將要執刑的時候，有一位青年人名但以理，他看這種的判斷不公，乃說服了大家重新另審。單獨檢查見證，一位證人指出私通的地點，是在乳香樹下，一位指出是在冬青樹下，二人的衝突，便引起會衆的懷疑，因而一齊納喊，慶賀青年人的成功。更本着摩西的法律對待他們，正如他們想着作假見證陷害他們的姊妹一樣。即刻將他們擲在山澗之中，有上火將他們燒滅。

△寫書的目的

寫書的目的是要教人看重青年，因為青年人能藉單獨檢查證人的方法，救護正直的婦女。本書也要使人曉得單獨檢查的方法，是何等緊要，能使幾乎得志的假見證人，露出他們的隱惡。他更注意這種循環的規例，你要怎樣作假見證陷害人，也要怎樣害及於你自己。

△寫書的時候

猶太在約翰海克諾斯與他子孫的治下（紀元前一三九至七九年）滿有爭端。他們克服了以東，強行割禮，壓倒了撒馬利亞，毀其聖殿。在耶路撒冷又有法利賽與撒督該人的內爭，他們的爭點，本極微細：就是安息日應否遵守？五旬節，住棚節應否列隊進行？告發人受刑，當在被告人受刑以前，或是以後？人想作假見證害人，是否應有死罪？亞力山大亞尼烏（Jannaeus）主治的前幾年（紀元前一零五至九十五年），無暇顧及這些。到紀元前九十五年，於住棚節，亞氏行大祭司禮，將奠水傾在脚下，未按法利賽人的規則，傾於壇上，獻祭人便拿水菓向他擲去，亞氏動怒，命護兵在殿中殺戮六百餘人。從此內亂興起歷六年之久。亞氏於示劍敗機後，又於耶路撒冷釘死八百餘法利賽人，後來他想與百姓解和，問要甚麼條件，他們的回答就是：「第一個條件就是你的死」。在他未死之前，將軍政委託王后，他死以後，法利賽人以他的死期為慶祝節。

這個時期的法利賽教的首領，就是西門便色他（Simon ben Sherach），當撒督該人掌法院時，

他們因誤告，將西門的兒子，定爲死罪。未執刑以前，告發人承認誤告之罪。這件事按撒督該人的觀點，「命換命」「眼換眼」，告發人不至有死罪。不過西門的兒子，不欲再受審問，甘願受死，好將告發人一同也治成死罪。此外還有一點是西門便色他所主持的，就是見證人應當單獨的嚴受檢查。這兩點於亞尼烏死後（紀元前七十九年），全都見諸施行。寫蘇撒拿書的目的，與此處所說的兩點甚相符合，寫書就許是這個時候（紀元前九十五至八十年間）。書的作者多半是一位法利賽人，與西門便色他甚表同情。在他們爭持最烈的時候，恐怕未曾指出青年是誰，等到爭持已畢，便添在但以理的頭上。本書多半是用希伯來文寫的，後又有人將他譯成希臘文。

△書的影響

這本書在猶太人中，沒有甚麼影響，於基督教中他的影響倒也不小。於亞力山大的希臘譯本中，因本書與但以理書相聯很佔相當的地位，紀元後二百三十年比喻的解法興起，羅馬主教希坡律陀便解釋說：「蘇撒拿就是預表教會，他的丈夫約雅敬預表基督。園囿是被選的聖者，如同果樹栽在會中。巴比倫就是世界，二長老就是敵基督的兩國，受割禮的，與異邦人」。俄利根與耶柔米都承認他的威權，到宗教改良時期，這個故事，更見推廣，直到十九世紀，才失了他的效力。

△宗教思想

本書沒有甚麼創新的思想，他的上帝觀念，是片面的，律法是上帝的意旨，不義爲上主所憎

惡。信仰上帝使蘇散拿寧死也不作罪。他說：「我曉得若這樣行，我必要死，若不這樣行，也難逃你的掌握，雖是這樣，我寧可不這樣行，落在你們手裏，也不在上帝面前作罪。」（二十二，二十三）他也信上帝曉得一切，必聽他的祈禱，所以他祈禱說：「主阿！永存的上帝阿！你曉得一切未來的事，你曉得我未作這些無法人所控告我的事。」（三十五）這樣上帝便聽了他的祈禱，拯救他脫離危險。同時兩個長老，因不信上帝，順從邪情，圖謀詭計，以至得了他們的果報。這樣我們記者看信仰的果效，就是仁義，不信的結局，便是罪惡。

但以理附錄三

彼勒與大龍 (Bel and the Dragon)

這本書是但以理附錄三書。於希臘與拉丁經典中，此書與但以理合成一本，並無特別名義。原來此書與但以理未必有任何關係。後因但以理享了大名，人便將此書附於但以理的後面。本書多半原用希伯來文寫成，後又經人譯成希臘。我們現在所保存的是希臘譯本。本書共含兩個故事，一論彼勒，一論大龍，我們可以略述他的內容如下：

1. 彼勒的故事一至二十二巴比倫有彼勒的一個神像，多人向他供給飲食。巴比倫王令但以理向他敬拜，但以理不從。王告訴他說：「彼勒每天用許多食物，若非真神必無偌大的容量。」但以理很懷疑彼勒能享用這些東西，便與王商議，考驗真偽的方法，王歡然允諾。他們先令但以理觀看供棹上的許多祭物，且說一夜之內必全然用盡。他們教一切祭司全離神堂，並將廟門鎖上，用印封好，看晚上彼勒有何行動，但以理格外細心，將供棹前面暗灑灰土。次日清晨，門猶未開，印尚未啟，王與但以理前來觀看。供物果然不見，王深信這是彼勒的動作。不過但以理又指出灰土中之赤足脚印，說一定是祭司從暗門進來，偷去供物，留下這些足印。王便發怒，將彼勒的祭司一並治死，將

彼勒的神像全然毀壞。

2. 大龍的故事二十三至四十二在巴比倫有一條很大的活蛇，多數人民給他上供，向他崇拜。王說：「這可不是銅的，能吃能喝你常向他下拜了。」但以理仍是不從，他說，若得王的許可，他要將這條人所拜的活蛇用法治死，證他並無靈驗。他又得了王的許可，使用瀝青脂油與鬚髮混成一團，教蛇吞下，蛇立刻破裂而死。衆民見神龍已死，大發烈怒，非將但以理治死不可。王無法庇護，只好將但以理擲於獅子洞中。但以理在洞中與七隻猛獅同住，毫無傷損。到第六日但以理腹中覺餓，上帝便行奇事，供他的飲食。先知哈巴谷正給收穫人預備了午餐，要去送飯，主的使者向他顯現，命他給巴比倫洞中的但以理送去。哈巴谷說，他不曉得巴比倫在那方，獅子洞在何處，怎能前去送飯呢？天使便提着他的頂心，將他帶到獅子洞中，將飯平平安安的交給但以理，復又將他帶回原處。巴比倫王一見但以理平安無恙，便歸榮上帝，將他放回，並將告他的人們擲於洞內，立刻爲獅子所吞。

△記者與時期

關於記者與寫書的時候，都不敢確定，不過彼勒與大龍的故事，當在但以理書以後，裏面很有些進展之處，既然近代的學者將但以理書定在紀元前一百六十年左右，彼勒與大龍當然在一百六十年以後了。按內容看本書或寫於以色列宗教受迫時期。安提歐庫第七爲王的時候（紀元前一三九至

一二年）），似乎與此相符。他克服了猶太民族，竭力壓迫猶太宗教。這個時候希伯來文已經成了文言，我們書裏仍存文言的特號。寫書的地點多半是伯勒斯丁，不是巴比倫。所以提巴比倫的緣故，不過是記者的一種筆法。本書所提倡的也不是巴比倫那種狹小的猶太宗教，乃是很普通的一種宗教主持，拜偶像是一件無味的舉動，人當衷心崇拜惟一的上帝真神。記者是誰，也難規定，或許屬於明哲人的一黨。這樣總起來說，他的希伯來原文，多半寫於紀元前一百三十六年以後，他的希臘譯本尚晚些年，或許譯在紀元前一百年以後。

△宗教思想

本書所主持的，是耶和華爲惟一的上帝，大有權能。至於他的性品，本書很少提到。「耶和華上帝是偉大的，在他以外沒有別神。」（四十二）所以但以理說：「除了耶和華以外，我不敬拜別神，他是創造天地，管理一切人類的上帝。」（五）那些敬愛上帝的人，他必記念永不丟棄（三十八）。本書也未提及上帝對人所要求的服務是甚麼，是倫理的呢？或是儀文的呢？此外許多旁的猶太信仰，如聖殿，祭物等項，記者也未提及，好像不十分注意。於大龍的故事中，記者提到天使，他將哈巴谷帶到巴比倫，又將他送回原地。不過這段是否大龍故事的一段，尚有疑問。其他詳細的宗教思想，更難述及了。

以斯帖附錄 (Additions to Esther)

以斯帖附錄共有六段，共含一百零七節。這些不見於希伯來經典之中，乃是補錄於希臘譯本之內。這些補錄，對於以斯帖書不給我們添甚麼新的知識，不過反映晚代人對於以斯帖書的感想。他們的內容可以略述如下：

1. 附錄一 末底改作夢與宦官作亂（一至十七節）在以斯帖書以前。亞哈隨魯二年，末底改作了一夢。他見地大震動，風雷並作。有兩條大龍出來作戰。萬國混亂，欲攻義民。義民恐懼非常，呼求上帝，從他們的聲音中，好像從泉內發現河水一條。日光東升，義民獲勝。末底改思想尋求夢中的奧義（一至十一節）。此後末底改與二位宦官同居，破露他們的好計，宦官因而受誅，末底改得賞。大臣哈曼謀害末氏，要為宦官報仇（十二至十七節）。

2. 附錄二 亞哈隨魯害猶太人的上諭（一至七）補於以斯帖三章十三與十四節之間。亞哈隨魯曉諭一百二十七省的人民，說自己要為全國謀求幸福，求計於大臣哈曼，告以國內有種人民，不循國法，非盡除掉，難保治安，因而曉諭天下，於亞達月十四日將他們完全除盡。

3. 附錄三 末底改與以斯帖禱言（一至三十節）補於以斯帖四章十七節之後。末底改禱言（一至十一節）末底改祈求上帝，愛護以色列民，使他們轉憂為喜。

以斯帖禱言（十二至三十節）以斯帖披麻蒙灰，祈禱上帝。自認以色列人因罪受懲，但求上帝勿將選民授與敵人。又求口才感化王心，復求上主輔助。自己除上帝外，並無歡樂，願主救難民脫離惡者，救自己脫出恐懼。

4. 附錄四 以斯帖面王（一至十六節）在附錄三後面。以斯帖更衣去見亞王，帶領兩位宮女，王在寶座之上，一見大怒，以斯帖昏絕。主使亞王改變心性，轉怒爲喜，以斯帖得王與左右的同情。

5. 附錄五 亞哈隨魯救猶太人的上諭（一至二十四節）在以斯帖八十二以後。亞哈隨魯曉諭一百二十七省的總督，述及哈曼的詭計。他不但要害末底改，而且要害以斯帖。但猶太人毫無惡意，頗能自治，且爲上帝的子民，以前的上諭不得執行，哈曼已經受懲，猶太人當享自由。於亞達月十三日猶太人可以自衛，全國與之同慶。

6. 附錄六 末底改解夢（一至十節），在以斯帖十三節以後。末底改回顧前夢盡都應驗，小河就是以斯帖，二龍是自己與哈曼。列邦是要害猶太民族的各國，呼求的就是以色列人，他們得蒙上帝的拯救。上帝預備了兩種命運，一爲列邦，一爲猶太，都要應驗在審判時期。附錄書的來歷（二十一）。

△寫書的目的

記者多重實際，少講理想。以斯帖成書以後，又出了許多新的問題，必須解決，記者便根據當代通用的遺傳，寫了幾段附錄，要安慰鼓勵當代樸素的難民。他對於宗教的聲調，較比以斯帖書略高一些。不過仍未脫去那種恨人，復仇的猶太思想。

△與以斯帖書的聯屬

我們這幾段附錄，與以斯帖書原來無甚親密的關係，不過後人附入裏面，所以當中很有些意見不符的地方，即如：

(一)附錄一二於亞哈隨魯王二年，末底改居高位；帖二十六說：是第七年。

(二)附錄一十三末底改自己破露宦官的背叛；帖三十一至二十三說以斯帖替末底破露宦官的背叛。

(三)附錄一十六末底改因而得賞；帖六三，四末底改早被忘記。

(四)附錄一十七哈曼與末氏作對，因他害死宦官；帖三五說因末氏不向他下拜。

(五)附錄三二十六，二十七以斯帖以給未受割禮的人作后爲恥；以斯帖書內並無這種表示。

(六)附錄五十哈曼被呼爲馬其頓人；於帖三一說他父是波斯國人。

(七)附錄五三十二波斯人與猶太人同守普耳節，但於帖九二十至二十八只有猶太人守這節期。

△附錄的時候

這幾段附錄是甚麼時候寫的，也很難定，不必是一個時候寫的，也不準是一個人的工作。有幾段一，三，四，六或許是漸漸發展成現在的樣子。二與五兩篇上諭，性質與別段不同，多半寫於埃及，與馬克比貳書很有相彷彿處。不過寫書的時候，仍不易定。能幫我們忙的是末段的附文，那裏說：「多利買與克利帕咄第四年，都西替烏 (Dositheus)，說他是位祭司利未人，與他兒子他勒米烏 (Protemaeus)，將這篇普耳節的信帶來。他們說這封信可靠，多利買烏的兒子列西麻庫 (Lysimachus) 在耶路撒冷將信譯好。」這樣以斯帖譯本一到埃及，就有這段附文，到埃及年代，是紀元前一百一十四年。這裏只提譯本，我們的附錄，仍未加入。附錄得人的信仰，加入正文之內，至少得二十餘年的工夫，這樣我們可以說紀元前八十年是他們最早的年限。紀元後九十年是他們最晚的年限。因為那年有幾段附錄已經見用於約瑟夫書之內。至於這些補錄，是誰寫的，更屬難定。多半是位留埃及國受希臘化的猶太人寫的。

△宗教思想

附錄所抱的是正宗猶太思想。他的神是創造天地，以及天下寶物的上帝(附三四)；他是無所不知(附三五，二十六，二十七)；管理一切的(附三三)，他是「萬神之王，萬主之主」(附三二三)；他是「至高至大的活神」(附四十六)；是「主」是「王」是「惟一的上帝」(附三十四)；他是亞伯拉罕的上帝(附三八，二十九)；也是以色列人的上帝(附三十四)；他選擇他們(附三九，十六)；拯救他們

(附三九)；恩待他們(附四八)；憐恤人(附六七)；聽他們祈禱(附六六，九)；他是公義的上帝(附三十八)；懲罰人的罪惡(附三十七)；憐恤人的痛苦(附三十，十四，三十)。

傳外與經次約舊

外傳引言

次經所包含的，是拉丁經典多於希伯來經典的文字，我們次經與普通次經所不同的，是將馬克比書，補入貳書之後，因見於許多希臘譯本之內；又將以斯拉肆書移入外傳之中，因他的性質與外傳相符。第二卷外傳，包含紀元前二百年，與紀元後一百年間未入經典的猶太文學。這裏有兩本皮耳克阿爸提 (*Prke Aboth*) 與亞希喀耳 (*The Story of Anikan*) 不在此文學範圍之中，也非啓示之類，我們特列在外傳之內，以作參考。此外有歷史撒督開碎文 (*The Fragments of a Zadokite Work*) 頗帶啓示書的性質，對於研究猶太末葉的思潮，甚有補益，所以也列於後面。

爲什麼寫僞書呢？就是因爲律法已經成立，沒有預言的機會，先知的精神，不得不藉着古人的名號，發洩出來。這樣寫外傳的，多因倫理的鼓動，他所根據的是上帝的公義。每遇危難時人便要問「審問全世的主不行公義麼？」記者的答復就是：「上帝當權，公理終必得勝。」這種信仰充滿於啓示文學之內。

傳外與經次約舊

以律法的眼光重寫古史

禧年書 (The Book of Jubilees)

外 傳 禧 年 書

禧年書是外傳裏面很要緊的一本書，沒有他，我們不容易曉得當時的宗教思想，啟示已經停止，律法認為至寶，再沒有先知講道的機會，受感的人們，不得不藉古人的名號，將他們的心思發洩出來。這本書多半是法利賽人寫的，他的原文是用希伯來文，年代在海克那斯受大祭司職（紀元前一三五年）以後，而在他同法利賽人分開以前（紀元前一零五年）。他的記者與歷代志的記者方法相似，歷代志的記者，是要用祭典的眼光，重寫猶太與以色列人的歷史；本書的記者是要用法利賽人的眼光，重寫創世至宣律當中的猶太歷史。他將時期分成禧年期，每個禧年期有四十九年，從亞當至宣律，一共是二千四百一十年。在他纂集的時候，用了許多民間的野史藉以解釋創世記與出埃及的故事。一遇難題，他便解釋，一遇缺點，他便補足，更將晚代猶太教的精神，輸入於古代故事之內。他的目的是教本國的同人，不受希臘的同化，而信律法有千古不變的價值。他說律法並非由摩西起始，摩西以前早已存在天上；他不但流行當世，也要延及永年。記者希望彌賽亞臨世，可他不出於利未支派，乃是出於猶太支派。這個國度是要漸漸的實現，不但物質更新，也要靈性改變，

必有新天新地臨在世上。罪與痛苦不再存留，人可以平安生活千年之久，死了在靈界享受永生。

△書的名稱

本書的名稱很多，希伯來文就有兩個：禧年書與小創世記。禧年書因為他將年代分成星期年與禧年。每個星期年有七年，每個禧年有四十九年，從亞當到宣律是四十九個禧年期零一星期年零二年，一共是二千四百一十年，以色列人進迦南是在第五十個禧年的末尾，即二千四百五十年。稱小創世記者，並非因為他比創世記的篇幅小，乃是因他注意詳細的條目。此外於譯本中又稱摩西啟示，因為書內所載受啟示的就是摩西。

△寫書的時候

禧年書多半寫於海克那斯受大祭司職以後（紀元前一三五年），又在他與法利賽人分裂以前（紀元前一〇五年）。本書是寫於馬克比族作領袖的時期，當在紀元前一百五十五年以後，先前作大祭司的是利未人，到約拿單才兼任大祭司的職務，況且猶太任大祭司職務的，只有馬克比族，根據麥基洗德的等次，代替了亞倫。這種舉動很受法利賽人的反抗，不過仍延長到海克那斯第二的時期（約瑟夫猶太古史十六卷六二）。向晚裏說本書總寫在紀元前九十六年以前。因為我們的記者雖是很正宗的法利賽人，還能擁護馬克比族的職權。到紀元前九十六年法利賽人與亞力山大亞尼烏決裂到極點，那還能有合作之餘地呢？這樣最合宜的時候是在海克那斯未與法利賽人分開，加入撒督該

黨以前，就是一百三十五至一百零五年之間。查理士將他定在紀元前一百零九至一百零五年當中。

△禮年書的史料

我們的集者，纂集這本書，用了許多早年的書籍與遺傳。最重要的是我們的創世記，此外有挪亞書。本書的七章二十至三十九節與十章一至十五節就是從挪亞書內引來的，集者依然保存他原來的形式。四章十七與二十一節，提到以諾寫書論及太陽的規程，年月的秩序，所根據的不過是以諾書七十二至八十二章。這幾本書以外，還有旁的遺傳外史，作我們集者的史料。

△寫書的方法

禮年書記者所用的方法，與歷代志記者相似，歷代志記者是要重寫以色列歷史，禮年書的記者是要重寫創世記書，他看有不合他思想的地方，便棄去或者是刪改。他所具的是法利賽人的眼光，所以他令祖宗們嚴守法利賽人的規則。記者以他的書為上帝特給摩西的啟示，藉以解釋摩西五經的隱密，上帝已經給了他的子民一個律法，這一本不過重新發表以前的舊律法。

△寫書的目的

寫書的目的，是要為猶太宗教辯護，反抗希臘文化的侵略，記者所具的理由，也很有意思，他看律法有永存的價值，不但將來永存，創世以前早已預備好了存在天上。始祖們所守的就是從天上抄下來的律法。因為有這律法，以色列人與異邦人不同，比他們高尚的多了，所以以色列人必須與

異邦人分開，方不失他們舊有的榮耀。況且異邦人，就是他們的仇敵，既是他們的仇敵，也是上帝的仇敵，所以他們應當仇視異邦。

△本書的記者

記者相信律法有永存的價值，主持嚴守割禮與安息日。要與異邦人斷絕往來，相信天使鬼魔永存不滅等項要道，多半是位真正的法利賽人。他擁護馬克比族，可是誇耀利未的子嗣，說他和他的子嗣「必作至高上帝的大祭司」，直到永遠。他讚揚利未遠超猶大（三十一至三十二章）。雅各臨死的時候，「將他與他父所有的書籍，全交與利未，教他保存傳授子孫，直到今日。」因此查理士想或者他也是一位祭司。

△宗教思想

記者相信上帝預定，也信個人的自由。「一切的判斷都已命定，記錄在天上的冊子上。」（五十三至五十四節）同時個人還有他的自由，「若是他們不遵行！」（五十三）還有不遵行的可能。所以記者警戒說：「要小心勿走他們的道，勿行他們的路，勿在至高的上帝面前犯罪受死。」人雖犯罪，痛心悔改，仍有得救的可能（四十一至四十五節），不過人的志願甚是懦弱，不易振興。必得蒙萬有的上帝祝福鞏固，才能去行公義（二十二）。

我們的記者以為罪源，是由於天使的敗落，與魔鬼的引誘，天使敗落交合民女（五一至五四），魔

鬼試誘，授以凶殺（七二十七）。前者洪水已經滅跡，後者可是要延及將來。這樣記者看罪是由他們而始，並非由亞當而來，亞當犯罪，個人出園，羣畜閉口，已經得了他們的果報。

我們的記者更重律法，他看律法是永存的，早已寫好存在天上，世人所需要的就是有天使，抄錄一本贈與他們（一二二十七）。以色列人既然有這樣寶貴的律法，還用甚麼新的思想來幫忙呢？也無怪晚代的聖者要警當世，不得不藉古代的名人，來發揮主見。我們記者格外注重儀文方面，即如割禮（十五二十六），安息（二十八，二十八），禁血（六十三，十四）。什一稅（三十二十），住棚節（十六二十九），禁與異邦聯婚等律（二十二二十）。

我們的記者，雖然擁護馬克比朝，想彌賽亞出自猶大，可是沒有述及他的重要處，他不過是天國的介紹者。「到那時嬰孩要學習律法，尋索命令，回到正軌」（二十三三十六），「人的日期延長，歲數增長，至千年之久。」（二十七節）「他們要生活喜樂和平，無撒但與破壞者，他們終日受醫蒙福。」（二十九節）天國時期完畢以後，緊跟着就是世界受審（三十節）。

我們記者未載身體復活，不過善人死後要享清福，「他們的骨骸地中休息，他們的靈魂滿有快樂，他們曉得上帝判決，對千萬愛他的人們顯出恩愛。」（三十三三十一）

記者相信天使，這裏有顯示的使者，有聖潔的使者，還有管理風雪雷電閃電光暗春夏秋冬等類的使者（二二），前兩種使者格外尊顯，他們與人同守安息，下級的使者不得享受那種幸福（二十八）。

我們新約中所注意的，多半是那高尚的二種，就是顯示與聖潔的使者。至於那管理自然界的使者，只有啟示錄提及，（七章一，二節）有風的使者，（十四章十八節）有火的使者（十六五節），有水的使者。此外個人有個人的使者，「保護雅各的比保護以掃的更偉大強健尊貴。」（二十五十七）馬太十八章十節所提保護兒童的就是這種使者。

記者也相信鬼魔，他們本是被遣教訓世人，施行公義的，（四十五）可是他們貪戀美色，入於邪途（四二十二），後來受了懲罰（五六）。他們很是「凶惡，生來是要破壞。」（十五）他們有權管轄世人（十六）。上帝本想將他們完全去盡，因他們的領袖馬斯提麻（*Mastema*）替他們求情，這才留下十分之一，好叫他們順着鬼王的意思誘惑全世（十八，九）。世人崇拜他們（二十二二十七），以他們為神，直到彌賽亞的時代，才失他們害人的能力（二十三二十九）。

我們的記者很重果報，古時律法眼還眼，牙還牙，仍未失他的效力。該隱為石所殺，「因他用石將亞伯殺死，也按公義為石所殺」（四三十一）；照樣埃及人沒於紅海，因為他們將以色列的嬰兒擲於河內（四十八十四）。這種思想按着字面，未免有些失當，按着精神，也有他相當的地位。新約所說：「種甚麼收甚麼」（加六七），就是這個道理。此種果報，不但施於個人，也更施於全國，不但應於今生，也更應於來世。等到天國臨世，上帝當權，萬人都要受審的時候，

「到那時主必醫治他的僕人，

他們必興起看見和平，
驅逐他們的敵人。」

「義人看見也必感恩，

滿心快樂永久歡忻，

見敵受呪惡報臨身。」（二十三三十三）

外 傳 禧 年 書

這種審判，不但施之於世人，也更施之於天使，凡在上帝面前敗壞行爲的，都要受他的審判（五十）。「天上地上，光中暗中，陰府深處，以及幽暗之地，」沒有不受審判的（五十四）。「他必按着個人施行審判，大人按着他的偉大，小人按着他的微小，個人按個人的行動。」（五十五）「他是不顧情面，不受賄賂的，：就是將世上所有的全交與他，他也不收取，也不看情，因為他是公義的判官。」（五十六）有這樣一位清明的判官，那怕他善惡還不明呢！

傳外與經次約舊

聖古傳

亞里斯提亞書信 (The Letter of Aristeas)

亞里斯提亞是位希臘人，在腓拉帖斐朝內 (Phiadelpus 主前二八五至二四七) 作官，他留心猶太考古學，給兄斐羅克提 (Philocrates) 致書，提及他與安德斯 (Andreas) 一同到過耶路撒冷。也說亞力山大圖書館主任底米丟 (Demetrius) 與王談話，論及猶太律法的緊要，應當繙譯一部存於館內。腓拉帖斐深然其言，立派使臣赴耶路撒冷去見大祭司以利雅撒，請他遣派七十二位有學問的長老來亞力山大繙譯經典。同時王應亞里斯提亞的請求，釋放埃及的猶太奴隸。以利雅撒見信選派七十二人擔此重任，他們帶着金字皮革的律法來到埃及。王設大宴七天，款待他們，考驗他們的才幹，七十二人無不對答如流。三日後底米丟將他們領到法臘 (Pharos) 島上，在那裏開始繙譯，凡他們意見相同的都筆錄於書，如此七十二日之久，工作完畢。底米丟在猶太人面前，誦讀全部譯文，沒不讚許稱頌。同時又給猶太每位領袖抄錄一本，大家起誓，禁人增減，凡不從的必受呪詛。此後將書呈於王前，王見了十分快樂，命將譯本置於館內嚴加保護。

△書信的性質

本書信說是當代一位異邦人寫的(十六)，他不明白猶太飲食的規矩(一二八，一二九)，與洗手的條律，還待詢問(三〇六)。所記的說是紀元前二七八至二七〇年間的事體，阿西諾義(Arsinoe)尙爲皇后(四十一)。書信的口氣好像事後成書。不過此信是否可靠尙有疑問，紀元後一五二二年就有畢法斯(Ludovicus de Vives)懷疑，直到現在所有的研究家均想書信裏面有許多資料與事實不符。書信並非當代的作品，有兩次記者無意中露出他是晚代的人物。於二十八節他提「先前埃及國王是慣於這樣的辦事。」於一八二節他提款待客旅以後加上這幾個字，「這種佈置直到今日，仍然保存」，頗露晚代的口氣。

記者對於當代的歷史不很清楚。他將腓拉帖斐在克斯(Nos)的敗北(主前二五八年)，認爲勝利；他說繙譯律法是經底米去提倡的(九至十一)，不知腓拉帖斐登位就將底氏放逐國外(二八三年)不久辭世。他居然使歷史家提亞磐浦(Theopompus)與小說家提亞待提(Theodectes)與底米去談話(三十四，三十五)，二人一則不能相識，一則早已作古(死於三三三年以前)。當代人不免犯這種的毛病。況且記者不是希臘人，全信的聲調，好像猶太人頂希臘人的頭銜。許多關於腓拉帖斐年間的事體，都是出於想像之中。

但我們不能說這個故事是完全沒有根據。裏面有些資料，發現於埃及的文牘之中，如官中的稱呼，特別的名辭，公文的格式，亞力山大的風化，似乎都甚可靠。我們很可以接收以下的結論：

一、舊約是在亞力山大城繙譯的，他的文字滿帶亞力山大的氣味。

二、先繙譯的是律法書，他的筆法一致，可以證明。

三、希臘律法是三世紀的前半譯出來的，文字與當代的文牘相符。

四、希伯來原文是從耶路撒冷帶來，當時交通便利，毫無難點。

五、希臘譯本爲亞力山大猶太人所歡迎，腓拉帖斐與當代的學者或許贊助此舉。

六、有猶太人到埃及幫助撒麥帖克第二 (Pammenichus II) (主前五九四至五八九年) 攻打古實人，這種事有埃及的文牘可以證實。

△寫書的目的

許若耳 (Schurer) 說的不錯，「寫書的目的，並非空寫歷史，乃是要顯明異邦的君王與他的使臣亞里斯提亞對猶太律法與猶太宗教，是何其尊重。」在他陳述猶太奴僕被釋放的時期，記者竭力使他的讀者，對於猶太民族與他們的禮節，發生善感。他描寫腓拉帖斐的好意，叫讀者好照樣仿效去行。在他形容耶路撒冷與聖殿的時光，記者立意使讀者曉得從如此美好的環境，所發生的宗教，何其可貴。在他形容王接見長老的一段，記者寫的很長，故意叫人看出他們的長老是何等知識充足，道德深厚。連王都不得不聲明從他們得了許多關於治國的方術。記者也盡力解釋律法，他承認有許多律法，似乎難明，如潔與不潔的畜類，不過內裏有深意存焉，下面就用比喻的方法，解釋其中的意

義，說這不過是個比喻，藉以導人行善而已。記者也要連合猶太與希臘的神學思想，使希臘人更易接收猶太的宗教。他藉着亞里斯提亞的口說：「猶太律，與王得智，從一位上帝，「他是創造保護一切的，萬人都崇拜他，我們是藉着天神崇拜。」（十六）還有一個目的，記者要將希伯來經典的靈感移入希臘譯本，叫希臘的讀者更加尊重。見三百一十節，這裏是異口同音承認他的威權，凡增添減少的，必受詛咒。有這些在我們眼前我們可以接收安得烈博士的結論：「記者的目的，是要彰顯猶太民族的高超，就是猶太的祭司，猶太的律法，猶太的哲學，與猶太的經典。」

△寫書的時候

關於寫書的時候，學者頗不一致，許若耳定他在紀元前二百年，溫德蘭（Wendland）紀元前九十六與九十九年之間，顧瑞慈（Graetz）紀元後三十三年以後。許氏所給的理由，是於亞里斯他布（Aristobolus）書內，提過律法是於腓拉帖斐年間譯妥，既然亞氏與腓羅米託同代（紀元前一七〇至一五〇年），本書當寫於一七〇年以前。可惜許氏所根據的亞里斯他布，多少學者皆不承認，既便承認，亞里斯提亞在他以前，或在他以後，尚有問題，所以許氏的結論恐難成立。何況書內所給的譯員姓名，多見於馬克比時代，而少見於早年的古書。書信的內容也與早年的狀況不符，猶太的律法現已流行（一一八），其中已經有了誤解（一四四）。幾個緣故都證許氏所定的年代恐怕太早。若是紀元前二百年太早，紀元後三十三年又恐怕太遲了。我們曉得約瑟夫用過此信，斐羅也許曉得，紀

元後三十三年書，恐怕難使他們承認，況且觀書信的內容，猶太仍未受羅馬人的侵伐，法拉島仍未成爲荒島，按斯特累波 (Strabo) 記載該島於該撒侵入後，變爲荒場。這樣最好將他定在紀元前一百三十至七十年之間。不過裏面仍有難處，書信有兩處稱律法爲聖經，這是晚代的記號，還有那比喻的解釋，也合於晚代的用法，或者書信的大半，早已寫就，成現在的狀況，是在基督教紀元以後。

△書信的記者

對於書信的記者，我們曉得的不多。他多半是位猶太人，從他的聲調與目的中，可以看出。他是一位亞力山大人，因而用比喻的解法，他通曉亞力山大的風俗文化。他是一位猶太宗教的宣傳者，從他辯護文中可以看出。他是一位抱實驗主義的人，少談深奧的學理，多言普通的實事。他解釋律法近乎法利賽人，不過他不是很嚴格的法利賽人。他注重心理學（一五五至一五六），特別是安眠的心理學（一六〇，一二三至二二六），也留心當年的社會狀況（六）。他的老家多半是在居比路，因爲他的兄長是來自那裏。

△書信的神學

本書信並不是講神學，可也顯出他神學的觀念，他看上帝與天神沒有分別（十六），他是獨一的上帝（一三二，一三九），給人生命（十六），他的威權顯於全地（一三二）。他是人生幸福的根源（一

百九十)，他叫人「分最大的惡，與最大的善。」我們靠他升高立品（一九六，二二六）。他是宇宙的主宰（十六，二〇一，二一〇），最大的神明（九十五）。至高的上帝（十九），全能的真神（一八五）。他是無所不知（一三二），滿有威力（十七）。他聽人所禱（一九二），滿有慈憐（二五四）。惟有他人常崇拜，以人為神的都是昏愚（一三四），何況那些埃及人「倚靠野獸，昆蟲，牛類給他們獻祭崇拜他們呢！」

本信的特色，是他對於猶太律法的觀念，他稱律法為聖經（一六八，一五五），神諭（一五八，一七七）。「從神而出」，「滿有智慧，毫無瑕疵」（三十一，二四〇，三十三），是以色列人的城壘，保護他們如同鐵城，使他們不與異邦結合（一三九）。包含倫理，遵守便有高尚的人格（一二七），一切律法皆為建立德性（一四四，一六八，一〇九）。有的似乎微細，有些難解，不過全為教人行善（一五〇）。

信內沒有論罪的道理，罪字只見過一次，而無特別的意義（一九二）。不過人人皆有罪的趨向，自然歡喜尋求快樂（一〇八，二二二至二二三）。「人人趨於放恣，喜好歡樂，因而不義發生，滿有貪慾」（二七七）。

△倫理思想

關於倫理思想，記者沒有什麼創作的思想。他很注意宗教與倫理的連屬，上帝為倫理的起源

(一八九至二百，二三五)。良善的生活，在乎嚴守律法(一二七)，「他的目的就是使我們能以一生行事，在人面前預備公義，記念全能的上帝。」(一六八)「人是這樣創造的，只能藉神的能力，接收善良，丟棄不義。」(二三六)人能行善，是上帝的恩賞(二三一，二二六，二三八，二四八)。

「美德是善行的創造人，是罪惡的破壞者。」(二七二)記者主持中庸之道(一二二，二二三，二五六六)。全律的精神，也顯於書內，「你既然不喜悅壞事臨身，喜歡共享好事，你就應本這個原理，對待你的百姓與罪人。」(二〇七)記者主一元說法，「上帝管理，保存我們。」他不贊成避世的舉動，雖然時常勸人禁慾正心(二〇九，二一六，二二一，二三八，二四八，二五六)。他注意公平，正義，節制，端嚴，柔和，信實，寬恕，孝慈，同情與饒恕。反對驕傲，不公，慌言，放蕩，縱慾，動怒，貪吝與怨恨。他的教訓可以用信裏的話，總起來說：「人生至善就是曉得上帝為宇宙之主，並且曉得我們至美的功業，不是我們作成，乃是上帝藉他的能力成全一切，引我們達到目的(一九五)。」

關於政治，記者只提君主政體，他有生殺的權柄(二五三)。但他要使他的天下穩固，必須藉着善良公義，使百姓知足(二〇五，二二五，二八三)。他應當用威力，造成理想的國度，使人民安居樂業，享受公平(二九一)。他應當留心各地的回報，保護人生，改善不義(二八三)。他應當謹慎官吏，勿使他們作惡殃民，殘害百姓(二七一)。他應當制服敗類(一六六，一六七)，善待臣僕(二五

八)。更緊要的他應當記念「上帝將榮耀資財，賜與一切君王，無人作王，藉着個人的能力。」（二二四）。

亞當與夏娃傳 (The Book of Adam and Eve)

亞當與夏娃傳，包含數種遺傳。這些是猶太的產物，又受了基督教的洗禮。直到現在，其原有的，與後續的，甚難辨認。這本書從出樂園起首，所說的樂園，不在天上而在地下，相隔只一道矮牆。夏娃到了西邊便作一夢，夢見長子殺死次子，夫婦十分挂心，有天使米迦勒向他們顯現，應許再生一子，代替次子，這才得了安慰。後來塞特果然誕生。他們在此留居十八年零兩月之久。

此後轉到亞當的牀前，他正害病，六十三個兒子都在牀前，等着祝福。塞特曾未有過疾病，見此光景，十分奇異。亞當述說個人的淪落與上帝的呪詛，他的哀聲激動了賽特。他應父親的請求與母親同赴樂園，在上帝前求生命油，給父治病，他們在路上遇見一個野獸，向他們射擊，賽特被咬，夏娃無能為力，只好以天譴恐嚇，才得了自由。他們的祈禱得蒙應允，上帝應許他們以後可得清心。

上帝叫他們立刻回家，六日之內亞當必死。回家以後，亞當責懲夏娃，說人類因他受詛，又叫他在兒女面前，訴說受騙的經過。夏娃陳述他們受騙的歷史，從起初直到被逐出樂園。當時上帝賜他們馨香的物品，食物的種子，復活的應許。

夏娃看見天上的美景，上帝臨園的時候，因為睡熟，未見主面。因諸天使的禱告，亞當得了赦

免，將他的靈魂交與天使米迦勒，在湖內洗淨，放於樂園，靜候末日又將他的身體，交與天使長，葬於樂園的左近，等候復活，這是傳記的大略。

△本書的名稱

本書一名摩西啟示，這是個誤解，以他爲禧年書了。因禧年書乃天使向摩西的啟示。還有一名稱塞特啟示，這也不算恰當，因爲塞特於本書中並不十分緊要。拉丁與俄文譯本只稱亞當與夏娃傳。這個稱呼似乎較爲妥當。我們本篇所根據的是希臘的摩西啟示，與斯拉夫的亞當傳記。

△寫書的時候

平日定書的年代，都是本書裏的內證，我們這裏的內證，是普通的，不過也很能幫助。一看他的內容，就曉得他是猶太的作品，他的聲調是拉比發旺前的聲調，裏面沒有反基督教的作用。他的神學思想，與末世觀念，是猶太晚代的，與以諾書相近。卽如摩西啟示內的生命樹與生命油，夏娃犯罪，湖水洗屍，七層天級，都與晚代的思想相近（參以諾書八三）。他的天使觀念比早年的猶太書籍，更見發展（參以諾書）。他的鬼學是基督教發源以前的鬼學，哥多林後書十一章十四節，就許是引用我們的底本。全書不帶基督教的聲調，許多基督教重要的名辭，不見於本書之內。審判世界者，不是基督乃是上帝。記者留心安息聖日，連復活的問題也與安息聖日相連。這樣的年代當在紀元以後，全書並不一致，最早的是摩西啟示，或寫於紀元後第一世紀的中葉或未

葉。此後又加上旁的亞當外傳，合訂成本，譯爲拉丁，添上補錄，又經基督徒潤色，便成拉丁譯本。現在的形狀，其年代或在紀元後三百年以前。

△書的記者

摩西啟示原來的記者，多半是位散居的猶太人。從希臘原文內看出許多希伯來的名詞來，關於此點，福克斯給了許多的證據。他的思想很有與保羅或斯拉肆書相仿之處，不過他不注意彌賽亞，這又是他與他們不同之點。他常提上帝的恩惠，然而他的觀點與保羅不同，他說上帝可憐人，「因創造他，」（摩啟三十七二）不是因爲「耶穌爲他而死。」（羅四二五，三十）他對於復活的條件，是「遠離一切的惡行」，這又與早年功賞的說法有所不同。記者也提獻祭，可是上帝饒恕亞當，並非因他獻祭，乃是因天使的祈禱，與上帝的慈愛（摩啟三十五至三十七）。關於婦人犯罪，禍及人類，他的看法與保羅相似（林前十一十；提前二十四；林後十一三，十三至十五）。林後十一十四好像從摩西啟示十七章引來。此外保羅所說的基督再來（帖前二十四），與三層天上的樂園（林後十二二），都與摩西啟示內所說的有些相似（參摩啟二十二與四十一；三十七五）。若是加里斯（Kabisch）以摩西啟示爲保羅引用底本，似乎說的太過，我們總可以說保羅，以諾貳書的記者，與我們的記者，相隔不算很遠。他們的思想環境也甚相仿，不過保羅的思想偏於基督化，以諾貳書偏於哲學化，我們的記者偏於遺傳化。這樣我們可以將希臘文的摩西啟示，定於紀元後第一世紀。他的記者

認爲散居亞力山大的一位猶太人。

△宗教思想

記者不注意聖殿與獻祭的事，好像蒙赦與獻祭沒有很大的關係。他的上帝觀念，是很幼稚的，近乎耶典裏的思想。上帝與始祖親口說話（摩啓八一；二十八；二十九五）；乘喙嚙啗來到樂園（摩啓二十三），生命樹前，設立寶座（摩啓二十二四），責備天使因他太寬（摩啓二十七四），又親手將亞當提起，親自看他們安葬（摩啓三十八三五至五）；先與亞當的靈性接談（摩啓三十九），又與他的屍體說話（摩啓四十一，三）。記者雖然保存這些古號，他對於上帝的觀念，還是離人太遠。上帝雖然屢次與亞當交談，可不藉創世記三章八節的法子，乃藉天使長的號筒（二十一）；逐出樂園，施行葬禮，都不是上帝親自的工作，乃是藉一般下級的天使。創世記三章二十四的喙嚙仍然保存，可是又添了許多旁的天使。這裏有四位天使長，米迦勒（Michael），加百列（Gabriel），烏瑞勒（Uriel），拉斐勒（Raphael）（摩啓四十一），有幾位撒拉弗 Seraphim，最重要的是給亞當洗屍的那位（三十三七三）。米迦勒專司死人的屍體（摩啓三十三三），其餘旁的天使長，也與晚代旁的猶太文學相同。此外有護身的天使（摩啓七二），在他們上去朝神的時候，夏娃受了引誘，這種天使多半就是新約中所提的護身使者（太八十）。此外記者注意爲死人祈禱，特別是義人與天使的祈禱，更有効力（摩啓三十五，三十六）。

關於審判與復活的道理，記者說的很是清楚，當上帝將亞當的靈魂交與米迦勒的時候，他說：「將他提到三層天上，留在那裏，直等我審判全世於那可怕的日子。」（三十七五）再者當天使長將亞當葬在亞當屍體的時候，上帝對亞當說：「亞當。」他的屍體回答說：「主，我在這裏。」上帝對他說：「我告訴你，你是土還是要歸土。但我應許給你復活；到復活的時候，你要與你的子孫，每人一同復活。」（四十一一，二，三）這裏也很清楚的說，靈魂所保存的地方，是在三層天上（三十七五；四十二），天是一共七層（三十五二），這三層天與未犯罪以前的埃坦，甚不相同。

傳外與經次約舊

以賽亞殉難 (The Martyrdom of Isaiah)

以賽亞殉難，現無單行本，不過是以賽亞升天裏的一段。以賽亞升天內分三部，即以賽亞殉難，以賽亞默示，與希西家證言，按現在的光景，以賽亞升天在紀元後一百五十年前，沒有存在的確據。這三部中，第一部是猶太人的作品，二三部是基督徒的作品，而後兩部更有意思。以賽亞默示（以升六至十一四丁）告訴我們第一世紀基督徒的信仰：如三位一體，基督臨凡，人死復活，七層天級。希西家證言（以升二十三乙）幫助我們曉得第一世紀末葉的教會歷史，教牧如何庸俗，信徒如何腐化。我們本篇注意的是以賽亞殉難（以升一至二甲，六乙至十三甲；二一至八，十至三十二；五一丙至十四節）。希西家先召他兒子瑪拿西與先知以賽亞，將遺囑授與瑪拿西（二一至三甲）。以賽亞告訴希西家，說他的言語絕難發生効力，因為瑪拿西必要侍奉畢勒耳（Belshazzar）神，將以賽亞用鋸鋸死（一六乙至十三）。希西家死後，瑪拿西果然作惡，為畢勒耳的奴僕，使以色列人作罪（二一至七）。以賽亞先退到伯利恒，後隱入山中，二年之久，與旁的先知因以色列人犯罪禁食祈禱（二十五至十六）。假先知畢吉拉（Belshazzar）曉得以賽亞的舉止，在王面前告他三款，說他預言耶路撒冷被滅，自稱得見上帝，摩西雖說無人能見上帝，依然存活；他稱耶路撒冷為所多瑪，稱他的君民為俄摩拉（三一至十二）。因此瑪拿西吩咐將以賽亞用木鋸鋸死，畢吉拉與旁的假先知在旁侍立譏笑（五一丙至十四）。

△本書的名稱

以賽亞殉難，不過以賽亞升天中幾段碎文，全書很有幾個稱呼，阿利金（紀元後第三世紀）稱他爲以賽亞啓示。第四世紀稱以賽亞升天。又稱以賽亞默示，原來此名或只用於六至十一章四十節。

西隆奴（Cedrenus）1110—11稱他爲希西家證言。

△寫書的時候

以賽亞殉難爲安波羅修耶柔米俄利根特士良游斯丁烈士（Justin Martyr）所引用，或爲希伯來書信的記者所知曉（見來十一三十七）。這樣以賽亞殉難不能晚於紀元後第一世紀，不然恐怕一位第二世紀的猶太人所寫的書，不容易爲基督徒的教父所接納。

△本書的記者

寫書的多半是位猶太人，以賽亞在瑪拿西手下殉難的歷史，曾見於猶太的他勒目書中，那裏所描寫的與我們這裏很是相似。拉比西門便阿採（Simeon ben Azzai）在耶路撒冷尋得以賽亞在瑪拿西手下殉難的歷史。瑪拿西將以賽亞定成死罪，因他自稱能見上帝（賽六一），但按着律法所載，無人能見上帝，尙能存活（出三十三二十）。這一段也告訴我們說，以賽亞在一棵柏樹下面避難，柏樹被鋸，以賽亞也鋸死裏面（伊巴麻思（Jebannuth）四十九乙）。還有一段同樣的遺傳，載於耶路撒冷的他勒目（撒哈準（Sarth 10））。這樣遺傳是猶太的產物，記者是猶太的子民，他所用的文字，也多半是希伯

來文了，關於此點，不少證據，裏面有幾個字很帶由希伯來繙譯的口吻，即如：「忘記」「瑪路基拉」(Malchira)「木鋸」等類。

△猶太與基督教文學中的以賽亞殉難

以賽亞殉難的遺傳，多半起於王下二十一章十六節。於撒哈準一〇三乙說瑪拿西將以賽亞治死。於伊巴麻思四十九乙說瑪拿西將以賽亞治死，因他說看見上帝。那裏說因他與摩西的話語相背(出三十三二十)，也說他是用鋸鋸死。這種遺傳已經流行於第一世紀，希伯來書信十一章三十七節所說的被鋸鋸死，也許是指着這個遺傳。第二世紀的游斯丁烈士所引用的，也許是這個故事，到第三世紀，引用這種遺傳的人就更多了。

傳外與經次約舊

啓示書

以諾壹書 (I Enoch)

外傳以諾壹書

以諾壹書非出於一人的手筆，也非屬於一個時期。其最早的資料，屬於早有的一本名挪亞書，包含六至十一章，五十四七至五十五二，六十，六十五至六十九二十五，一百零六至一百零七章。其次早的是十二至三十六章，還有論星期的幾段九十一至十，九十一十二至十七，多半寫於馬克比時代以前。夢中的異象八十三至九十寫於猶大爭戰的時代（紀元前一六五至一六一）七十二至八十二，紀元前一零年以前；比喻三十七至七十一與九十一至一〇四，在紀元前一〇五至六十四之間。

各段的記者或爲早年的哲士，或爲後來的法利賽人。其所用的文字，半爲希伯來文，半爲亞里麻文，與但以理書相似。其所論的題目尤多，如基督，天國，罪源，示阿勒，審判，復活，天使，鬼魔，曆書，星宿，並無一致的見解。

這本書爲十二始祖遺訓與禧年書的記者所引用，可見紀元前一二世紀已經得了他的尊嚴，至紀元後第一世紀猶大書的記者認他爲經書，到第二第三世紀仍有幾位主教這樣的看法，到第四世紀便

失了他的信用，不見流行於世了。

△書的內容

本書原分五段如下：

第一段一至三十六章 本段以比喻爲引言，論善惡的命運（一至五章），天使犯罪，人類腐化，天使爲人祈禱。上帝懲罰天使，彌賽亞臨世（六至十一章）。以諾作夢，爲墜落的天使祈禱，預告將來的懲罰（十二至十六）。以諾遊歷全世與陰府，見陰陽兩界的狀況（十七至三十六）。

第二段三十七至七十一章 是一段論以諾的比喻。第一個比喻包含三十八至四十四章，裏面論惡人的審判，善人的居所，天使長的職務，自然界的隱密。第二個比喻包含四十五至五十七章，論背教的命運，新天新地，上帝人子，義人的祈禱，公義的來源，聖子的智權，義人獲救，異邦歸主，死人復活，善惡分辨，七座金山，人子臨世，審判的深谷，降罰的使者，人受審判，鬼受責罰，異邦叛逆，選民歸國。第三個比喻包含五十八至七十一章，論聖者蒙福，諸天震動；天使量田，義人受審；強權受懲，義士蒙恩；天使臨世，洪水爲災；上帝應許，挪亞生存；撒但的職務，挪亞的升天。

第三段論天上的星宿（七十二至八十二章）。論日論月論陰曆年；十二道風，十二道門；地的四極，七山七水；月朔月望，日月相關；自然法律，世人作罪；天上的記錄，以諾的使命；分季の日

子，入時的星宿。

第四段論夢中的異象（八十三至九十章）。第一個異象見洪水（八十三，八十四），第二個異象見全世的歷史，從亞當至末日（以公牛比始祖，以羣羊比選民，以禽獸比列邦，以星宿比鬼魔，以人類比大使），（八十五至九十章）。先論天使臨凡，世人犯罪（八十六）。七天使長，臨世懲罰他們（八十七，八十八）。洪水滅世挪亞獲救（八十九一至九）；從挪亞至出埃及（十至二十七）；在曠野，進迦南（二十八至四十）；從士師至建殿（四十一至五十）；猶太與以色列兩國滅亡（五十一至六十七）。天使治世第一時期，從耶路撒冷被滅至選民回國（六十八至七十一）。天使治世第二時期，從古列至亞力山大（七十二至七十七）。天使治世第三時期，從亞力山大至亞蘭時期（九十一至九五）。天使長與背教的受審（九十六至九十七）。新耶路撒冷，外邦得救，義人復活，彌賽亞臨世，以諾傷心（二十八至四十二）。

第五段勸勉與應許，善人蒙福，罪人遭災（九十一至一百零四）。以諾警戒子孫（九十二，九十一至十，十八至十九）。星期的啟示（九十三，九十一至十二至十七）。警戒良善（九十四一至五），罪人遭災（九十四六至十二）。以諾傷心（九十五）。義人有望，惡人受苦（九十六）。罪人與求不義之財的必要受苦（九十七）。一切罪過記錄在天，禍哉罪人（九十八）。禍哉不法，禍哉惡人（九十九）。罪人相殘，天使受懲，義人遇救，罪人受苦（一百）。要敬畏上帝（一〇一）。審判可畏（一〇二）。善惡的報應（一

○三)。安慰義士，警戒惡人（一〇四）。

上帝與彌賽亞與世人同居（一〇五）。挪亞書的幾段碎文（一〇六至一〇八）。

△以諾書對於新約的影響

以諾書對於新約，甚有影響，不但思想有些關係，就連詞句也很相似。我們可以引用幾段作爲參考：十二四節說：「那些離開高天守護的使者……」（猶六有不守本位，離開自己住處的天使）。

「亞當的七世孫」（六八參猶十四）。「在永久的光明中行」（九十二四，參約壹一七，「我們若在光明中行。」）。「黑暗過去」（五十八五，參約壹二八「因爲黑暗漸漸過去。」）。「愛：也不要愛世上的好處」（一〇八八，參約壹二一五「不要愛世界和世界上的事」）。「生命樹」（二十五四至六，啟二七）。「穿白衣」（九十卅一，啓三五）。「那些居住在世的人」（三十七五，啓三十）。「我們因財富足有了資產」（九十七八，啟三十七）。「他們要與人子同吃赴筵」（五十七四啟三三三）。「在屬靈的主的四圍我們看見四個靈物」（四十二，參啟四六：「寶座周圍有四個活物」）。「他們晝夜不睡說」（二十九十三，啟四八：「他們晝夜不住的說」）。「執掌風的：靈」（六十九二十二，啟七一）。「八十六二節說：「並且我看見一個星從天落下」（參啓九一節「我就看見一個星從天落到地上」）。「萬主之主：萬王之王」（九四，啓七十四）。「地要交回所託於他的，示阿勒也要交回：陰府也交回……」（五十一一，參啓二十三三：「於是海交出其中的死人，死亡和陰間也交出其中的死人」）。「有能

的使者：掌權的使者」（五十九十，參羅八三十八「是大使，是掌權的，是有能的。」）「他們因他的名得救。」（四十八八，林前六一一說：「奉主耶穌的名：成聖稱義了」）。「照他自己所豫定的美意」（四十九四，所一九）。「那時痛苦要臨到他們，像臨到座難的婦人一樣」（九十二四，帖前五三）。「一切在你面前都是赤露敞開的，沒有事情能瞞過你」（九五，參希四十三「沒有一樣在他面前不顯然的，在主：眼前，都是赤露敞開的」）。「公義受選者」（八六指基督，使三十四「聖潔公義者」也指基督）。「你的祈禱：達到至高的面前，作為記念了」（九十九三，使十四「你的祈禱：達到上帝面前已蒙記念了。」）。「所有的審判他全交與人子」（六十九二十七，參約五二十二「乃將審判的事全交與子。」）。「所揀選的」（四十五指基督，參路九三十五「這是我兒子我所揀選的。」）。「當他們看見人子坐在他榮耀的寶座上」（六十二五，太十九二十八）。「我必使個人坐在他榮耀的寶座上。」（二〇八十二，參太十九二十八「你們也要坐在十二個寶座上」）。「承受永生」（四十九，太十九二十九）。「他們不生在世上倒好」（三十八二，參太二十六二十四「那人不生在世上倒好」）。

△宗教思想

天國 關於天國觀念，有物質化的，有精神化的，一至三十六章的天國觀念，是物質化的，這裏說：

「他們在世生活多年，

像你祖父生活一般。

他們度日無愁無疫，

臨近他們便無災癘。」（二五五六）

「那時義人都要脫身，

存活在世養子千人。

一切時日青春老年，

均得完成享受平安。」（十七七）

裏說：
與此相反的是精神化的天國觀念。他將物質化爲靈性，此種觀念，見於九十一至二零四章，那

「一切良善喜樂榮華爲他們而陳，

登記好了爲那些義中死的靈魂。

要賜各種好處報答你們的苦辛，

你們的命運遠超那些存活的人。」（一〇三三）

「你們義中死的靈魂要活着喜歡，

他們靈魂不滅，也不忘記於神前，

直到萬世萬代那怕他們謗訕。」（一〇三、四）

「因為你們必成爲天軍的伴侶。」（一〇四、六）

「因為你們必像天上的使者一樣快樂。」（一〇四、四）

這兩種觀念也發現於新約之中，撒督該人爲難耶穌所根據的思想，就是前段的物質的思想，他們以爲耶穌必無言可對，耶穌的回答乃根據後段靈性的思想，說：「當復活的時候，人也不娶不嫁，乃像天上的使者一樣。」（太二十二、三十；可十二、二十五）

彌賽亞 彌賽亞觀念，於九十章二十七，三十八節顯的很清楚，這裏說：「我見一頭白色的公牛誕生，有兩隻大角，一切田間的野獸與空中的飛鳥，都懼怕他，時刻向他祈禱。並且我見他們的世代完全變形，成了白色的公牛；第一位變成羊羔，那羊羔又成很大的野獸，頭帶黑角，羣羊的主因他與一切的公牛甚爲喜樂。」這一段的彌賽亞不過是羣羊之首，並無特別的使命，對於新約也無特別的影響。不過於比喻之中，有幾個名辭，如基督或受膏者，義者，受選者與人子，對於新約甚有影響。

關於基督與受膏者，這個名辭多用於君王與祭司身上，這裏專指彌賽亞。四十八節說：「無人携手扶起他們，因他們不認屬靈的主，與他的基督。」又說「你所見的這一切都爲供基督的權勢，使他在世有力有權。」（五十二、四）我們的新約稱耶穌爲基督，就是本着這種的思想。

彌賽亞又稱義者，三十八二節說：「當那義者在義人面前顯現時。」也說：「這事以後，這義者與受選者，要使他會衆的居所顯露，從此因屬靈的主的聖名，他們不再受人的阻礙（五十三、六）。也是根據這種思想，使徒行傳的記者用義者的名辭（使三十四，七五十二，二十一、二十四）。

還有一個名辭「受選者，」也初見於本書。四十五節說：「並且我聽見第二個聲音，稱讚受選者與被選的人，他們抱着屬靈的主。」又說：

「那日我所選者要坐榮耀寶座，考驗他們的事工；

一見我所選的民衆，他們的靈魂必要剛毅揚雄；

我必使我所選者居住在那些奉我榮名的人中。」（四十五三至四）

「因受選者站在靈主之前，

他的榮耀延及永久，

他的能力直到萬年。」（四十九二）

「他必判斷人的隱密，

在他面前難說謊言，

因他本着主的美意，

作受選者於靈主之前。」（四十九四）

這種彌賽亞的意見，很是清楚。路加所用揀選的名辭，也多半根據此處（路九三十五二十三十五）。

此外仍有一個名辭，代替彌賽亞，就是「人子。」四十六二，三節說：「我問天使——關於人子，他是誰？從何而來，怎麼與諸日之首同行？他回答我說：

「這是公義的人子，

公義與他同居，

他啟示一切的隱密。」又說：

「你所看見的人子，

要使君王力士離位，

要使強權失職，

要鬆開壯士的羈絆，

要擊碎罪人的牙齒。」（四十六四）

這樣一位人子，不但滿有公義，啟示奧密，也為義者代戰，治理他們，對於新約並非沒有影響。

示阿勒 於此示阿勒已經脫去舊約的衣服換上新約的彩色，善惡雖然同赴陰間，他們的結局，大

不相同。他說：「你們要曉得，他們（惡人）的靈魂，必要下到示阿勒，受極大的痛苦悲慘。你們的靈魂必進入黑暗繩索烈燄，受極烈的審判。」（一〇三七，八）十章十三節也說：「到那日，他們必被引入火的深淵；並且到痛苦的監獄，在那裏永久監禁。」

復活 復活的道理，雖然早有所見，於此則甚屬顯然，他說：

「到那日地必交回所收，

示阿勒交出所有，

地獄交出所囚。」（五十一一）

「因為到那日所選者要興起，

從中揀選公義與聖潔人，

因得救的日子臨近他們。」（五十一二）

魔鬼 魔鬼本為天使，因與民女犯罪，因在監獄（六至十六章）。他們兒女繼續他們作引誘人的工作（十六一）。這些就是我們新約中的鬼魔，他們有一種形體，歸撒但主治（太十二二十四至二十八），受罪的時期未到（太八二十九）。撒但於以諾書也佔緊要的地位，他有他的國度，可是歸上帝管理。他們引誘天使，誘惑世人（六十九 四至六），也有時升到天上，控告人類（四十七）。

十一始祖遺訓 (The Testaments of the XII Patriarchs)

十二始祖遺訓是約翰海克那斯未葉的作品，在他克服亞蘭以後，未與法利賽人破裂以前（紀元前一〇九與一〇六年之間）。記者是早年的法利賽人，一面忠心本黨的遺傳，一面稱讚海克那斯的人品。他看彌賽亞的希望已經實現，馬克比的領袖就是他的化身，將君王祭司與先知的職務連爲一個。與早年的遺傳不同，他承認彌賽亞從利未的子孫而生，記者看海克那斯就是彌賽亞，天國已經實現，畢勒耳神已經傾覆；異邦就要歸主，罪孽就要澄清；死人復活享受福樂，就在眼前。不料書一出版，海克那斯與法利賽人決裂，與撒督該人攜手。不到一二年，新王繼位，鄙陋殘酷，毫無人道，所以另有一位記者，頂先人的名義攻擊馬克比的首領，同時也要喚起民衆叫他們希望猶太的彌賽亞。我們看原書的希望，與當代的事實，好像他最大的貢獻，是關於彌賽亞思想的發展，其實不然，他最大的貢獻不在歷史，乃在倫理方面，對於新約的名辭與耶穌的思想，他有莫大的影響，他的倫理思想，是從舊約而生，可是遠超舊約之上。沒有他我們很難明白，倫理的觀念怎能從舊約達到新約那樣的高處。

△原本成書的時期

原本成書的時期，不難規定，流便教子說：要謙心與利未親近，好從他口中得着福祉……因爲

他有主所揀選的王治理全國（流遺六至十一）。這裏所提的就是祭司作王，很與紀元前第二世紀的馬克比王相似。下面的兩句更可證明這個結論，他說：「在他子嗣面前要屈膝，他們要爲我們打無形與有形的戰事，他們必在你們中間永遠作王。」同樣思想也見於西緬遺訓，那裏說：「但他們不能敵抗利未，因爲他們爲主爭戰，必要勝過你們的全軍。」（五）這樣大祭司不但作王，也是勇士，很與馬克比的君王相符。況且他要有一個新的名義（利遺八十四），只有馬克比的祭司有個新的名義，稱爲「至上上帝的祭司。」那麼這本書是甚麼時候寫的呢？記者是位法利賽人，他的書不能寫於海克那斯與法利賽人決裂以後，更不能寫於約拿單未稱大祭司以前，當在紀元前一五三與一〇七年之間。不過我們還可以正確一些，在馬克比的祭司之中，只有一位可以將祭司君王與先知的職務連爲一氣，那就是約翰海克那斯，我們的遺訓說：「並且他的儀容是可愛的，作至上上帝的先知。」最好我們定他在海克那斯的時期，就是（紀元前一三七至一〇七年）。我們還可再進一步；利未遺訓第六章十一節說：「但上帝震怒臨到他們至於極點，」這多半是指撒馬利亞被滅，若是這個說法不錯，我們可以將書定在紀元前一〇九至一〇七年之間。

△書的記者

記者是早年的一位法利賽人，他擁護律法，珍視殿儀，他希望天國臨世，死人復活。他教人清潔，自守，真實，饒恕，友愛，節制。他嚴守法利賽人的遺傳，接受馬克比的領袖。書中滿佈大同的

思想。因此我們可以承認書中之十有八九是出於他的手筆。他所引用的書籍也很不少，如舊約，便西拉，以諾書，雅各戰記，雅沙耳書，以及早年旁的傳記。

△書中的補錄

書中有些補錄，是後來加入的，有的是猶太人的手筆，有的是基督徒的手筆。這些補錄，各有他的用意。

一、猶太人的補錄 有些是寫於紀元前七十至四十年間，爲要推倒馬克比，擁護猶太的首領，這些有：

利遺十，十四至十六。

猶遺十七至十八（？）廿一至廿三，廿四至六。

希遺九

但遺五六至七，七三（？）

拿遺四

迦遺八

亞遺七至七

於這些章節中，記者描寫全國背道；聖殿荒虛，二次被擄，全國必因上帝或猶大所生的彌賽亞

獲救。此外猶太的補錄有：

《流遺二三至三二》。

《利遺十七一至九》。

《希遺六四至六七至八三》。

《約遺十五至十八》。

二、基督徒的補錄 這些補錄是爲推廣基督教的要道，其中最顯然有以下幾段：

《利遺十二乙》。

《利遺十六三，五丙》。

《猶遺二十四四》。

《約遺十九八，十一乙》。

《便遺三八甲丙，十九》。

△對於新約的影響

十二始祖遺訓對於新約的影響很大，特別關於倫理方面，登山寶訓，福音，書信，都顯他的感力。我們這裏只可提出幾段緊要的，作爲參考。迦得遺訓六三節說：「倘若有人得罪你，與他和平講話，不要心存詭詐，他若悔改認錯，便饒恕他。」參馬太八十五「倘若你的兄弟得罪你，你就

去趁着只有他和你在一處的時候，指出他的錯來。」迦得遺訓六七說：「倘若他不顧羞恥，恒心作惡，雖是如此，也要從心裏饒恕他。」參馬太十八三十五「你們各人若不從心裏饒恕你的弟兄，我天父也要這樣待你們了。」這裏新約受遺訓的影響，很是顯然。關於愛主愛人，但遺訓說：「要用你所有的生命愛上帝，要用誠心愛世人。」參馬太二十二三十七至三十九，「耶穌對他說：『你要盡心，盡性，盡意，愛主你的上帝；其次：要愛人如己。』」約瑟遺訓一五，六說：

「我被賣萬有的主使我自由：

我被擄他有力的手援助我。

我遭飢餓上帝親自喂養我。

我遇孤單上帝安慰我：

我有疾病上帝看顧我：

我在監獄上帝恩待我：

我受捆綁他解救我」這一段與馬太二十五三十五，三十六節所說的很是相仿。利未遺訓十四四

說：「律法的光賜與我們，為要照亮一切的人。」參約翰一九「那光是真光，照亮一切生在世上的人。」

利未遺訓六十一說：「但上帝的忿怒臨在他們身上，已經到了極處」（參帖前二十六）。便雅

遺訓四三說：「他們雖然要謀害他，他確以善勝惡。」參羅馬十二三十一「你不可為惡所勝，反要以善

勝惡。拿佛他利遺訓八八節說：「人有時候與妻子親近，有時候分開當心祈禱。」麥哥林多前七五「夫妻不可彼此虧負，除非兩相情願，暫時分房，爲要當心祈禱方可。」迦得遺訓五七說：「因爲依着上帝的意思真心悔改，必驅走黑暗；將心志引入救恩。」麥歌林多後書七十：「因爲依着上帝的意思憂愁，就生出沒有後悔的懊悔來，以致得救。」此外相仿的地方很多，因爲限於篇幅，不能多述。

△倫理的教訓

本書充滿了倫理的教訓，差不多每位始祖都有他注意的倫理。如流便遺訓戒淫六一說：「所以要謹防姦淫。」因爲姦淫裏，沒有知識，沒有敬虔，一切忌妒，都寓於淫慾之內。」（流遺六四）又說：「所以要謹防姦淫，淫爲萬惡之母，使人與上帝隔離與畢勒耳相近。」（流遺五三）約遺十八二節也說：「所以我兒，要謹防姦淫與愛財。」西緬遺訓戒妒，他說：「謹防欺騙與妒忌的靈。」（三二）又說：「所以我兒要謹防一切的怨恨與忌妒，也要存清心行走。」（四五）猶大遺訓提倡節制，他說：「不要順着情欲而行，不要心懷高傲；酒使我眼邪，樂使我心暗。」（十三六）又說：我兒不要飲酒，因酒使心離棄真理，激起淫念，使眼轉邪。」（十四一）以薩迦遺訓注意清心，他說：「現在我兒要聽我的話，要存清心而行，因我看清心是主所喜悅的。」（四一）希布倫遺訓提倡憐恤，他說：「現在我兒我吩咐你，要守主的律法，恩待你的鄰舍。」（五一）但遺訓反對奸惡，注意真實，

他說：「所以我兒，要脫離一切惡事，去棄怒氣與謊言，愛惜忍耐與真理。」（六八）又說：「所以我兒要守主的命令，遵他的律法，離棄怒氣，恨惡謊言，主好住在你的裏面，畢勒耳好逃避你。」

（五）拿弗他利遺訓注意律法，他說：「所以你要在上帝裏面聰明，謹慎，了解他的命令，通曉一切律法，上帝好喜愛你。」（八十）迦得遺訓反對憎嫌，他說：「所以我兒要謹防憎嫌，」（四一）「因為愛可使死者復活；恨可使生者受死。」（四六）又說：「公義驅逐憎嫌，謙卑毀滅妒忌。」（五三）所以他勸子孫說：「你們個人愛你們的弟兄，從你們心中除去憎嫌。」（六一）亞設遺訓提倡忠誠，他說：「所以我兒，你們要謹守主的命令，以真實的面目服從真理；」（六一）又說：「我兒你們不要像他們帶兩個面具，良善的與凶惡的。」（三一）約瑟遺訓主持堅忍，他說：「因為恆心是有能的符咒，忍耐成全許多好事。」（二七）便雅憫遺訓注意仁慈，他說：「你們要敬畏主愛你的鄰舍；」（三三）又說：「我兒你們要逃避惡行，嫉妒，恨惡兄弟，也要服從善良與慈愛。」（八一）這種倫理觀念，滿佈於全書之中。更可注意的是愛主愛人的要道，他將這兩條連為一氣，即如但遺訓說：「你要終身愛上帝，也存誠心彼此相愛。」以薩迦遺訓五二說：「但要愛上帝與你的鄰舍。」又說：「我愛上主，也照樣用全心愛每個人。」這種接連法，是在我們新約以前，就成了我們新約的前導（馬可十二三，三十一）。關於饒恕方面更是顯然，迦得遺訓六三至七說：「要從心裏彼此相愛；倘若有人得罪你，與他和平講話，不要心存詭詐，他若悔改認錯，便饒恕他。他若不認，不要與他生氣……倘若

若他不顧羞恥，恒心作惡，雖是如此，也要從心裏饒恕他……」這種饒恕弟兄，挽回友愛的連屬，就是我們新約所支持的，遺訓的思想或爲我們救主所熟習。（參路十七三）本書對於異邦眼界也寬，他說上主曉得各人的思念。（拿遺二五）上帝的律法光照萬人。（利遺十四四）他信主的使者不但爲以色列也爲所有的義人所禱（利遺五七），因而到聖殿重修的時候，不但以色列，連所有的異邦人也要在那裏聚集（便遺九二）。這種世界大同的思想，較比當代的禧年書就高尚的太多了。

△宗教思想

彌賽亞 古本中彌賽亞是出於利未支派，他先作祭司後作先知與君王。他是「謙卑公義」，「沒有過失」（猶遺二十四一），他是本新的名義，作新的祭司（利遺八十四），他爲至上上帝的先知（利遺八十五），也作萬國的君王（流遺六十一，十二），他與畢勒耳爭戰（利遺八十二；但遺五十），收回他擄去的俘虜（但遺五十一）。他必開放樂園（利遺八十），使義人享受快樂（但遺五十二）。他必使聖者吃生命樹果，使聖潔的靈附於身上。（利遺八十一）他必使聖者捆綁惡魔（利遺八十二），將他們投於火內（猶遺二十五三），「他作祭司時罪必止息，法外人不再作惡」（利遺八八九）。這種觀念在彌賽亞思想的發展史上，很有意思，差不多三十餘年的工夫猶太人捨棄了猶大支派的彌賽亞，將希望放在利未支派的馬克比族身上，直到海克那斯與法利賽人決裂以後，才又回到原來的思想，說彌賽亞必從猶大而出（猶遺二十四五至六）。

復活 記者信將來世人都要復活，先是以諾，挪亞，閃，亞伯拉罕，以撒，雅各以及十二支派，「然後所有的人民都要興起，有的享受榮耀，有的遭遇凌辱，」「主先審判以色列然後審判列國（便遺十六至八）。這種國度是今世的，也是永久不息的。」

鬼魔 本書與同代的思想相似，他信天使臨凡與民女接近，犯了大罪（流遺五六，七）。他信犯罪是由欺騙的君遣妒忌的靈，使他的心目發昏（西遺二七）。他看逃避惡魔的方法，只有親近上帝，所以說：「若是一個人逃到主前，惡靈便逃避他，使他的心目光亮。」（西遺三四）

傳外與經次約舊

西比利巫語 (The Sibylline Oracles)

西比利巫語原含十五卷，有三卷（九，十，十五）已經完全不見。我們所討論的是提阿非羅 (Theophilus) 所保存的幾段碎文，與三，四，五卷的合本。古時各國向老婦求問神諭的很多，西比利巫語也是根據這種心理寫成。因信他們的神秘古老，在人心裡很佔一份勢力。這些巫語原用希臘文字寫成，可他們最受歡迎的地方還是羅馬。一遇難處，人便參考這些巫語從中得安慰不少，有時保存巫語的人也要添寫一段為應當時的需要。可惜早年的巫語保存的無多，我們所曉得的，不過有他們的歷史。後來猶太人與基督徒要發揚他們的宗教，便藉這種方法，本西氏的名義，重修巫語。這些巫語很有他們相當的勢力。我們本篇所論的，就是這本猶太人修正的巫語，約為紀元前一百六十年至紀元後五百年間的產物。

△西比利

西比利是個人名，意思是「上帝的指導」。早年的寫家只曉得有一位西比利，後來演成數位，準是幾位也很難定，有人說三位，有人說四位，有人說九位，還有人說十位。最早的多半是伊利提瑞安 (Erythraean) 西比利。克利免說他在歐斐烏 (Orpheus) 以前與古斯丁說在特類 (Toy) 被困時期，隋達 (Suidas) 說在五百年以後。伊利提瑞安人相信西比利是牧人與神女的女兒。按早年的遺

傳，說他與亞波羅 (Apollo) 神有關，幼年的時光，父母就將他獻與亞波羅神。在世活了九世，後來死於亞波羅手內，他的碑銘在伊利提瑞安岸上存留多年，他的印像常見於伊利提瑞安金幣上。更有意思的是邱米 (Cumae) 的西比路，味吉爾 (Virgil) 說他已經活了七百餘年，尙有三百餘年的壽數；奧維得 (Ovid) 說亞波羅應許他無論求些甚麼，他都給他，他就抄起一把沙土，說：「我要生活像沙土這末些年。」此外還有許多旁處的西比路，因限於篇幅，我們不能盡述。

△早年的神諭

最早提西比路巫語的是赫拉頤利圖斯 (Heracitus)，他說巫語中含許多幽暗之事，如希臘市場的革命，與苗族所興起的背叛。柏拉圖 (Plato) 與亞里斯多德 (Aristotle) 提起巫語也甚尊重。此外有階達著過巫語總論。到底這些巫語何時斂起，共有多少，也很難定。到紀元前八十二年，京城失火，官本被燒，後又從各處斂回許多，不過他們的數目愈增，他們的信用愈劣，皇帝不得已焚毀了不少。

△猶太巫語

馬克比革命，引起許多人對於文學上的興趣，所以有多人寫書解釋猶太人在國際上的地位。同時有位猶太人看西比路巫語對於廣傳猶太宗教很有貢獻，便將許多老的巫語，斂在一處，重新修正，藉以發明上帝的神聖，與偶像的虛無。我們書中的第三卷就許是這位的手筆。這種巫語對於當

代的猶太人與後來的基督徒，定有很大的威力。他寫的年限多半在但以理成書以後，在紀元前一百六十年上下。

△猶太巫語的內容與時期

三段碎文保存於提阿非羅的文集之中，記者於此竭力發揮猶太人的一神思想，反對異邦的拜獸與拜像習慣。

第三卷共有八百二十九行，可以分成以下各段：

一至七行小引，西比路因受感痛心。

八至四十五行，偶像可憎，造世主爲真實的上帝。

四十六至六十二行，聖王主治，惡人受懲。四十六，四十七與五十二行略顯時期，或爲紀元前九十五年當多利買阿皮安 (Aplon) 將國授與羅馬時期，三人或爲馬利烏 (Marius) 蘇拉 (Sulla) 與

吉拿 (Cinna)。

六十三至九十二行，畢勒耳受懲，爲晚代的章節或屬於紀元後第一世紀。有人想是猶太人，有人想是基督徒的手筆。

九十三至九十六行，過渡的一段，或屬於基督徒的手筆。

九十七至二九四行得自伊利提瑞安神諭，述及巴比倫建城，泰坦 (Titans)，天神 (Zeus)，與

猶太的簡史。屬於紀元前一百六十年左右，提到埃及的第七王（一九二，一九三行），或指多利買斐羅米託（一八二至一四六年），又於一七五行提到羅馬被滅，適合於皮德那（Pydna）戰世以後（紀元前一六八年）。

二九五至四八八行，幾段普通神諭，難定時日，不過下面幾段，尚有規定的可能。

三一四至三一八行，似指埃及的內爭尤耳哲提於一五四年被擄。三二三至三三三行，或指安提歐庫毀殿紀元前一六八年。

三五〇至三五五行，似指米提拉德（Mithradic）的戰事，紀元前八八至八四年。

三八八至四百行，描寫紀元前一六二至一四二年的事。

四六四至四六九行，似指紀元前八九至八八年的戰事。

四八三至四八八行，迦太基（Carthage）與哥林多被毀，紀元前一四六年。

三六四至三六六行，四〇一至四三〇是早年的巫語。

三八一至三八七行，論亞力山大，或許得自波斯。

四八九至八二九行，述各國的災難，特述希臘被侵。稱頌猶太，並述安提歐庫攻埃及事，紀元前一七〇年（六一一至六一五行）。末日將到，彌賽亞出世，猶太人獲福，當中有一小段，警戒希臘的言辭，將他隔開（七三二至七四〇行）。另一段論彌賽亞的章節（七六七至七九五行）。末日的預

兆(七九六至八〇八行)。此後爲結論，這一段所顯的時日如下：

五〇八至五一一行，小亞西亞於紀元前二八〇年被侵。

五二〇至五六一行，希臘失敗，特於哥林多被毀以後，紀元前一四六年。

五七三至五八五行，猶太盛興於馬克比時期，約紀元前一四〇年。

六〇八至六一五行，特指紀元前一八〇至一七九年的事。

七三二至七四〇行，代表紀元前一四〇年的感想。總起來說九十七至八一九行，是猶太人的作品，寫於紀元前一四〇年寫書的地點，是在埃及。

第四卷共有一百九十二行。記者先描寫上帝爲靈感的來源(一至二十二行)，並寫義人的快樂與惡者的結局(二十四至四十六行)。記者想述及世界的十代歷史，不過述及兩代以後便轉到幾個國度的責罰(四十七至一五一行)。一五二至一九二行論世界末日，當中有一段勸人悔改(一六二至一七八行)。這一段所顯的時日，倒是清楚。一〇七至一〇八行，提到紀元後六十年地震後的老底嘉復興。一一五至一一八行，提紀元後六十九年耶路撒冷的內亂。一二五至一二六行，提聖殿被毀。

一一九至一二四行提尼祿(Nero)失蹤與紀元後六十九年的戰爭。一二八，一二九，一四三，一四四行提居比路的地震(紀元後七十六年)。這樣我們的第四卷當寫在紀元後七十六年以後，而六十九至七十年的事蹟，仍清清楚楚的存在記者的腦中，所以多少學子將他的時期，定在紀元後八十年左

右。寫書的人多半是一位猶太人。

第五卷共含五百三十一行。一至十一行論至哈德良 Hadian 的簡史。以下論各國的災難，如埃及（五十二至一一四行），亞細亞（一一五至一二六行），希臘以大利與別國（一二七至一七八行），埃及印度哥林多等處（一七九至二二七行），亞細亞色雷斯 (Thrace) 等處（二八六至三四三行），巴比倫等國（四三四至四八三行），埃及等國（四八四至五一一行），這是他的骨格。內中還有夾雜的幾段，如二二八至二四六行爲反惡的詩辭；二四七至二五五，二六〇至二八五行，寫猶太的榮美；二五六至二五九行，爲基督徒的補錄；三四四至三八五是末日的形容；三八六至四〇二行論惡人的責懲；四〇三至四三三行寫聖地被侵；五一二至五三一行論星宿戰爭。寫書的時候多半在紀元後一百三十年以前，當哈德良主治的時候。若是我們承認五十一行，時期仍得定的晚些。記者或許是位埃及的猶太人，也有人主持他是位埃及的基督教徒。

△宗教思想

猶太西比路唯一的目的就是擁護上帝唯一，上帝主治的思想。他是「唯一的上帝，僅有的君王，滿有能力，非人所造。」「他是全能，無像，監視所有的」（碎文一七，八）。他是「真實永在的。」（碎文二十，二十）他是「天上的君，地上的主。」（碎文一三十五）。他是「唯一」，「至尊」，「創造天地，日月星辰山海水泉」的神（碎文三三至五六）。他是「不朽永在的造物主。」（碎文三十七）

他是「唯一的君王，難解的上帝。」他是「自有無形」，「昔在今在永在」的真神（卷三十一，十二）。他是「大能的君王永存的上帝。」（卷三五十六，七一七）「惟有他是上帝，他以外沒有別神。」（卷三六二九）既然只有他是上帝，異邦所拜的就是虛無，他們沒有生機，沒有能力。埃及的神獸不過是欺人。易西斯（*Isis*）與撒拉皮（*Sarapis*）終歸無用，弗伯斯（*Phaëtes*）的靈感也等於浮雲。一切拜偶像的，都是偏離正路，走入邪途。他們不認識上帝，不曉得真理，終必歸於滅亡。

記者看上帝與世界有親密的關係，「他曉得一切，觀察一切，見證一切。」「他養育一切，；恩靈培植一切。」（碎文一四，五）他降風雨雪雹，地震瘟疫，警戒世人（碎文一三十二，三十三）。他「照管所有。」（卷三三十三）「擁護人生」，「為萬人之父。」（卷五三三八，五〇〇）「保愛萬人。」（卷三七二）。他將自己啟示他們，他也是公義的審判官（卷三七〇四），世上最公平者（卷三七二〇）。將來他必審判世界，使公義人享快樂，使作惡者感受痛苦。

末日審判，是記者最注意的題目。到那時上帝的震怒達到極點。必有烈火焚燒世界，好像火流從天而降（卷三五十四）；好像火質從地而出（卷三七十二）；好像火箭射在地上（卷三六七三，七九八）。那時「萬物都要變黑，幽暗遮蔽世界」（卷五三四九）；日月星辰全要失明（卷三八〇一；卷五三四六）；天上的萬象盡歸無有（卷三八十至八十三）；大星一個毀滅所有（卷五一五八至一六〇）。上帝自己必從雲中顯現，審判世人（卷五六十五，六十六）。世界末日有何預兆呢？人的罪惡必要加多，一個彗星必要

出現(卷三三三四)；雲中馬步交鋒(卷三八〇五)；世間殺人流血(卷五二二五)，畢勒耳出現，誘惑世人(卷三六十三至六十九)；婦人興起管理世界(卷三七十五至七十八)；這就是預兆。

這種審判是全世的，或是片面的，不很清楚。還有的地方，記者想審判不過就是天國臨世的一種籌備。彌賽亞要從天而降，設立天國(卷五四一至四三三)。在他的治下，義人享受太平(卷三七〇二至七三一)，田地豐收五穀(卷三七四一至七五一)。路途平直(卷三七七至七七九)，獸畜安樂(卷三七八五至七九五)，京城華美(卷五四二〇至四二七)，聖殿充實(卷三六五七，七七二)。這是他的盼望，也是他的主持。至終一切的不公，全要過去，公義的上帝管理世界。

摩西升天 (The Assumption of Moses)

摩西升天與摩西遺訓或爲兩本書，後來有人將他連成一本，稱爲摩西升天。後來摩西升天的內容失去，只餘摩西遺訓，仍存摩西升天的名目。因而我們這本書雖稱摩西升天，他的內容乃是摩西遺訓。這兩本書多半是紀元後七至三十年間的作品，摩西遺訓是用希伯來文寫的，紀元後一世紀末了，已經有了兩本合訂本的希臘譯本。於我們的經典中與早年的希臘寫家中常見引用（見使徒行傳七三十六；猶太書九，十六，十八；巴錄貳書；亞力山大的克利免與阿瑞金等人的著作。）一世紀至五世紀間，又有人從希臘文字譯成拉丁文字。我們的記者是位鎮靜的法利賽人，他很注意敬虔的宗教，反對浮淺的政治活動，他寫書是要挽回本國的同人，使他們丟棄政治而深究宗教。記者不是革命家，他所崇拜的英雄，也不是馬克比的領袖猶大，乃是虔心宗教的領袖以利亞撒。這本書寫於耶穌出世的前些年，他的思想也有些與耶穌相近，他看拯救社會不是藉着政治的革命，乃是藉着虔敬的宗教生活。

△本書的內容

於紀元前二千五百年晨，一百二十歲的摩西，將約書亞喚到床前，立他爲繼續者，同時將書傳授與他，令他小心保存（一）；約書亞必將產業授與百姓（二一，二）；必有君王首領治理他們，上帝

親自規定聖殿的所在(二三，四)；不過十支派必要分離(二五)；百姓必要事奉偶像(二六至九)，東方的君王(指尼布甲尼撒)必來焚毀聖地聖所，擄掠百姓(三一至三)；十支派與二支派必一同憂傷祈禱，記念摩西的警戒(三四至十三)；他們必流亡七十七年之久(三十四)。必有一人(指但以理)爲他們祈禱(四一至五)；其中有人可以回國，十支派依然留居異邦(四六至九)。後來祭司與奴隸必因管理他們的惡王(指安提歐庫與希臘化的祭司)，崇拜偶像，陷於罪內(五)，後有君王自稱祭司(指馬克比族)也必作惡(六一)；必有一人，不屬此族，繼續他們(指希律)虐待百姓，歷三十四年之久(六二至六)；他的子孫年限更少(六七)；必有一王，從西方興起，克服他們，焚毀聖殿的一部(指亞蘭總督法路斯 Varus)(六八至九)。必有君王興起，他們是虛假奸惡醉酒殘暴的(七)。必有奇禍復臨，世上的萬王之王必將承認割禮的釘於十架，將他們的妻子嫁與外人，使他們携帶偶像褻瀆上帝(八)。必有一人由利未而生，名爲他革叟 Taxo(指以利亞撒)將他的七子帶至野外，禁食三日，然後死亡，不肯干犯主的律法(九)。然後天國降臨，天使報復以色列的仇敵(十一，二)。至高的上帝必要興起，大陸震動，日月無光，他必懲罰列國。以色列必要蒙福，升到天上，觀看敵人受懲，感謝上帝(十三至十)。約書亞當保存這些語言，從摩西升天至上帝臨世，有二百五十時期(十至十五)。約書亞聞言十分憂悶，有什麼墳墓可以埋葬摩西？我約書亞怎能導引這六十餘萬以色列人，使他們不受亞摩利人的侵害？(十一)。摩西使約書亞坐在自己的位上，並且安慰他，叫他思念上帝的意旨

(十一)。

△寫書的時候

本書寫於紀元後七十年以前。因為聖殿仍然存在，按記者的意思，聖殿要存到天國降臨的時候（一十七，十八）。寫書的時候，聖殿定然沒有毀滅，不然連遷移會幕（二四），設立殿偶（二九），污辱聖殿（五三），褻瀆聖壇（五四）以及旁的關於聖殿的小事（見二八；三三；六一，九；八五），他都詳細提及，這樣毀壞聖殿的大事，豈能默然不提呢？這樣我們書最晚的界限是紀元後七十年。最早的界限當在紀元前三年，因為希律已經去世（六六），法路斯的戰事已經打完（六九）。本書是寫於紀元前三年與紀元後七十年之間。我們還可以更進一層，第六章七節說：「他（指希律）必生養子嗣，接續他的王位，主治的年數比他較少。」這個說法只能在亞居老（Archelaus）身上，旁的子嗣主治的年代如腓力與安提帕（Antipas）都比他較多。這樣這本書最晚的年代，是在紀元後三十年。我們的界限還可以更切一些，他說他的子嗣主治的年代比他較少，這件事多半是指亞居老被黜的事，亞居老為王不過十年，從紀元前四年，至紀元後六年，然後見黜，這樣我們寫書的年代，當限於紀元後七年至紀元後三十年之間。

△本書的記者

記者不是撒督該人，他相信上帝親自拯救以色列人，在世上建設天國，他信永生，惡人在地獄

受苦，義人在天上快樂（十，十二）。他對於撒督該人施以很烈的譏評。他也不屬當代的革命黨，因為他洞悉馬克比的一切運動，而對於他們的革命工作，完全讓過。他理想中的人物，不是馬克比的革命巨子，乃是忍受痛苦逃避深山，禁食祈禱的以利亞撒（九）。他並不希望革命有什麼成功，他相信上帝親臨懲罰列國，毀壞他們的偶像（十七）。他更不屬於清潔派，因為他書中滿佈國家的思想與希望，清潔派是個人的，倫理的，不注重國家思想的；況且清潔派不留心聖殿，不珍視牲祭，我們的記者對於聖殿，對於牲祭，都很留意。他既不是撒督該人，也不屬稱銳與清潔黨派，多半是位鎮靜的法利賽人，主持安靜克己，國家復興，與將來的審判。

△宗教思想

善功 我們的記者，關於這點，近乎古時舊約的思想，不近乎當代拉比的觀念。人得救不在乎工作，而在乎上帝的鴻恩，記者這一點與保羅相仿。他代表摩西說：「因為不是因我的德行，或我的能力，乃是因他的美意，憐憫忍耐，臨到我的身上。」（十二七）。不但個人如此，民族也是如此，非因他們的德行，乃因上帝的鴻恩，他們被選擇。摩西對約書亞說：「約書亞阿！我告訴你，不是因這民的善良，你可以剪除列國。」（十二八）這樣個人與國家的選錄，都是因為神的恩惠。上帝與以色列人的連屬也是根據恩惠，並非根據工作。神恩雖然這樣緊要，工作並非毫無地位，人必須各自負責。「所以那些遵守完成上帝律法的，必要增添發旺；那些犯罪不顧律法的，難得上面所

說的福祉，且受列國痛苦的責罰。」（十二至十二）

天國 天國的介紹，不是彌賽亞。也許是因那種帝國式的彌賽亞觀念，在我們記者心中沒有地位。介紹天國的是悔改的日期（一十八）。摩西死後一千七百五十年，紀元後七十五至一百零七年（？）上帝必拯救以色列全國。不但拯救猶大與便雅憫兩個支派，也要拯救以色列的全國。記者很注意以色列全國觀念，懲罰是分不開的（三五），應許與榮耀也是分不開的（三九；十八）。到那日他們的仇敵必要失敗（十八），以色列人必要坐在天上（十九），觀看他們的仇敵在地獄中受苦（十）。

摩西 摩西與猶太教有特別的連屬，從創世以前，他就存在，上帝立他為盟約的介紹者（一四；三十二）。他活着的時候，在上帝面前，常為百姓祈禱（十一，十七）。他在埃及及紅海與曠野，四十年的工夫在他們手內受了許多痛苦（三十二）。將死的時光，他選擇約書亞作他的後人為盟約的使者（十五）。他的死與平常人一樣（二十五；三十三；十二，十四）；不過沒有一處，從日出到日落，從南極到北極，可以配作他的葬所（十一，八）。他與以色列的關係，並沒有因死斷絕，上帝已經使他在靈界之中，為他們代禱（十二，六）。

以色列 以色列是上帝的選民，他特為他們，創造世界（一二）。創世以前他已預備摩西，作他與選民立約的介紹人（一四）。天國臨世以前，上帝預備崇拜他的中心點，就是耶路撒冷（一八）。這樣他們的民是聖民，他們的地是聖地，早有上帝的計畫存在。

傳外與經次約舊

以諾貳書或以諾密書 (2 Enoch, or The Book of the Secrets of Enoch)

以諾密書，現在所保存只有斯拉夫譯本，此書與更早的古實譯本，並非一書。爲便利起見，我們稱古實譯本，爲以諾壹書，稱斯拉夫譯本爲以諾貳書。按現在的情況，本書寫於基督教的起始，記者是位希臘化的猶太人；寫書的地點是在埃及。本書寫的既然這樣晚，又是寫於埃及，恐怕他對於我們新約，沒有什麼直接的影響，雖然裏面有些詞句與新約相似，可以幫助我們了解當代的背景。新約以後，教內教外，引用他的，頗有其人。如亞當夏娃傳、摩西啟示，與保羅啟示，西比路巫語，以賽亞升天，巴拿巴書信，利未，但，與拿弗他利遺訓，均露他的痕跡。

△原書的文字

本書的一大部份，是用希臘文寫的。三十三章十三節說：「我給他（指亞當）起名，從四方合組，從東從西從南從北。」亞當的名字就是希臘文東西南北的第一字母合成的（*anatole*, *dusis*, *arktos*, *mesembria*）這種巧妙的解法，恐怕不是由繙譯得來的。況且記者所用的年歷，是根據七十子的希臘譯本，說以諾生瑪土撒拉的時候，是一百六十五歲，並非根據希伯來原文，說是六十五歲。他重述申命記三十二章三十五節時，也是用希臘譯本，不用希伯來原文。不但如此，他引用旁的書籍，如便西拉與所羅門智訓，所引用的不是他們的原文；乃是希臘譯本。這樣我們很可以說本書的一大部份

是用希臘文寫的。

△寫書的地點

按現在的情況，我們這本書是寫在埃及，多半在亞力山大。他的思想很有與斐羅相仿的地方。

他主持無中生有(二十四二；二十五二)；人有七性(三十九)；創世以前，魂已存在(二十三五)；人性本善，可以看見天使，與極明的光亮(三十二)。他似乎不注意身體復活(六十五六)，不贊成指天宣誓(四十九一，二)。這些思想都是斐羅所主持的。再者他洞悉舊約文學，而無舊約的彌賽亞觀念，這又是希臘化的一個特證。他如十二章的日中飛蛇，獅足獅尾，頭似鱷魚，三十五章的創世秩序，意思新奇，形容圓滿，都顯他的埃及色彩，我們將他定在亞力山大，似乎合宜。

△時期與記者

既然十二始祖遺訓引用此書，此書當寫在基督出世以前。不過他所引用的也許是本書的古本。按現在的狀況，本書或寫於紀元前三十年，至紀元後七十年之間。此書當寫於紀元前三十年以後，因為他引用過便西拉，以諾壹書，與所羅門智訓。反言之，此書當寫於紀元後七十年以前，因為聖殿仍然存在。查路士博士將他定在紀元後一至五十年之間，他的見地，似乎可靠。

記者是位留埃及的猶太人，多半住在亞力山大。他是一位受希臘化的猶太教人，他相信永生，人人全要受審，義人得享永生，不再有工作，疾病，凌辱，憂患，需求，暴虐，陰夜，黑暗；只有

光明與生命(六十五至十)。到那時，義人必脫去屬世的夜服，穿上光榮的服制(二十二至八)。他相信祭祀，藉以諾的口說：「我兒，你們要學習給主獻祭，因而享受生活。」(四十二至六)又說「人因罪獻清潔的牲祭，他的靈魂好得醫治。」(五十九至三)六十六章二節也說：「要向真神，勿向啞偶屈膝，並將公義的祭物，帶到主的面前。」記者受當代思想的影響不少，「當他論地，罪，與死的來源時，隨便借用別國的思想。」

△本書的內容

以諾是主所喜悅的，有二天使向他顯現，令他與他們一同升天(一)。以諾訓子，教他們不拜偶像，不離上帝，不尋覓他，等他回轉(二)。天使將以諾帶到一層天上，看見大海，星王，冰雪，雲露的藏處，與他們的守護者(三至六)。以諾被帶到二層天上，看見被困的使者等候審判。他們因叛被囚，求以諾代禱，以諾甚感不安(七)。以諾被帶到三層天上，見各種的果樹與生命樹，天使告訴他，這就是義人將來的居所(八，九)。以諾被帶到本層的北方，一處很可怕的地方，極其黑暗，四面有火，週圍是冰，這是惡人將來的居所(十)。以諾被帶到四層天上，看見日月的軌道(十一)，與日中的怪蛇(十二)。天使指示他東西的日門(十三至十六)，與奏樂的天使(十七)。以諾被帶到第五層天上，看見背叛的天使，他們的同人已在二層受禁(十八)。然後他來到六層天上，看見管理自然與命運的使者(十九)。以諾被提到七層天上，見上帝高登寶座有天使階下侍候，撒拉弗口稱聖哉

(二十至二十一)。以諾屈膝崇拜上帝，上帝命米迦勒脫去他屬世的衣服，換上光榮的服制，與天使一樣(二十二)。以諾於三十日夜，寫畢三百六十六本書籍，凡天上地下的事件，以及靈魂的來源，將來的居所，無不論及(二十三)。上帝告訴以諾，他如何創造萬有(二十四至二十六)，使光暗分開(二十七)，使水相聚，有陸有淵，是第一日(二十八)。他又創造大軍，其性似火(二十九一至三)，天使長撒但背叛，上帝將他驅逐是第二日(二十九四至五)。上帝使草木生出，設立樂園是第三日(三十一，二)。上帝創造天上的大光，命日月管理世界，是第四日(三十三至六)。上帝造水中的游魚，上的飛鳥是第五日(三十七至十八)。上帝從七種原素中造人，指示他光暗二路，人在伊甸本可以看見天上的使者，可惜他們受了撒但的引誘，是第六日(三十一)。上帝又設第八日(三十三，二)，從此往下，不計時日。上帝又告訴以諾，說他是「永存的，非人手所造的。」也說：「我的智慧是我的謀士，我的言語盡屬真實。」上帝預先告訴他，洪水將至，挪亞留存(三十五)。話畢令他返回世界，三十日之久，訓育兒孫(三十六至三十八)。以諾將所看見的告訴子嗣，又授九福(三十九至四十二)；也告訴他們，「沒有人比敬畏上帝的人更偉大(四十三)。他教訓他們不要咒罵人，咒罵人就是咒罵上帝。獻祭是好的，但不要倚重過甚(四十四至四十六)。以諾將書交與子孫(四十七)，教他們不要指天地起誓(四十九)，不要報仇，只要廣施賙濟(五十至五十一)。又提七福七禍(五十二)。已死的聖人不爲活人代禱(五十三)。臨別的前一日，他告訴他們靈魂不滅，等候大審，連性

畜都要訴冤（五十五至五十九）。又勸他們獻祭，濟貧，免去罪孽，（六十至六十三）。多人聚於阿褚三（Achuzan）給以諾餞行，他勸他們保持忠信，敬候審判，審判以後，安樂無窮。以諾上升，子孫立壇，讚美上帝（六十四至六十八）。

本書與新約

本書成書，較新約略早，雖不能直接影響新約，其思想詞句，很有與新約相似之處，使我們容易了解當代的思想與背景，即如馬太五章九節說：「使人和睦的人有福了」，這裏說「培植和平的人有福了」（五十二一）。馬太五章三十四，五，七節說：「甚麼誓都不可起，不可指着天起誓，：不可指着地起誓，：也不可指着耶路撒冷起誓，：你們的話，是就說是，不是就說不是。」這裏說：「我不起什麼誓，不指着天，不指着地，也不指上帝所造旁的活物起誓，：若是人中沒有信實，叫他起誓，說：「是是或否否。」」（四十九一）馬太七章廿節說：「憑着他們的果子，就可以認出他們來」：這裏說：「從他們的工作，就看出那說謊的人來。」（四十二四）馬太十四章廿七節說：「你們放心：不要怕，」這裏說：「要壯膽：不要怕。」（一八；二十二；二十一三）馬太廿五三十四節說：「可來承受那創世以來爲你們所預備的國；」這裏說：「以諾阿，此地（指天堂）是爲義人設備：作永久基業的。」（九二）約翰十四章二節說：「在我家裏有許多住處；」這裏說：「到重要的時候：給人預備許多住處，好住處爲好人，壞住處爲壞人。」（六十一二）使徒行傳十四十五節

說：「是叫你們離棄這些虛妄，歸向那創造天地：的永生上帝」；這裏說：「不要向虛無的偶像下拜，；他們並未創造天地。」（二二）以弗所四章二十五節說：「你們要棄絕謊言，各人與鄰舍說實話；」這裏說：「心中誠實的人有福了，他必向鄰舍說實話。」（四十二）希伯來十一章三節說：「我們因着信，就知道諸世界，是藉上帝的話造成的；這樣所看見的，並不是從顯然之物造出來的。」本書說：「我發命：顯然之物，便從不顯然的出來。」（二十五）又說：「我告訴你：我從無中創造所有，顯然之物從不顯然之物。」（二十四）啟示錄一章十六節說：「他的面貌如同烈日放光；」參本書一章五節：「他們的面貌發光如同烈日。」再看啟示錄九章一節說：「有無底坑的鑰匙賜給他。」參本書四十二章一節說：「我看見掌管鑰匙的，與看守獄門的。」他如啟示錄四章六節的：「一個玻璃海如同水晶。」參本書三章三節的「一個很大的海，比世上的海還大。」啟示錄十章五，六節說：「我所看見的：天使：起誓說：不再有時日了。」本書六十五章七節說：「那時一切的時光告盡，年月止息。」又說：「必到一個不計時的時期，永無止息，無年無月無星期，無時日。」這是他們相仿之處。這些章節幫忙我們了解當代的宗教背景。

△宗教思想

創世 起初上帝從無中創造萬有（二十四二）。天地日月，天際七層（三十二，三）。天使，野獸，植物，世人。上帝創世，共用六日，第七日安息。因而歷史也要歷六千年之久，第七千年安息，第

八千年快樂，不再工作，不分時期（三十二至三十三）。

世人 世人的靈魂是創世以前就有的（二十三至二十五）。死後也各有他們的居所（四十九）。智慧由七種原料中創造世人（三十八）。上帝藉着四方給他起名（三十三）。人性本善，可見天上的天使（三十一至三）。他有自由曉得善惡（三十五）。因為不識己性，陷於罪惡，由罪而死（三十六）。將來必有審判（六十五至六），只有義人可以逃脫，享受永生的福樂（六十五至六十八）。他們的榮耀遠超日月（六十六至七）。他們的福樂，永世無窮（六十五至六十九）。惡人不然，必有地獄作他們的居所（十四，六）。

△倫理思想

本書的倫理觀念很高，我們可以引用幾段作我們的參考。

敬畏崇拜上帝的有福了……

公判孤寡，擁護冤屈，衣寒餓者有福了。

轉離左道，行走正路的有福了。

撒義種的人有福了，因為他必收成七倍。

爲人誠實的有福了，他必向鄰人說實話。

口含慈惠，唇帶溫柔的有福了。

了解主工，榮耀上帝的有福了。」（四十二至四十四）

「心無嫉恨的人有福了。」（四十四四）

「以口頌神，以心讚主的有福了，

張口污辱鄰居的人有福了。」（五十二一，二）

「開口頌祝上帝的人有福了，

用口辱罵呪詛的人有福了。」（五十二三，四）

「頌美主一切工作的人有福了，

污辱主工作的人有福了。」（五十二五，六）

「看顧下方，提携墜落的人有福了，

熱心尋毀人物的有福了。」（五十二七，八）

「看自己手中工作的人有福了，

看他人工作的人有福了。」（五十二乙七，八）

「堅守父親基業的有福了，

破壞先人規令的有福了。」（五十二九至十）

「培植和平慈愛的人有福了，

擾害愛慕鄰居的人有福了。」（五十三十一至十二）

「以謙卑的心口對人的有福了，

口講和平心懷利刃的人有福了。」（五十二、三，十四）

觀以上的章節，便知我們的記者主持殷勤，正品，堅心忍耐，善待鄰人，援助孤寡，開濟貧困。他也反對驕傲（六十三、四），提倡清心（四十五、三）。勸他們爲人恒忍，謙卑，誠實，無論處什麼境遇，要彼此相愛，度此一生，好承受那無窮的天國（六十六、六）。他看世人各有所長，惟有敬畏上帝的，無人超過（四十三、二，三）。

傳外與經次約·舊

巴錄貳書或亞蘭文巴錄啓示 (2 Baruch or The Syriac Apocalypse of Baruch)

巴錄貳書是組合而成的，寫於紀元後第一世紀的後段，他的記者是正宗的猶太教人，也代表當代保羅所反對的思想。本書原是用希伯來文寫的，後譯成希臘文字，從希臘文又譯成亞蘭文字。希伯來文現在只餘數行，保存於拉比著作之中，他的希臘譯本保存的略多，有的發現於紙草之中，有的保存於譯本之內。我們所根據的是六世紀的抄本，爲西里阿尼 (Serapion) 所發表，又經查理士譯爲英文文字。這本書是合組的，記者將紀元後五十至九十年間的數段毫不相干的文字，連爲一本，這些代表新約時代猶太思想，當代的猶太領袖，也是藉此擁護他們的宗教思想，反抗急進的基督教義。因此本書雖爲基督徒所保存，可未能通行於基督徒的社會之中。

△巴錄書的各種

1. 巴錄壹書，就是七十子希臘譯本中的巴錄書。
2. 巴錄貳書，就是我們現在所論的，或稱亞蘭文巴錄啓示。
3. 巴錄叁書，或稱希臘文巴錄啓示，爲第二世紀的作品。
4. 巴錄肆書，或稱巴錄遺言是猶太人第二世紀用希臘文寫的。

其中與貳書最有關係的，是巴錄壹書，壹書的一章一至三節，與三章九至四章二十九節的書

信，就許是重寫貳書七十七章十二，十七，十九節所說的書信，這封書信未載於我們貳書之中。

△本書的內容

本書可分七段，每段都有禁食，歷七日的工夫。

第一段（一至五）。上帝的話臨到巴錄，告訴他耶路撒冷必要暫時被毀（一）。叫他吩咐耶利米退出京城（二）。巴錄問主這個毀滅是否完全竟盡，宇宙是否歸於無有（三）。上帝說這種懲罰是暫時的（四二）。巴錄以為雖是如此，仇敵也要在他們的偶像面前誇耀，以為他們遠勝選民（五一）。上帝說不能，異邦人無可誇耀，因為毀壞錫安的並非他們（五二，三）。巴錄將眾民聚在一處，將消息傳與他們，禁食七日。

第二段（六至九）。第二日迦勒底人圍困耶路撒冷，但毀城的不是他們，乃是天使，天使先將聖器藏起，容他們進來將民擄去，將城暫時交與他們，巴錄禁食七日。

第三段（五十二）。上帝命巴錄告訴耶利米，叫他與俘虜一同去巴比倫，同時巴錄在耶路撒冷等候接收關於將來的話語，巴錄十分難受，他看「未生的或是生下來死了的，是有福的。」「爲什麼婦女生育帶苦，埋葬懷憂呢？」祭司應當將鑰匙交回上帝，說：「我們是虛偽的管家。」「地阿！惟願你有耳，塵哪！惟願你有心；好到陰府裏去對死人說：『你們比我們活的人更爲有福。』」然後巴錄禁食七日。

第四段(十三至二十一)。上帝應許保存巴錄到末日作見證。巴錄發出怨言，爲何善人受苦，爲何惡人亨通？上帝聲明將來的世界，爲義人而設，且說有福不在年高，乃在生活的品質與結果。巴錄又禁食七日。

第五段(二十一至四十七)。巴錄對於今生甚抱不滿，「若是只有今生：不能比此更苦」。他求上帝使末日速臨。上帝責備他，爲不明的事體懷憂，干涉他人的工作。又說必須預定的生命全都降世，末日雖近不能實現。巴錄訊及懲罰的性質，上帝告以將來時期，十分痛苦，共分十二時期，期盡彌賽亞降臨(二十九，三十)。巴錄將長老聚在汲倫，告以錫安將來的快樂。以後他看見杉樹與葡萄爲彌賽亞勝羅馬的表號(三十六至四十)。彌賽亞治世到能朽的世界過去，只有義人能享將來的福樂。巴錄召聚他的長子，親朋，與七位長老，告以他的死期將近，教他遵守律法，警戒衆民(四十四至四十七)。

第六段(四十八至七十六)。巴錄爲以色列人祈禱，然後有災禍的啓示。巴錄哀悼亞當的墜落，與他的效果(四十八)。巴錄得知復活以後身體的形狀(五十二)。此後巴錄見黑雲的異像(五十三至七十四)。他看見黑雲從海而生，遮蔽全地，滿含黑清二水，有電從頂上現出。他先降黑水，後降清水，一黑一清，共十二次。未了降極黑的黑水，較前尤甚，此後有電發現醫治全世。有十二道河從海流出，屬於閃電之下(五十三)。以下幾章是要解釋這個異象，黑雲就是世界，十二次黑水與

清水代表十次的亂世與治世。第十一次黑水指耶路撒冷被滅，第十二次清水指聖殿重修（五十四至六十八）。第末次黑水指刀兵，地震，天火，荒災，能逃避這些的，必爲彌賽亞所害，末次的電光指天國臨世，介乎能朽與不能朽的世界之間（六十九至七十四）。

第七段（七十五至八十七）。巴錄讚頌上帝的智慧與他的鴻恩，又得他離世歸天的啓示。他先將百姓召聚在一處，訓誨他們（七十五，七十六）。他警戒百姓，叫他們忠心到底，先知哲士都要過去，惟律法存到永遠。巴錄又修兩封書信，一封寄巴比倫猶太漢民，一封寄伯拉河那邊的以色列民衆。第一封書信，現已失落，第二封書信載於七十八至八十七章之間。

△寫書的時候

此書既然是編輯的，裏面包含不同的資料，他的年限也很複雜，不易清楚劃定。查路士博士經很長的討論之後，給我們以下的結論。書的多半是寫於耶路撒冷滅亡以後，如一至二十六，三十一至三十五，四十一至五十二，七十五至八十七。這些章節除一至八章，四十四章一至七，七十七至八十七章外，全是一個人寫的。這些章節應當與書中旁的章節分開，因爲他們的名辭與將來的希望不同。其餘的章節應寫於耶路撒冷未滅以前。內含三段啓示，就是三十六至四十章，五十三至七十四章，與二十七至三十章。猶太思想多半集中兩點，彌賽亞與律法，這兩個思想成反比例，一個增高，一個降低。很可注意的是耶路撒冷未滅以前的章節多注重彌賽亞，而少提律法；耶路撒冷被滅

以後的章節，則專注重律法而少提彌賽亞的希望。不但如此，紀元後七十年前的章節，對於耶路撒冷很是樂觀，七十年後的章節，對於耶路撒冷滿了悲觀的聲調。將各種資料斂在一處輯成我們的合本，總在紀元後一百年以後，而在一百三十年以前。

△本書的記者

這些章節的記者，都是法利賽人，他們相信工作，耶利米的工作如同城中的堅壘（二二）。義人因為他們的善工無所恐懼（十四七）。他們可以因為工作稱義（二十一、九；二十四一、二）。倚靠工作，可得上帝的答復（六十三三、五）。義人的香氣，由律法而生（六十七六）。記者的律法觀念，也是法利賽人的。律法是給以色列人的（十七四；十九三；五十九二）。他們「是一樣的高尚子民，從一位接受一個律法。」（四十八二十四）若是他們將法果種在心裏，必能於危難日保護他們（三十二一）若是他們違犯律法，必在主日報復他們（四十八四十七）。主的律法與他們同在，只要他們遵守律法，必不至於跌倒（四十八二十二）。主的律法，就是生命，他的智慧便為導師（三十八二）。其物質的天國與彌賽亞觀念，也露法利賽人的思想（二十八至三十，三十九七至四十，七十二至七十四）。有的說將來的世界為他們而設（十五七）；也有的說，現在的世界就為他們，一切仇敵必然淪滅（二十七，四十，七十二）。

△宗教思想

本書描寫紀元後第一世紀後段的猶太思想，他與我們的新約有同樣的背景，處同樣的環境。很能幫忙我們了解新約。

原罪與自由 人曉得善惡，明白律法，他們所以犯罪的緣故，是由於甘心，故意干犯主的法度（十五五至九；十九一至二）。人很可以清潔無過如耶利米（九一）。罪起原與亞當，他一跌倒，便成惡勢力的代表，反對光明，與律法作對（十八一至三）。亞當犯罪，便有了死，不然人可以常在世（十七三；十九八；二十三四）。不但有死，也有了憂愁，痛苦，疾病，邪情（五十六六）。傷及自己的心靈與天上的使者（五十六十）。這並不是說人沒有自由，他的道性依舊留存。

「因為雖然亞當首先犯罪，

使一切人早先滅亡，

但那些由他而生的人，

各人爲己預備將來的痛苦，

各人爲己選擇將來的榮耀。

所以亞當就是自己的原因，

我們也是自己靈性的亞當。」（五十四五，十九）

這樣各人掌管自己的命運，他可以選擇善，也可以選擇惡，「看哪，我已經將生死放在你的眼

前。』生死隨人自擇，這是巴錄貳書的主持，並不主持全世腐敗。

律法 記者很信個人有完成律法的能力，看巴錄那種自信的說法，與以斯拉肆書何等相反。他看人不能了解上帝的判斷，除非他們接收了律法（十五五）。上帝將律法賜與選民（七十七三）。違犯律法，他們被擄（七十七四）。所以律法不宜丟棄（四四四三），要服從他（四六六五），記念他（八十四八），這樣必得見錫安的安慰（四四四七）。雅各永不至缺少律師（四六六四），也不至缺少燈光與牧者（七十七六六）。這種思想到後來更見進步，律法使他們出險（三十二一），使他們成義（五十一三），使他們有希望（五十一七），使他們不跌倒（四八八二二二）。他們是從一位上帝接收同樣的律法（四八二二四）。

工作 記者主持工作。他們是因工得救（五十一七），因法成義（六十七六）。因法成義的（五十一三），可以安然接近上帝，上帝必垂聽他們的祈禱（六十三五）。他們更可離開世界，滿懷希望（四十二）。這種工作不但於己有益，也能福利全城（二二）；永垂不朽（十四七）。

彌賽亞與天國 彌賽亞的觀念，僅見於早年的章節。二十七至三十章的彌賽亞是被動的，他等着仇敵毀滅，天國建設，然後降臨。三十六至四十章與五十三至七十四章的彌賽亞不同，他要親自打敗仇敵，建設天國。這種天國不是永存的，乃是必朽壞的，介乎朽壞的與不朽壞的當中；可他的狀況是很嘉美的：

「當他使世上萬物降低，

平安坐在王位的時候，

喜樂必要現出，

安息必要發現。

醫治如露下滴，

疾病不再存在，

憂愁悲痛遠離世人，

喜樂湧出經行全世……」（七十三，二）

婦人生產不復覺痛，

腹中產子不再吃苦。（七十三七）

「到那時收割的不再知乏，

建造的不復覺困……」（七十四一）

天國完畢，彌賽亞歸天，義人復活享福（三十一）。善人享受快樂（五十四十五），惡人擲於永刑（五十九二）。

復活 四十九章二節至五十一章，解釋復活的形體，我們的記者說他們的形體沒有改變，地怎

樣接收，也要怎樣交回，好叫認識他們的人得以辨認。不過後來他們的形體必要改變，預備享受永久屬靈的福樂。

傳 外 與 經 次 約 舊

巴錄叁書或希臘文巴錄啓示 (3 Baruch, or The Greek Apocalypse of Baruch)

教父俄利根書內，曾提過巴錄有七層天際的記載，於我們舊有的巴錄書中（巴錄壹書與巴書貳書），都缺七層天際的說法，於一八九六年雅各博士（James）從英國博物院，尋得希臘文巴錄啓示一本與俄利根所提的有些相似，不過這本希臘文巴錄啓示不十分完全，只提五層天際，未提七層。雅各博士於一八九七年，將此書發表。以前我們曉得有一本斯拉夫譯本，爲諾法克比（Novakovic）於一八八六年發表，無奈更不完全，只提兩層天際。這兩本所代表的都是原文的簡本。按現在的情況，本書是本修正本，原爲猶太人的作品，後經基督徒弟的修正，全書爲紀元後第二世紀的工作

△本書的內容

巴錄爲以色列人傷心祈禱，有上帝的使者向他顯現，應許指示他天上的神祕（一）。天使將他帶到一層天上，看見牛面，鹿角，山羊足，綿羊臀的活物；然後他得知第一層天的面積，甚覺驚奇（二）。於第二層天上，他看見犬面鹿足的人物，這些是建造巴比塔的謀士（三）。於第三層天上，他見一尾大龍，活在惡人的體上，這是陰府。他得知使亞當犯罪的，是葡萄樹，直到現在他的果子使人失足（四）。巴錄得明陰府的眞性（五）。又見太陽中的怪鳥（六）。怪鳥一來使他驚慌喪膽（七）。他曉得太陽的冠冕必須日新，因爲人的罪孽，天天使他退色發暗（八）。巴錄又見月亮的車馬，得知他的行

動，以及夜間發亮的解釋（九）。在第四層天上，他看見廣大的平原，與一片大水，就是露水的積處（十）。他們來到第五層天，天門關閉。直到天使長米迦勒來的時候，門才開放；米迦勒進去將義人的祈禱與工作，帶到上帝面前（十一，十二）。保護惡人的天使請求脫離這種無味的事業，他吩咐他們安然等候（十二）。米迦勒出去，又帶油回來，將油授與那些記錄功德的天使（十四，十五）。米迦勒向那些未帶功德的天使訓話（十六）。天門關閉，先知與天使各歸原處（十七）。

△本書的記者

本書全部並非一人所寫，其中有修正的地方。這種修正的筆法，於第四章很是顯然，這裏的修正人是基督徒，使他將亞當跌倒的葡萄，與聖餐所用的美酒連爲一氣。一個使人跌倒，一個使人復興，裏面滿含基督教的名辭，此外顯基督徒手筆的就是收尾的幾段，那些攜帶空籃的天使，所反抗的，就是「不進會堂，不與屬靈的教父同在的人。」（十三四）也說，他們必因一種民而非民族的忿怒（指基督徒），他們「缺少知識，輕視上帝的命令，」傲慢宣傳主旨的祭司（十六二，四）。斯拉夫譯本說：「他們不聚在上帝的堂內祈禱，他們不祈禱只是咒詛。」這裏所描寫的，明明是指猶太人。修正人要藉此警戒他們，使他們速速悔改，同時也勸基督徒，叫他們對猶太人要恆心忍耐。除了這幾段修正的文辭以外，其他章節，多半出於猶太人的手筆。記者不一定是位靈悟派的（Gnostic）猶太教徒，如金思本所想（Ginzberg）的；他雖然主持神人中間的媒介，這種思想，也是猶太人故有

的思想（見多比傳與利未遺訓）。我們不能因此就說他屬於靈悟派，不過我們必須承認他的猶太教義，受些東方與希臘哲學的同化。

△寫書的時候

本書最早的界限，是以諾貳書（紀元後一至五十年），書中很露該書的威力。最晚的界限當爲俄利根的著作，因爲俄氏曾述及此書。若是本書一章二節所提亞比米勒的睡眠，是後來補入的，我們便可以將原書定在紀元後第二世紀的前段。基督徒修正文的年代，略難定一些，如果他的目的，是要導引猶太教與伊比亞（Ebionites）教徒歸依基督教，我們便可以定他在紀元後一百三十六年以後。

△宗教思想

七層天際 外傳中信天有七層的，很有幾本，我們可以將他引來，作我們的參考。

（一）十二始祖遺訓（見利未遺訓二七至三八）：

第一層天 有水火冰雪的聚處，與懲罰惡人的工具。

第二層天 光明，天使的聚處。又爲冰雪與火的寶藏。

第三層天 爲毀巴力天軍的居所。

第四層天 爲稱讚上帝掌權者的居所。

第五層天 有攜帶祈禱的天使居住。

第六層天 爲代人祈禱的天使長居住。

第七層天 爲上帝的居所。

(二) 以諾貳書

第一層天 大海，星主，冰雪雲露，與他們的使者(三至六)。

第二層天 幽暗，被囚待審的天使(七)。

第三層天 義人的天堂，北方是惡人的地獄(八至十)。

第四層天 日月與管理的天使，怪獸，讚美主的天使(十一至十七)。

第五層天 看守的使者，他們的同人於二層受罪；天軍(十八)。

第六層天 七隊天使，管理萬物與世人(十九)。

第七層天 爲上帝與天使長的居所(二十)。

(二) 以賽亞升天 撒馬路 (Sammael) 與他的天使住在天上。然後有六層天，各有寶座與天使，一級比一級高。以賽亞經過諸天，改變了形體，第七層天爲上帝與義人的居所。聖者的衣服也在這裏保存(七至十一)。

(四) 巴錄叁書，就是我們這本希臘文巴錄啓示。他提了五層天：

第一層天 一片平原，爲建築巴比塔的人所住。

第二層天 一片平原，爲建築巴比塔的謀士所住。

第三層天 大蛇，陰府，日月，與掌管日月的天使；怪鳥。

第四層天 平原，大池，禽鳥歌頌上帝。

第五層天 米迦勒從天使接收人的祈禱。

天使 本書最令人注意的，是他的天使觀念，天使處在神人中間，作他們的媒介。有天使長米迦勒接收人的祈禱（十一四），他將功德帶至上帝面前（十一九）。他也代替旁的天使朝見上帝，呈報人的功德（十四二）。他從上面取油分與天使，叫他們賞賜善人使那種的好的，收的也好（十五二）。同時他又吩咐那些與惡人往來的天使，懲罰他們（十六三）。這樣善人惡人，都有天使作他們的媒介。天使更分三班，有保護良善的，滿籃的花朵（十二一，三）；有保護好惡的，花朵毫無（十三）；有保護半善半惡的，他們的籃內不空不盈（十二六至八）。這種媒介的思想，可以追蹤於舊約（創十六七至十；二十一十七；二十八十二）。於被擄後更見發達（賽六十三九；但十三，二十一；十二二）。因人反對擬人的上帝，趨向超然的主宰。因將玄學的思想，擬作天上的人格。因受波斯國的洗禮，接收他們的理論。不過舊約裏只有一次，述及天使代人祈禱（亞一十二）。他們是代表上帝，並非代表世人。這種思想於舊約裏未得通行，於次經裏也不多見；最主持這種思想的，還是我們的外傳（參古實文以諾九三云云；十五二；四十六；利未遺訓三五；亞伯拉罕遺訓十四）。

始祖犯罪，使亞當犯罪的是葡萄樹；此樹爲撒但所種，所以上帝憎惡，禁止人取用。無奈亞當受了撒但的詭計，陷於罪中（四八）。剝去上帝的榮耀（四十六）。現在飲用葡萄酒的人，比亞當犯罪尤甚，因他們捨去上帝的光榮，自投水火。酒裏本無好處，反生各種罪惡（四十六，十七）。

以斯拉書 (4 Ezra)

以斯拉書，已經譯成數種文字，這些譯本，都是根據希臘譯本，希臘譯本又是根據希伯來原文。現存的有拉丁亞蘭古實，亞拉伯與亞米尼安等譯本。最要的爲拉丁譯本，拉丁經典所附錄的，就是這個譯本，由此又選入次經之內。我們現在所論的以斯拉書（或以斯拉啓示），就是次經中的斯拉書（又稱以斯拉書）的三至十四章。這本書是編輯而成，約於紀元後一百二十年發表。他所用的底本，有撒拉鐵啓示，約於紀元後一百年初版。存於本書的三至十章之中，包含前四個異象。此外有大鷹（十一至十二），與人子（十三）的異象，並以斯拉的遺傳（四五十二至五十三甲；六十一至二十九與十四）。編輯人將這些底本連成一氣，但未傷及他們本來的面目。他的目的，是要將這些故事，打入拉比社會，使他們在正宗的猶太教中，有相當的地位，所以他全稱他們爲以斯拉書。本書對於研究第二世紀的猶太思想，甚有貢獻，特別拿他與巴錄書兩相對讀，一個代表沙賣 (Shamai) 學派的威力，一個代表亞吉巴 (Agiba) 的影響。

△書的名稱

許多拉丁原本裏，將一至二章與十五至十六章，與我們的以斯拉書分開，共成三本，普通的佈置是：

一、以斯拉壹書 || 經典中的以斯拉尼希米。

二、以斯拉貳書 || 以斯拉肆書 一，二章 (次經以斯拉貳書 一，二章)。

三、以斯拉叁書 || 次經以斯拉壹書 (拉丁經典的以斯拉叁書)。

四、以斯拉肆書 || 以斯拉肆書 三至十四章 (我們這本啓示)。

五、以斯拉伍書 || 以斯拉肆書 十五至十六章 (次經以斯拉貳書 十五至十六章)。按這個說法，

以斯拉貳書 || 一至二

以斯拉肆書 || 三至四

以斯拉伍書 || 十五至十六

我們的以斯拉肆書。

於東方譯本內，其書的名稱也不一致。於亞拉伯與古實譯本稱以斯拉肆書爲以斯拉壹書。於亞拉伯與亞蘭譯本，未標以斯拉幾書。於所失的希臘譯本中，大約稱先知以斯拉書。因克利免與安波羅修引用均稱先知以斯拉書。

△本書的編輯

有人想以斯拉肆書是一人寫的，也有人想是由編輯而成的。很令我們注意的，是本書的起首(二二)，這裏說：「我撒拉鐵 (Salathiel) 也是以斯拉，撒拉鐵與以斯拉有什麼關係呢？我們不能說是原文的書法不清，也不能說記者的史學有限。最好的講解就是說原來這段啓示歸撒拉鐵，編輯

的人，將他歸於以斯拉，又添上這種解釋。這樣，我們這裏有底本，有編輯。至於撒拉鐵書的界限，與他同旁段的連屬，我們還得討論。

△本書的底本

關於三至十章，除了編輯的工作外，歸於撒拉鐵，似乎無大問題。所要研究的是其餘三個異象（十一至十四），引用這些的是撒拉鐵的記者呢，或是本書的編輯呢？大鷹的異象（十一至十二），好像單獨的一段，他的筆法與旁段不同。最注意的是他的末日觀念，與撒拉鐵記者的不同。他的政治觀念很重，他希望羅馬滅亡，天國在地上實現。撒拉鐵的記者主持兩個世紀，一個能朽壞的，一個不能朽壞的。他對能朽壞的世界，毫無希望，完全希望一個不能朽壞的世界。這樣我們可以說，鷹的異象多半是輯者從旁處引來的，人子的異象（十三），也可以這樣斷定，因為他也主持仇敵毀滅，天國在地上實現。不過他的觀念，與鷹象記者的觀念，也有不同，所以另歸一原。第末一段十四章的思想，與撒拉鐵的思想比較的相近，不過他的立身點是以斯拉，並非撒拉鐵，我們必得將他分開。這樣我們有四個底本（撒）三至十章，（鷹）十一至十二，（人）十三，與（以）十四。在這幾段以外，又見輯者的手筆，將各段連為一氣，在他編輯三至十章的時候，裏面或許用旁的原素，如四至十二至五十三甲，並六十三至二十九。栢克思博士稱他為「以」。

△寫書的年代

關於「撒」的年代，我們很有把握，於三章一節說：「城陷以後三十年，我撒拉鐵在巴比倫。」三章二十九節，又說：「三十年的工夫。」耶路撒冷陷於紀元後七十年，七十加三十是一百年。我們的底本「撒」發表的時候，或爲紀元後一百年，寫書的地點，或爲伯勒斯丁。

底本「以」是早年的遺傳思想，裏面不露紀元後七十年滅城的恐慌。多半成書於紀元後七十年以前。加畢斯將他定在紀元前第三十年。底本「鷹」約寫於杜密善（Domitian）主治的時期（紀元後八十一至九十六），或許略早在維斯帕先的時期（紀元後六十九至七十九）。關於底本「人」，他的解釋所披露的時代，當在紀元後七十年以前，他的彌賽亞觀念，比底本「以」略見發展，成書或在他以後，不過裏面含有很早的資料。底本「以二」寫於紀元後七十年以後。他詳細描寫以斯拉恢復律法，就露陷城以後的表示。大約寫於七十年與一百二十年之間，紀元後一百年，似乎離事實不遠。全部編輯成書，約在紀元後一百年至一百三十五年之間。不能早過紀元後一百年，因爲三章一節提，「城陷以後第三十年。」也不能放的太晚，因爲巴叩克巴（Bar Kokba）革命以後，猶太教與基督教兩相分裂，一本這樣書恐難打入基督教的社會。這樣，將全書編好，譯成希臘文，待希臘文有了聲價，使基督徒信任，必須有些年的工夫，栢克思將編輯的年代，定在一百二十年，（或略晚一些）似乎合宜。

△與巴錄書的關係

本書與巴錄貳書有親密的關係，兩個同引早年的底本，都論相類的題目，同用相仿的名辭，同爲二世的作品，同屬於啓示文學。不過意見不合，彼此互闕。柏克思博士想以斯拉書，屬於略舊一點的啓示學派，受沙賣一黨的影響；巴錄貳書屬於略新一些的正宗猶太教的思想相符。譬如以斯拉書七章一一九節新派答復舊派，新派的結論，更與晚代的正宗猶太教的思想相符。譬如以斯拉書七章一一九節說：「亞當阿，你作了何事？因爲犯罪的雖然是你，墜落不屬於你自己，也屬於我們，作你的子孫的。」這樣亞當犯罪，與全世界都有關係。此種思想完全爲巴錄貳書所否認。他說：「亞當，除了自己不是旁人的原因，我們各人也是各人自己的亞當。」（五十四十九）

本書的內容

第一個異象（三一至五十九）記者打撒拉鐵的口氣，城陷三十年以後，爲耶路撒冷悲哀（三一至三）。他不明白公義的上帝，怎能使這樣的事體發生呢？以色列自然有罪，比他惡的國度，爲何得以留存呢？（三四至三十六）。天使的答復是連眼前切己的事體，尙不了解，怎能曉得上帝的作爲呢？（三二至十二）。人是屬世的，是有限的，不能了解無限，與天上的事體（四十二至三十一）；現在的世界將要過去，一切問題都要在來世解決（四二十二至三十二）。那末，末日何時來到呢？答復是等待預定得救的人滿了（四三十三至四十三），時光已經過去大半（四四十四至五十）；是否在他活着的時候，末日降臨，天使也不曉得；末日必有預兆（四五十一至五十三），收尾（五十四至十九）。

第二異象(五二十至六三十四)。禁食七日後，撒拉鐵又發怨言，爲何將選民交與惡人(五二十至三十)？天使仍然答復人不了解眼前的事體，更難明曉上帝的慈愛(五三十至四十)。末日以前死去的人，當怎樣呢？答復是他們的命運，於來世上帝的計畫中，與活人有同樣的地位(五四十一至五十五)。使現代過去，介紹新時代的惟有上帝(五五六至五六六)。不朽的時代，要繼續現代的帝國(六七至十)。又論末日的預兆(六十一至二十八)，後收尾(六三十至三十四)。

第三異象(六三十五至九二十五)。先知又禁食七日，完成二十一日的禁食(六三十五至三十七)。若是世界是爲以色列人造的，他們爲何不能承受(六三十八至五十九)？現世的腐敗，使到極樂世界的道路狹窄難通(七一至二十五)。又論暫時的天國，與世界的末日(七二六至四十四)；以色列蒙召與公義問題(七四五至九二十二)；然後收尾(九二十三至二十五)。

第四異象(九二十六至五十九)。先知奉命到阿兒達提(Ardath)，七日之久，只用菓蔬(九二十六至二十八)。然後祈禱上帝，上帝將律法交與以色列人，他們未能遵守，受律法的工具，必要滅亡，惟律法存到永久(九二十九至三十七)。祈禱之間，見一可憐的婦人，因子悲哭，先知安慰他，告以他的痛苦，遠遜於被毀的錫安(九三八至三十四)。忽然間，婦人不見，有錫安由天而降，天使顯現，解釋異象的意義(九三十五至五十七)，然後收尾(九三十八至五十九)。

第五異象(大鷹十六至十二)。先知夢見一隻大鷹，有三頭十二翅，由海而生，用翅遮地。

翅中又生小翅八隻，他站起來，令各翅互相休息，輪流而治。有翅從右邊興起，治理全世。又有第二興起，代替首翅，如此各翅輪流治理。後來十二大翅與些小翅，全然不見，只餘三頭與六隻小翅。再後當中的頭與左右二頭連絡吞滅小翅，治理全世。後來此頭不見，左右二頭治理，右頭吞滅左頭。正當這時有獅子從林內跳出責備大鷹，不久大鷹爲火焚滅，有天使解釋意義。

第六異象（人子十三一至五十八）。於狂風暴浪之中，有人子出世，四方有人與他對抗，他刻了一塊大石，站在上面，用火與風將敵人毀滅，然後他下來將和平的百姓，聚到旁邊。異象的解釋如下：人子就是彌賽亞，大石就是耶路撒冷，敵人代表列國，烈火代表律法，和平的百姓，代表以色列的流民，彌賽亞必藉他們與猶太的選民，建設天國。

第七異象（十四）。第三日以斯拉坐在樹下，聽見一個聲音，叫他追念聖經，因爲歸天的日子將近。世界共十二期，九期半已經過去。他去以後有誰代替呢？上帝叫他隱退四十日，請五位善書的人，將他所聽見的筆錄下來，有的叫他披露，有的叫他隱藏；上帝感動他，使他回憶以前的律法，四十天之內，寫完九十四部法典，其中有二十四卷叫他要發表，有七十卷叫他於哲士中保存，事畢以斯拉被主接去。

△宗教思想

本書是編輯而成的，他的宗教思想，也可分開而論。

(一)撒拉鐵段的宗教思想 記者相信上帝是惟一的，只有他創造世界，察判萬民(六六)。他揀選以色列人(五二七)，與他們立約(三十四)，爲他們創造宇宙(六五五)，爲他們預備法典(三十九)。上帝既然這樣愛惜以色列人，怎麼還叫他們受懲呢？若是因他們有罪，敵人罪孽不是更重的多麼？不然就是律法沒有救人離罪的能力(九三十六)？記者的答復，是人的知識有限，上帝的道路無窮，現在的世界，不久過去，一切的罪孽，全要止息，上帝憐愛以色列人到底。

記者最大的希望，是在末日。他看現在滿有罪孽，愁苦不堪。到後來腐敗必要過去，衰弱必要剷除，欺詐必然剪斷，公義發生，真實必然興起(七二四)。不過記者的問題，並未完全解決，因爲末日還是使少數人快樂，使多數人生憂(七四七)。對於這種問題，記者沒有解答，只好說少的可貴，多的可賤就是了(七四九至六十一)。

記者看人人有罪(八三五)，罪是由於違法(九三十六)。違法使人與上帝隔離(七四八)。罪的來源由於亞當，亞當違法，人人有罪(三二一)；罪的效果，就是悲傷(四二七)。

旁的底本的宗教思想 這裏面最老的是「以」底本。他所論的就是末日。他先提彌賽亞未來以前的凶兆(四五十六至五十三甲；六二一至二十二)，復提世界的末日(六十三至二十，二十三至二十四)，再提天國的幸福(六二五至二十八)。他這裏所提的天國，原來也許指着地上的天國。大審以後，義人在世，可以享受長久的安康。

於「鷹」底本（十一，十二）。他的末日觀，是政治的一切的罪惡，全集中於羅馬。彌賽亞臨世，如同獅子，毀壞羅馬，然後設立天國在世。

於「人」底本（十三）。記者注重律法，彌賽亞毀壞仇敵所用的利器，不是旁的，就是律法（三十三十八）。律法是滿有能力的，因守律法，將來十個支派，才能回國（三十四十一）。

於「以」底本（第十四章），記者的彌賽亞觀念，更可注意，他早已存活在天，有蒙召的人四面環繞，將來以斯拉同被接上天去，與他們同在。記者分世界為十二期，九期半已經過去，末日不久快來（十四十一，十二）。

編輯人的宗教思想 將這些底本連為一氣，加以修正的，是我們的編輯人。在他編輯的工作中我們看出他的思想。他看先有凶兆，後有彌賽亞降臨，與義人在世，享受福樂，至四百年之久。他必懲罰仇敵，收回選民。彌賽亞死後，萬物止息，末後有復活與審判。

傳外與經次約舊

詩篇

所羅門詩篇 (The Psalms of Solomon)

所羅門詩篇，共含十八篇，爲紀元前五十年左右的作品。本書與許多旁的猶太文學，收入基督教的叢書中，有時在舊約外傳，有時在新約外傳，不過他們的勢力，在基督教內不算很深，也不很廣，幾乎爲人所忘記，直到十七世紀的起首，才有人注意他們。紀元後一六二六年路約翰 (John Louis de la Cerda) 發表了一本叢書，其中有所羅門詩篇在內。本書原是用希伯來文寫的，不過現無希伯來文原本存在。只有幾本希臘譯本。近又得一本亞蘭譯本，也是繙譯希臘譯本。

△寫書的時候

關於寫書的時候，旁的文字不能幫我們甚麼忙，我們只好倚靠內容。按他歷史的背景，與他所顯的思想，似乎與紀元前五十年相符。他所描寫的領袖，多半就是羅馬的龐培，他從西方而來，死於埃及（紀元前四十八），詩篇裏許多思想，都與他的時代相符，所以將詩定在紀元前五十年左右，似乎合式，這並非說每篇的內容，都顯的這樣清楚，不過他們同顯一種的聲調，同表一種的性質，若不是一人的手筆，也是同代的產物。

△寫書的人物

記者相信以色列比較的公義，異邦人比較的刁凶（一一；二一云，二十四云云）。不過以色列人也未能達到他們的理想，其中很有些人顯出他們的凶惡（一四；十七三十二）。這樣以色列人之中可分兩黨，一黨是公義（二三十八；三三至八），虔誠（三十；四一、七，九），貧窮（五二，十三），無罪（四二五），敬畏上主的（二三十七；三十六）。一黨是不義（十二六），多愆（二三十八云），叛逆（四二二），褻瀆（四一），討人歡喜的（四八）。記者將自己列入義人之內，若是我們能以清清楚楚的將這兩黨分辨出來，便明曉寫書的人物。不過在我們分辨的時候，不可太拘於文字。近來有種惡人很是發達，他們得了資財勝利，因為發達，他們驕傲自持，褻瀆上帝（四十四，二十四），放縱情慾（二三三至十五；四四云云），侮辱聖所（一八；二三；八十二，二十六），敗壞祭物（二三；八十二）。他們比異邦人還惡（一八；二十一，八十四），尙帶可敬的樣子（四二；十一，二十五），假冒爲善（四二十二）。他們雖比貧人豐富（十二四；十五七），終無好的結果（十四四云云；十五十一至十四）。看他們侮辱祭物的舉動；好像與聖殿有親密的關係。記者還提他們一種罪狀，就是使非大衛的子孫爲王（十七七，八）。這些顯然是晚代哈斯摩族的親信人，此族從亞里斯他布稱王（紀元前一〇四），直至亞里斯他布第二，爲龐培（Pompey）所廢（紀元前六十三）。

與這班罪人相對的，有貧窮的義人，他們不主持政治活動（十二六），認痛苦爲上帝的訓練，安

然忍受（十四一；十六十一），等候將來的賞賜（十三九至十一；十四三）。他們希望應許成就（十二七），彌賽亞降臨（十七三十三云云），藉着神力統治列國（十七三十七）。這種人的特性是戒淫（十六七），守法（十四二）。從所引的幾段，我們不能確定寫書的時日，可以幫我們忙的，就是國外的政况，這裏提了一位軍閥，他從西方而來，將人擄到那裏（十七十四）。先爲一黨所歡迎，進入聖地（八十八），又遇反抗，拆毀錫安的城邑（二二五）。他佔了錫安踐踏祭壇，侮辱聖殿（二二二），至終死在埃及，無人埋葬（二三十）。詩中所提的情况甚與龐培相符。他是羅馬人氏，從西而來，將亞里斯他布擄至西方，先前他不但未受攔阻，反有人歡迎送禮，到後來有人敵抗，他便毀壞護殿的城垣，進入聖所，後來死在埃及，屍體暴露，用火來焚化。若是詩篇二章三十節所死的軍閥，就是龐培，這一章當然寫於紀元前四十八年以後（龐培死的年代）。其餘旁的詩篇，未提他的死期，或許寫的略早些，在龐培侵入猶太以後（紀元前六十三年）。若是這位軍閥是龐培，所說的兩黨也有了頭緒了，義人就是法利賽人，罪人就是撒督該人，寫書的是位法利賽人，他反抗世俗，反抗哈斯摩族不合法的祭司，非正統的君王。他希望今世的彌賽亞與將來的生命。

△宗教思想

上帝 他看上帝是善良慈愛的，爲窮人的避難所（五二），他拯救窮困（五七），舖養饑寒（五十），他是無不知曉（九六），無不保愛（九十）。他善待尋求的人（九十一），饒恕悔改的人（九十二）。他是人

的君王(十七二)，他們的救主(十七三)。「敬畏上主的，尋得慈憐；必因上帝的憐愛生活，惟罪人永久淪滅。」(十五五)「因為我們上帝的權能永帶恩慈，我們上帝的國度，平治萬國。」(十七三，四)他與以色列人有親密的連屬，他是他們的上帝，他們是他所愛的子民，他特別揀選亞伯拉罕的子嗣(九十六，十七)。敬畏上帝，便為有福，上帝必要拯救他們(四二六)。

彌賽亞 他是大衛的子孫必要治理以色列的百姓(十七二十三)，他必打破列強，清潔耶路撒冷(十七三十四)。他必用鐵杖治理人民，用語言毀滅列國(十七二十六，二十七)。他必聚集聖民，治理主的百姓(十七二十八)。異邦必服從在他脚下(十七三十二)。他們必從地極攜帶禮物，來看他的榮耀(十七三十四)。他必作公義的君王，在他國內再無不義(十七三十五，三十六)。他不倚靠弓馬，不積蓄金錢，只倚靠上帝(十七三十七，三十八)，他必用言語，擊打世界，用智慧祝福主民；他必自己清潔無罪，必要治理偉大的人民(十七三十九，四十，四十一)。他必因神助永不跌倒，必藉靈力，英勇無敵(十七四十二)。上帝祝福他，焉能失敗；他依賴上帝，誰能與敵？(十七四十三，四十四)他必工作有力，事主堅強，以公義真誠，牧養主民，使在草地，無人跌倒(十七四十四，四十五)。他引領他們行走義路，無人驕矜，無人受迫(十七四十六)。他的言語比精金寶貴，在公會之內，判斷聖民(十七四十八)。能在那些日子存活，看見選民命運的便為有福(十七五十)。記者惟一的希望，就是上帝的恩惠速臨，使他們早脫汗穢的環境(十七五十七)。

倫理與智訓

馬克比肆書 (4 Maccabees)

馬克比肆書，是篇講義，他的題目是大理爲情欲之主。記者乃正宗的猶太教人，要藉着這篇文章喚起全人的信仰與忍耐，使他們到了試誘臨頭不至跌倒。記者洞悉希臘哲學，採取斯多亞 (Stoic) 派的道德觀念，藉以發揮他正宗的猶太思想。他接收斯多亞道德的四種界說，如鑑別公義勇敢節制。不過求得這些道德的方法，最好還是藉着遵守摩西的律法。關於犯罪的觀念，他的看法也與斯多亞派相同，犯一條誡就是犯了衆條誡。他藉以利亞撒的口說：「不要想叫我們喫不潔的食物，是件小罪，因爲犯法無論大小，是一樣的可憎。」記者雖然採取斯多亞的思想，並非毫無辨別。斯多亞將情分爲四種，有喜樂，憂悶，疼痛，恐懼，我們的記者並未採取。斯多亞派以爲情是出於錯誤的思想，不是出於天性，可以將他消滅竟盡；我們的記者以爲情是上帝所種，在人心裏，可以約束，而不可以剪除。他說：「理性是情欲的仇敵，並非他的消滅者。」記者解釋這種理性，不是根據希臘哲學，乃是根據猶太經典。他是以人格爲標準，以雅各，約瑟，摩西，大衛爲模範。此後便轉到安提歐庫迫害的時期，他描寫猶太烈士是以理勝欲，格外的勇敢。他先寫以利亞撒，再論七

五 希留多拉斯進殿 三十四

六 安提歐庫爲王時耶孫買祭司職 四七

七 耶孫建設體育館 四十二

八 麥尼老斯給價高過耶孫 四二十四

九 得安提歐庫死於埃及的消息耶孫襲耶路撒冷 五五

十 安提歐庫攻擊耶路撒冷殺害民衆 五十一

十一 王遣一雅典人改變猶太風俗 六一

十二 弗里家人腓力於耶路撒冷施行逼迫 五二十二

十三 九十歲的士子以利亞撒被他打死 六三

十四至十九 弟兄死於慘刑之下 七

二十 安提歐庫憐愛七弟應許富貴友愛只要聽命 七二十四

五 阿波婁尼烏進殿 四八

六 全上 四十七

七 全上 四二十

八 未載

九 得安提歐庫死於埃及的消息猶太人歡喜 四二十二

十 安提歐庫回來殘害猶太 四二十三

十一 王下諭凡守祖教的盡皆殺戮 四二十三

十二 安提歐庫自己發命將人帶到他的面前 五二

十三 一位老人以利亞撒是祭司也是律師對安提歐庫講話後慘死於熱鐵之上 五十六至 六三十

十四至十九 全上(次序不全) 八至十四章

二十 全上 十二至六

二十一 母親勸七弟念及母親的痛苦保愛堅忍

二十一 母親用希伯來文勸七弟並未立刻說出

拒絕 七二十七至二十九

二十七

二十二 母親最末喪命 七四十一

二十二 守護人說母親自投於熱盤之內 十七一

△寫書的時候

記者注意殿中的服務，應當寫在聖殿未毀之前（紀元後七十年），況且若是寫的太晚，這種正宗的猶太思想，也不能在基督教內得蒙受納。若是寫在亞力山大，這種口調適合於加里苟拉逼迫猶太教徒以前（紀元後三十八至三十九年），我們以此爲他最晚的界限。最早的界限或在紀元前第三十六年，本年祭司的職務脫離了哈斯摩族，所以記者對於西流古的時代，歐尼亞終身爲大祭司的事詳加解釋，因爲這種辦法自哈斯摩族失職以後，就不見行於猶太。這樣約而言之，我們這本書當寫在紀元前六十三與紀元後三十八年之間。

△本書的記者

寫書的是誰，我們不敢確定，該撒利亞的主教優西比烏說此書是約瑟夫寫的。他說：「這個人（約瑟夫）又寫了一本很好的書，論理性的高超，有人稱此書爲馬克比書，因爲他包含猶太人的奮鬥，在馬克比書中記載他們奮勉在上帝面前爲公義爭戰。」耶柔米從優西比烏的說法，也將他歸之於約瑟夫，因而早年時期，人多將他認爲約瑟夫的工作。至於內裏的證據，很與這個說法不符。此

如馬克比肆書十七章二十四節說：安提歐庫叫他的軍隊學習這些烈士的堅忍，因而打敗羣敵，毀滅他們的城邑；約瑟夫反提他在伊里賣（Elymae）面前的失機，甚而因此喪命。況且約瑟夫明明說安提歐庫與西流古是弟兄，馬克比肆書（四十五）的記者，則誤認他們爲父子。再者馬克比肆書的筆法，與約瑟夫的筆法不同，他們的目的也不一樣。馬克比肆書所稱揚的是爲道捨身，始終如一的幾位烈士；約瑟夫所抱的是另一種宗旨，他是毫無定見，隨時論事，先打羅馬，後戰兄弟，起羅馬名稱，娶外邦婦女，沒有一樣可得馬克比肆書記者的稱許。有這些反證，我們最好不將馬克比肆書歸於約瑟夫的名下。記者到底是誰，很難確定，他或許是位住在亞力山大的猶太人，因爲書中顯有一種和平的氣象，在加利荷拉逼害以前，亞力山大比伯勒斯丁較爲合式。況且他的筆法思想，都帶亞力山大的氣味。他居然將安提歐庫與幾位烈士比爲賽會的健將，世界比爲觀衆，永生比爲獎賞，而獲勝利的是烈士，不是安王。記者對於希臘哲學與文藝，也甚表同情，這種態度顯在亞力山大比顯在伯勒斯丁更爲自然。這樣我們可以說這本書不是歷史家約瑟夫寫的，乃是亞力山大的一位猶太人寫的。

△宗教思想

法利賽人與撒督該人的爭點，是死人復活，天使存在。我們的記者介乎他們之間，而更近乎法利賽人，他信人死後就受審判，義人享福（十三十七；十七十八；十八二十三），惡人受罪（九九，三十二；三十一，十五；二十九；三十五），這裏並未提死人復活。他像法利賽人也信天使（四十），與

鬼魔(十八八)。記者深受希臘哲學的洗禮，取用他們的辭句，在他論理性高尚的時候，採取柏拉圖的說法，有鑑別勇敢，公平節制。到烈士遇難的時候，他又添了新的原素，以利亞撒對王說：「你譏笑我們的哲學，但是律法教授我們節制，勇敢，公平，正直，所以我們惟有恭恭敬敬的，崇拜自有的上帝。」他的鑰語就在這裏，斯多亞哲學的理想就是正直，可是求達這理想的方法，我們的記者看，不是藉斯多亞派的方法，乃是藉着摩西的律法。這種意思他也藉着七兄弟首先受難的口表白出來：「經過這些慘刑，我要指示你，：惟有希伯來人是不能克服的。」他所以不能克服的緣故，就是因為他從小受了摩西律法的訓練。本書的思想也有與基督徒相仿之處，或許因基督徒的補入，不過其中思想的大體，還是得自猶太古書；即如以利亞撒祈禱說：「恩待你的百姓，使我們代他們受罰；我們的血洗淨他們，我們的魂拯救他們(六二十八)。再加十七章二十一節二十二節說：這些烈士「爲我們國家的罪，作了贖價；因爲這些人的血，與他們受死的救贖，上帝的恩惠；將先前受苦待的以色列人，拯救出來。」這種說法雖然滿含基督教の意味，我們也不能不承認此種思想，爲猶太思想的祖遺。摩西大衛都用過這種名辭；他如贖罪的代羊，頭生的頂替，均含此類意義，晚代的書籍中如利未遺訓，有天使長在六層天上，「在上帝面前爲義人的罪孽解和，他將香氣奉獻在上面前，作爲合理無血的祭物。」這種思想在猶太古書中很多，不必到新約如希伯來九章二十八節，去找他的相類，那裏說：「基督既然一次被獻，擔當了多人的罪。」關於信仰方面，馬克比

書也近乎基督教的思想。於十六章二十二節，母親述說亞伯拉罕，以撒但以理與三友的事蹟以後，便說：「你們也當有同樣對神的信仰，不要爲難。」這種思想，與基督教的思想，雖不一致，也很相仿。於十五章二十四節記者論母親的信仰說：「他欣然將他們交出，因爲他信仰上帝；」此後又說：「他就是高尚信仰的標準。」這種思想，非從斯多亞思想裏得來，乃是希伯來虔敬思想的佳果。關於倫理方面，記者以律法爲歸宿。他看由律法的指導，人可以理勝欲，他也給了幾位標樣，如約瑟大衛等，都是以理性勝過情欲。關於罪的觀念，記者採取斯多亞的學說，「犯一件罪，無論大小，是一樣可憎；因是一樣輕視律法（五十二）。他看律法爲道德之冠，再沒有旁的比律法重要，這種思想可以從五章十六節看出，那裏說：「安提歐庫阿！我們接收神法，爲我們的國法，不要想在我們身上，有什麼比服從律法還緊要的責任。」

傳外與經次約舊

皮耳科阿爸提（教父訓言 Pirke Aboth）

教父訓言，是一部論宗教與倫理學的書，內含紀元前三百年到紀元後三百年的拉比要訓。本書非出一人之手。原爲猶太遺傳米示拏書（Mishnah）六十三卷之一。米示拏書的纂集人是聖者拉比猶大，素稱拉比，他於紀元後二百十九年去世；既爲米士拏書的輯者，也爲皮耳科阿爸提的輯者。書內的資料早於拉比猶大的很多，後來補入的資料也不少。這本書從十一世紀就列入猶太教會例文，中世紀以後又出了許多關於此書的註解。全書並無一定的次序，惟一二章尙本年代。一至四章的格言，爲名人的語錄，五章多未題名，六章乃是補錄。本書並不備載猶太所有的拉比，米示拏時代數百拉比中，只提六十五位；關於他們的思想，也不詳細；本書只記大略情形，使我們得呼拉比的空氣而已。

△米示拏書的來源

以斯拉革新的特色，是高提律法。律法包含一切的經典，以及一切的解釋。要想全心全意的去愛上帝，人必須詳細了解上帝的意旨。了解上帝的意旨必須明了經典的意義。這樣經典是首要的律法。不過經典並非十分易解，其中有許多難題，這些難題的解釋，也就漸漸有了歷史，成了遺傳，幾乎與經典一樣並重。這種遺傳起自以斯拉，以斯拉以下遺傳是一代多於一代，一代繁於一代，每

代都有他的解釋，每代都有他的貢獻，皮耳科阿爸提書內所提的拉比，就是這種遺傳的貢獻者。首先整理這些遺傳的是拉比亞吉巴，不過他未能完成這種使命，他弟子拉比麥耳（Meir）繼續工作，直到拉比猶大才將全部米示拏書分成統系。這樣米示拏是用法利賽人的眼光，解釋律法的書，他裏面包含許多被攆斥的意見，與其理由，以及他所根據的學者。米示拏書共分六部，有六十三卷，每卷又分章節。我們的皮耳科阿爸提載在第四部的一卷之中。

△皮耳科阿爸提

米示拏的旁段多論律法，阿爸提內並無律法。他所以被含米示拏書之內者，由於裏面所載的教父與米示拏書有密切的關係。況且他引書的方式，有十七處像米示拏引書的方式，歛這些訓言的立意，是要將當代的輯者與摩西連為一氣。其最早的一段是第一章，第一章最末所提的拉比，死於紀元後六十八至七十年的戰事。所謂教父者是這些早年的拉比。第二章另論一組拉比，以拉比撒該子約翰為中心，約氏於戰後重新制定猶太的遺傳。第三第四章雖是相繼，未本年代，記者要藉晚代的意見，增富早年的思想。第五章完全不用人格，只以數目為標準。猶大纂集的時候似有一二章，或有三四章，為他的根據，自己又添上第五章。第六章為晚代的補錄。

△倫理思想

教父訓言，是本倫理書，一提猶太倫理，我們就需記念，猶太沒有純粹的倫理，他們的倫理與

宗教是一而二，二而一的。遵行上帝的旨意便是倫理；了解他的律法便是德性。這樣教父訓言所論的雖多倫理，可在倫理的背後，還是宗教。人與上帝有親密的關係，訓言的立意就是導引他們完成對神的服務。現在我們引用數段，以作拉比訓言的考證。

拉比西門常說：「世界建在三種事上，就是律法，殿儀，與憐憫。」（一二）

拉比約西：「要使你的家庭作為哲士會聚的地方，坐在他們脚下，渴慕他們的訓言。」（一四）
約哈難的兒子拉比約西說：「要將你的房舍敞開，使窮人作你的眷屬，不要多與婦人閒談。」

（一五）

拉比石麥亞（Shemiah）說：「喜好工作，恨惡威權，勿要逢迎權貴。」（一十）

拉比希里路（Hillel）說：「要作亞倫的弟子，喜好和平，尋求和平，愛你的同人，吸引他們親近律法。」他常說：一個顯揚的名號，就是一個毀壞的名號，在知識上不進步的，就是退步；不研究的，就應當死；以法冠應俗的，就必消滅。」他常說：「若是我不爲自己，誰爲我呢？若僅爲我自己，算甚麼呢？若不在現在，等待何時呢？」（一二至十四）

拉比沙買說：「要爲自己預備讀律法的時候，少說多作；和顏悅色，接待萬人。」（一十五）

迦馬列的兒子拉比西門說：「我從小就長在哲士林中，尋得最有用的是緘默；最重要的是施行，並非學問，浪費言辭的，必至犯罪。」他說：世界因三事保存：因判斷，因真理，因和平。」（一十）

七，十八)

拉比猶大說：「要思念三事，就不至陷於罪權之下，曉得你左右有什麼——有看的眼，聞的耳，與記錄你一切行動的書。」(一一)

拉比迦馬列說：「最好是研究律法，加以俗業，勤於二者使人忘罪。」他常說：「以他的旨意，爲你的旨意，他必認你的旨意，爲他的旨意。」(一二，四)

拉比希里路說：「勿使自己與公會分開，勿要依賴自己，直到死期，非設身處地，不要判斷隣舍。……不要說得了閒我要讀書，或者你永不得閒。」他常說：「粗人不怕死，陋人不敬虔，赧顏的無所習學，易怒的無所教授，事務匆忙的難增知識。在沒有人的地方，要竭力作人。」他常說：「肉多，虫多；錢多，慮多；婢女多，淫佚多；僕人多，偷竊多；婦女多，妖術多；——律法多，生命多；功課多，智慧多；顧問多，見識多；憐恤多，和平多。」(二五，六，八)

有一次拉比撒該子約翰問他五個弟子說：「你們去尋人當謹守的善路是什麼？」拉比以利亞撒說：「一隻好眼；」拉比約書亞說：「一位好友；」拉比約西說：「一個好隣；」拉比西門說：「先見之明；」以利亞撒說：「一個好心。」他說：「我以爲以利亞撒的話語，勝於你們的話語，因爲他的話語，包含你們的話語。」(二十二)

拉比杜撒(Dosa)說：「早晨安眠，正午飲酒，兒童談話，與愚人同處，使人出離世界。」(三十)

五)

拉比亞吉巴說：「狂笑輕薄，引入淫蕩。遺傳爲法律的保障，誓言爲離俗的保障，緘默爲智慧的保障。」(三十八)

拉比便挪麻(Ben Zoma)說：「誰有智慧？能從人學的……誰有能力？能管己心的……誰有資財？能享己分的……誰有榮譽？能敬他人的……」(四一)

拉比馬提亞(Martia)說：「先要致候他人，寧作獅尾，不作狐頭。」(四二)

拉比以利亞撒說：「嫉妬，貪心，奢望，驅人出離世界。」(四二八)

有四種人，有人說：「『我的是我的，你的是你的，』這是常人；有人說：『我的是你的，你的是我的，』這是野人；有的說：『我的你的全是你的，』這是聖人；有的說：『你的我的全是我的』這是惡人。」(五十三)

「明哲面前有四種人，有的像海絨，有的像漏斗，有的像濾器，有的像篩箕。海絨吸取一切，漏斗一來便去；濾器去酒存糟；篩箕去粗存細。」(五十八)

拉比猶大便提麻說：「要勇如豹，輕如鷹，快如鹿，壯如獅的去行你天父的旨意。」(五二十三)

傳外與經次約舊

亞希喀耳 (The Story of Ahikar)

亞希喀耳是一本描寫忘恩負義的小說。先見於天方夜談 (Arabian Nights) 與幾種旁的文學之

中，近又從埃及的象牙島上，尋得亞里麻文原本，屬於紀元前第五世紀。許多學者想亞里麻文爲此小說的原文，其他文字皆爲譯本。亞希喀耳是亞述王西拿基立的首相，品學兼優，資財富裕，可惜無子，繼續他的積業。屢次祈禱，得了一個感應，令他將外甥拿單收爲義子。亞氏便如命而行，更竭盡心力，教子成人，授以各種知識。且在亞述王前，多加稱許，希望將來繼續己業。不料拿單忘恩負義，謀害忠良，用舅氏的名義，修了通敵的書信兩封，詭呈王前，王見了大怒，將亞希喀耳判爲死罪，叫拿單繼續他的官職。人是命不該死終有救，恰巧這位監斬官，受過亞氏的活命之恩，他與朋友相商將囚犯斬首，將亞氏藏於地穴以觀後效。後來埃及王聽說亞希喀耳已經去世，便遣人前來難爲西王。沒有亞氏的帮忙西拿基立決難應付埃及的要求。這時西王，極其憂傷，懊悔不宜將亞希喀耳治死，在這種情形之下，監斬官前來求死，告以亞氏猶存。西拿基立十分歡欣，立即召見亞希喀耳來到王前，鬚髮俱長，慘無人狀，西王見了，傷心之至。即刻回復他的官職，數月後亞氏下到埃及，真是對答如流，不辱君命。後將三年的賦稅帶來，歸國交命。又將他的義子囚監，訓悔懲責，飢餓而死。

全書可分四段，第一是故事的敘述；第二亞氏的訓誨，第三埃及的使命；第四亞氏的比論。第一段我們已經陳述，現在可以引用幾段訓誨，看他如何教養他的義子拿單。

「我兒拿單，你若聽見一句話，叫他死在你的心內，不要告訴他人；恐怕在你口裏成了炭火，將你燒滅。」（二二）

「我兒，勿淫人之婦，免得人淫你之妻。」（二六）

「我兒，與明哲移石，勝於與愚人同飲。」（二九）

「我兒，寧將酒傾在義人塚上，也不與惡人同飲。」（三十）

「我兒，敵人發達不要羨慕，敵人遇禍不要歡喜。」（二十七）

「我兒，若是敵人以惡待你，你要以智待他。」（二十）

「我兒，若他人以你爲愚，不要自以爲智。」（二十九）

「我兒，背主從你的狗，要以石頭打他。」（三十五）

「我兒，勿容隣人踏你的腳根，恐怕他踏你的頸項。」（三十九）

「我兒，我搬過鹽，運過鉛，更重的是未曾借貸，還得償還。」（四十五）

「我兒，眼睛勝於心瞎，眼睛立學正路，行走其中；心瞎撇棄正軌，走入荒郊。」（四十）

「我兒，自己手裏的禽腿，勝於他人鍋中的鳥翅；羊在近處，勝於牛在遠處；貧而聚斂，勝於富而濫施；一隻手中的鳥，勝於千隻飛的鳥；自己背上的絨衣，勝於他人背上的綢緞。」

(二五十一)

「我兒，勿進高門，勿親貴女。」(二五十八)

「我兒，若是水不因地起，鳥不以翅飛，鳥如雪白，苦如蜜甘，愚人也成哲士。」(二六十

二)

「我兒，勿與走運的人爭，勿與急流的水抗。」(二六十五)

「我兒，你若願作哲士，舌勿說謊，手勿偷盜，便成哲士。」(二六十七)

「我兒，寧受哲士的許多的責打，不受愚人的甜蜜奉承。」(二七十三)

第三段爲埃及的使命，這一段也許不在原著之中，是後來補入的，藉以表彰亞氏的明智。亞氏到了埃及，定了寓所，第二日便去面王，告以自己是亞述國的無名小廝。次日王令臣僕穿紅，自己衣白，問亞氏已與臣僕，類似什麼。他說：「我主我王，你像彼勒，你的臣僕像他的祭司。」次日王令大臣衣白細麻布，己衣白衣，坐在座上，復問亞氏。他說：「我主我王，你像太陽，你的臣僕好似光線。」次日王令臣僕穿黑，己衣絳服，又問亞氏。他說：「我主我王，你像月亮，你的臣僕好似星宿。」王復令臣僕衣雜色衣，己衣繡服，再問亞氏。他說：「我主我王，你像尼三(月名)，你

的臣僕好像花草。」王復問說：「我是這樣你主又像什麼呢？」他說：「我主我王，你坐着我不能提說我主西拿基立的名。我主西拿基立像天上的大神，他的臣僕像雲中的閃電；他隨意降下雨露冰雹；他鳴雷太陽不起，光線不見；他禁止彼勒出入，羣臣露面；他阻止月亮升高，星辰出現。」王聽了甚是發怒，問他到底何名，這時他才告訴王說，他是亞希喀耳。王又叫他說一句永未聽見的話。他回去寫了封書，內云：「埃及王法老，至候亞述王陛下：君王靠君王，弟兄靠弟兄。現在我的貢獻缺乏，庫銀告虧，從貴庫遣送白銀九百他連德，日後我必償還。」亞氏在王與臣僕面前，誦讀此書，大衆齊說：「聽過此信，確是如此。」亞氏便說：「這樣說來，大衆承認埃及欠亞述白銀九百他連德了！」王驚異非常。王又問計亞氏，如何在天地間造一六千呎高的砲壘。亞氏便將訓練好的鷹雛，放在天空，上面騎着幼童喊着說：「快給工人預備灰土磚瓦，現在他們無事！」王見了十分驚奇。次日王又問難亞氏說：「你主的牡馬在亞述作鳴，我們的牝馬在此聞聲，如何將胎墜落呢？」亞氏回去，令人擒一小貓，鞭於街市之中。埃及人見了報於國王，王問亞氏說：「爲何鞭埃及聖獸，凌辱我民？」亞氏回答說：「此貓爲害不鮮，我主將美聲的公鷄，交我管理；他每一鳴，我便知曉我主喚我，立刻升朝。昨晚此貓跑到亞述，將我主的鷄頭擰下，然後歸來。」王說：「亞希喀耳，你老瘋了吧！此處距亞述有千四百四十哩，怎說一夜之間，去到亞述，擰下鷄頭然後歸來呢？」亞氏說：「埃及離亞述若有千四百四十哩，你的牝馬如何聞我主的馬聲墜胎呢？」王

驚慌無措然後說：「亞希喀耳，你給我解這謎語，一柱頭頂十二柏，每柏有輪三十個，每輪之內有雙索，有黑有白各一個。」亞氏答道：「我主我王，你的謎語，連我國的牧童都能解釋。一柱是一年；十二柏是十二月；三十輪是三十天；黑白二索是晝夜。」此後王令他以沙作索。他將城穿成五孔，使日光曬入，撒上細沙，類似沙索一般，羣臣見了，無不驚異。王又叫他將碎磨縫好，他將下輪找來說：「我主我王，我出外作客未帶工具，請命工人用這下輪作繩，我好將磨輪縫好。」王聽了讚嘆不已，便將三年的歲入由他帶去。

第四段是亞氏從埃及回來，教子所用的比喻，我們現在筆錄幾段，作為考證：

「我兒，不以耳聞的，人使他以頂聞。」（八一）

「我兒，你待我，好像人見僚友寒顫，傾以冷水。」（八六）

「我兒，你既便將我殺死，也不能佔我的地位；我兒，你曉得豬尾長二十六呎，也不能代替

馬匹。」（八七）

「我兒，你待我好似牛獅同行；獅轉來將他壓倒。」（八十一）

「我兒，你待我好似引羣入屠室的公羊；自己的性命也難保全。」（八十六）

「我兒，你待我好似狗進陶爐自煖，煖後起來，獊獊而吠。」（八十七）

「我兒，你待我好像洗淨了的豬，一見泥水，下去又洗，且呼同伴說：『來阿！洗阿！』」

(八十八)

「我兒，我放手在你口上，你放手在我眼上。」(八十九)

「我兒，你待我，似樹對伐樹的人說：『若你手裏沒我一段，斷難陷害於我。』」(八二十四)

「我兒，你待我，好似小燕墜巢，被貓揀起，他說：『若非因我，爾遭大難。』」他們回答

說：『因此你就將我們放在口裏麼？』」(八二十五)

「我兒，你待我，好像蛇蟠棘上，投入水流，狼見了說：『惡蟠惡，更惡的將他們沖去。』」

蛇對他說：『你若在此，必還毋羊與小羊的眼。』」(八二十七)

「我兒，你證實了這個常說的俗語：『你生的喚兒子，你買的喚他僕人。』」(八三十九)

「我兒，這個俗語是真的：『將你的外甥携在臂下，將他投在石上。』」(八四十)

△本書的古老

亞希喀耳是本很老的書籍。希臘的德謨頤利圖 (Democritus) 引用過他，紀元前第五世紀已經盛行於世。此外希臘的伊索 (Aesop) 拿他作根據，猶太的多比傳以他爲觀筆。裏面的人名仍帶亞述的色彩，亞里麻文的原本，又見於象牙島上，這幾種證據，都顯他的年代古老，感力素著。今將與他相仿的辭句，略引數段以作參考。

德謨頤利圖內說：「狗尾給肉，狗聲獲打。」此句見於亞希喀耳的各種文字之中(參亞二三十

入)。又說：「勿容人今日踐踏你足，恐怕他明日踐踏你頸。」（參亞二三十九）。亞利山大的克利免引德氏說：「因為豬喜污泥，勝於清水，在泥裏去輓。」（參亞八十八與彼後二三十二）。

多比傳四章十七節說：「將你的餅傾在義人塚上，也不施於罪人。」（參亞二十）「我兒，寧將酒傾在義人塚上，也不與惡人同飲。」

便西拉二十四、十五節說：「什麼比鉛還重，什麼是他的名？就是愚人；鹽沙鐵塊比無知的人還容易擔當。」（參亞二四十五）「我兒，我搬過鹽，運過鉛，更重的是未曾借貸，還得償還。」

便西拉四二十六節說：「不要抗流。」（參亞二六十五）「我兒，勿與走運的人爭，勿與急流的水抗。」

詩篇一百四十一篇四節說：「不與作惡的同行惡事，也不吃他的美食。」（亞二十九）亞拉伯譯本說：「我兒，不要與愚人為隣，不要與他共飯。」詩篇一百四十一篇十節說：「願惡人陷入自己的網羅，願我得以脫避。」（參亞八四十一）「為弟兄掘坑的，自己陷入 為他人設網的，自己被擒。」

路加十五章十九節說：「從今以後我不配稱為你的兒子，把我當作一個雇工罷！」（參亞八三十四）：「赦免我這愚昧；我願牧你的馬，放你的豬。」又亞八二十四亞米尼安譯本：「父阿，我得罪了你。饒恕我，我願作你的僕人，從今日直到永遠。」

哥林多後書五章十一節說：「這樣的人，不可與他相交，就是與他吃飯都不可以。」（參亞二

十六：我兒與無恥的人連吃飯都不可以。(L)

歷史

撒督開碎文 ((The Fragments of a Zadokite Work))

這本書是用希伯來文寫的，寫於紀元前第一世紀的末葉，代表撒督開人的思想。這一黨與撒督該人不同，他們注重倫理；與法利賽人也不同，裏面多有祭司。是祭司中改良的一黨，自稱撒督的子嗣。本黨成立約在紀元前一九六至一七六年當中。他們想整頓殿內的規例沒有成功；便離開耶路撒冷到大馬色去，在那裏成立懺悔的新約，以「明星」或「立法者」為他們的領袖。如此與撒督該人（就是祭司黨）正式分開。成立新約以後，又回到以色列的各城，作他們宣傳的工作，在「公義的導師」未來以前，他們服從立法人所解釋的律法，如此很有些年，也許在這個時期，他們又與法利賽人破裂。書內最嚴酷的詞句，是反抗法利賽人。這也是情理中事，因為他們從起初就重倫理與宗教，看先知書與律法幾乎有同樣的價值，這是法利賽人所不能承認的。此外法利賽人接收許多口傳的律法，我們的撒督開黨，多半否認，只認筆錄的摩西律法。況且他們看誰有教訓與判斷以色列的特權呢？不是祭司麼？他們是祭司的代表，因而聖殿是他們的聖殿，耶路撒冷是他們的聖城，公義的導師來了之後，又歷四十餘年，他的教訓惜未記載，從此便到本書記者的時期。他活在世界的

末日，「亞倫與以色列」所生的彌賽亞將要快來。查里士博士想「從亞倫與以色列」生的，就是希律與馬利亞米的兒子，若然本書當寫於紀元前十八至八年之間。於紀元前第八年，希律將他兩個兒子治死，此種彌賽亞的希望，因而也成泡影。那末，撒督開人的後事如何呢？他們的思想與基督徒相近，也許歸入基督教會之中。

△寫書的時候

本書二十章一節提到禧年書，當寫於紀元前一百零六年以後。一章三節提他的聖所，當在聖所未陷以前（紀元後七十年）。這樣我們這本書當寫在紀元前一百零六至紀元後七十年之間。不過我們還可以更確一些，十章一節似指猶太已經受了羅馬的壓迫，這樣當寫在紀元前六十三年（龐培佔耶路撒冷）或五十七年（猶太化省）之後。九章三十九節說謊的人似指希律，他爲王四十餘年，毫無主張，又無宗教。本節所提的戰士似指他從各處所備的兵士，他們隨處征伐，毫無顧慮。十五章四節，與十八章八節所希望的彌賽亞，是從亞倫與以色列。這並非指馬克比的領袖，因爲馬克比的領袖只能說是從亞倫，不必再說從以色列，所以這樣用筆的緣故，是因記者想彌賽亞誕生要半由於亞倫，半由於以色列。我們曉得馬克比的子嗣，全爲希律所誅，所餘的只有他從馬利亞米所生的兩個兒子，一名亞力山大，一名亞里斯他布。這兩個人可以稱是由於亞倫由於以色列。因爲馬利亞米代表亞倫的子嗣，希律，代表以色列族。這二位太子從羅馬留學回來，頗得國人的信仰。我們記者所

希望的彌賽亞，就許是他們弟兄中的一位。這樣我們這本書當寫在他們歸國之後（紀元前第十八年）而未被希律害死之前（紀元前第八年）。這樣紀元前十八至八年，爲本書成書最合宜的時候。

△撒督開與他黨的連屬

撒督開不是撒馬利亞人。撒馬利亞人只認摩西的律法，撒督開人，則認先知與旁的聖文爲經典，而格外珍視他們的價值。

撒督開不是埃森派（Essenes 離俗派），因爲他們仍然保留舊約的牲祭（十三二十七，十四一）。

撒督開不是撒督該，他們的名稱雖然相符，確非一個黨派。撒督開是撒督該的新派。他們自稱撒督的子嗣，純正的祭司，與撒督該人不同。他們相信永生（五六）；彌賽亞臨世（二十）。他們主持離俗，反對撒督該人的縱慾生活。他們珍視先知與聖文，這些撒督該人完全否認。他們攻擊希臘化的祭司，稱他們的酒爲龍毒（指希臘文化）。他們接收一部分猶太遺傳，撒督該人則完全否認，只承認律法。

撒督開有多處與法利賽人相同，可不是法利賽人。他們相信永生（五六），天使（六九），彌賽亞臨世（二十），一部份遺傳，預定（二六，十）；自決（三一至二，七；四二，十），出世的生活（九十八）；這些全與法利賽人相近。可是他們反對法利賽人，說他們自造防衛（九二十），廢律法重遺傳。他們反對休妻（七一至三），法利賽人則准人任意。他們珍視先知，法律賽人只重律法。他們反抗法利賽人，

汗辱聖所(七八)。結合姪女(七九)，侵佔(十一)祭司的職務(六四)。這樣他們按名稱，近乎撒督該人，按思想又近乎法利賽人了。可是與他們相反的地方也很不少。

△撒督開黨的等級

本黨共分四級，就是祭司，利未，以色列，與歸化者。每會從前三級選十人管理(十二)，他們的年歲當在二十五歲以上，六十歲以下。這些稱公會的理事。理事會有主席二人，第一人當爲三十歲以上，六十歲以下的祭司。品行高潔，精通律法。他的職務，是按他們的等級，數點人數(七一至五)，判定癩症(十五七至八)，執行規則(十五五至六)。

其次檢察員，他的年歲當在三十歲以上，五十歲以下。他的職務是施行訓誨(十六一)，接納新人(十六六)，收回判黨(十九七至十)，施行調濟(十八二)，整理訴訟(十七八；十九十二)，辦理外交(十六七至八)，判決死刑(十至十三)。許多城市中，有這種的會所(十五一)，他們聚在一處，虔心祈禱。自然他們的總會是在耶路撒冷，他們在這裏按利未的律法保持清潔，奉獻祭禮。

△本書的訓言

彌賽亞 舊約所希望的彌賽亞，是大衛的子孫，馬克比時代所希望的，是利未的子孫。撒督開文的記者，更進一步他明明反抗大衛的家屬，攻擊猶大的子嗣，他說大衛並沒有見過律法(七五)。

阿摩司九章十一節復興大衛帳幕的應許，他也將他解釋過去，說王是指公會，帳幕是指律法；解釋的

與大衛毫無連屬。在他的眼裏，猶大的首領，與法利賽人無異，都是應當受懲責的（九十三）。所以他所希望的彌賽亞不是出於猶大，乃是出於亞倫與以色列（十五四；十八八）。這個名辭用在亞力山大與亞里斯他布身上最爲合宜，因爲他們的母親馬利亞米，是亞倫的後人，他們的父親希律是猶大的後人。他們二人所生的，可以說是從亞倫從以色列。記者很希望其中的一位，作他們的彌賽亞。

永生 記者相信永生，他說：「那些信他到底的承受永生，與世人的一切榮耀。」（五六）對於這節的說法有人表示懷疑，不過也不影響我們的結論。記者既然接收但以理，禧年，與十二始祖遺訓，不難接收永生的思想。

悔改 記者相信悔改，他指上帝說：「他是恒久忍耐，滿有饒恕，赦免那些懺悔的人。」（二）他稱他們的祭司，爲「以色列懺悔者。」（六一；八六；九二十四）他們的新約，爲「懺悔的盟約。」（九十五乙）如此，這本書就是施洗約翰，宣傳懺悔福音的先導。

預定 記者相信預定。他說：「因上帝從世界的起首，就未選擇他們，未受造以前他就曉得他們的工作。」（二二六）又說：「但他所恨的那些人，他將他們引入迷途。」（二十）這樣未創世以前，上帝對人就有計劃，規定他們的行止。上帝雖然有他的計劃，人並不是完全沒有自由「他們很可以自主。這樣洪水滅世，是因他們按着己意而行。」（三七）亞伯拉罕稱爲主友，是因他選擇不從己意。」（四二）以色列人爲刀所殺，也是因他們「選擇己意，執意而行，各行己志。」（四十）

休妻 記者反對再婚。他以法利賽人爲犯姦淫，因他們娶兩個妻子。他所根據的理由，是「他造男造女」兩個兩個的進入方舟；「不應當多娶妻妾。」（七一至七）

先知 記者看先知，幾乎與律法並重。他引用聖文有一次，律法有十次，先知有十一次，可見他對先知是如何器重。他的態度，很似登山寶訓的態度，將律法先知放在同等的地位。

倫理 記者雖爲祭司，也很重倫理。我們可以引用一段，作我們的標樣：

「各人要愛弟兄，如同自己；賙濟貧窮，好待外人；要求弟兄的平安；要按律法遠離妓女；不要侵害你的近親，要本誠命譴責兄弟；勿將怨恨，存到明天；要順良知，脫離污染。」（八十七至十九）

索引

- 宗教思想 187
- 巴錄叁書** 193-198
- 內容 193;
- 記者 194;
- 時候 194;
- 宗教思想 195
- 五畫**
- 世人 178
- 他勒目 48
- 以色列 171
- 以利亞撒 33,39
- 以利亞撒(拉比)
- 225
- 以斯帖附錄**
- 105-109
- 六段 105-107;
- 與以斯帖書的聯屬 107;
- 附錄的時候 107;
- 宗教思想 108
- 以斯拉壹書** 7-13
- 內容 7;
- 特點 8;
- 目的 11;
- 年代 12;
- 天國 143,171,189
- 天論 195-197
- 十二始祖遺訓論
- 天 195;
- 以諾貳書論天
- 196;
- 以賽亞升天論天
- 196;
- 巴錄叁書論天 196
- 尤耳哲提** 63,64
- 巴錄壹書** 77-83
- 內容 77;
- 組合性 78;
- 難點 79;
- 文字 79;
- 年代 80;
- 記者 81;
- 宗教思想 81
- 巴錄貳書** 183-191
- 略論 183;
- 巴錄書的各種
- 183;
- 本書的內容 184;
- 寫書的時候 186;
- 本書的記者 187;
- 二畫**
- 十二始祖遺訓**
- 149-157
- 略論 149;
- 原本成書時期
- 149;
- 記者 150;
- 補錄 151;
- 影響 152;
- 倫理教訓 154;
- 宗教思想 156
- 三畫**
- 上帝** 42,51,58,65,
73,87,91,96,
100,125-126,
132,164-165,
206,211
- 大利烏王** 9
- 大龍的故事** 103
- 工作** 189
- 四畫**
- 仁慈** 155
- 天上的星宿** 140
- 天使** 32,39,51,
117,132,197,217

舊約次經與外傳

- 多比傳** 45-52
著作年代 48;
著作地點 48;
目的 49;
底本 49;
宗教與社訓 50;
影響 52
- 多利買** 37,41
- 多利買尤耳哲提**
第一 41
- 多利買尤耳哲提**
第二書 18
- 多利買書** 39
- 多利買第四故事**
37
- 多利買斐羅帕託**
37,39
- 奸惡** 154
- 安息日** 32
- 安提歐庫**
18, 27, 28, 32, 34,
37
- 安提歐庫伊比腓**
尼 15,55
- 安提歐庫第七**
103
- 米示拿書** 221
- 米迦勒** 132
- 宗教思想 178;
倫理思想 179
- 以賽亞殉難**
135-137
內容 135;
名稱 136;
時代 136;
記者 136;
猶太與基督教文學
中的以賽亞殉難
137
- 加百列** 132
- 外傳引言** 111
- 尼迦挪** 29
- 末日** 206
- 永生** 67,239
- 皮耳科阿爸提**
221-225
本書的來源 221;
倫理思想 222
- 石麥亞(拉比)**
223
- 示阿勒** 147
- 六畫**
- 休妻** 240
- 先知** 240
- 多比** 45
- 多比亞** 45
- 地點 12;
價值 12;
神學思想 13
- 以斯拉肆書**
199-207
略論 199;
名稱 199;
編輯 200;
底本 201;
年代 261;
與巴錄貳書的關
係 202;
內容 203;
宗教思想 205
- 以諾的比喻** 140
- 以諾密書** (見以諾
貳書)
- 以諾壹書** 139-148
略論 139;
內容 140;
影響 142;
宗教思想 143
- 以諾貳書** 173-181
原書文字 173;
著書地點 174;
時期與記者 174;
內容 175;
本書與新約 177;

- 書信的神學 125;
倫理思想 126
- 亞拿** 45
- 亞當與夏娃傳**
129-133
內容 129;
本書的名稱 130;
寫書的時候 130;
書的記者 131;
宗教思想 132
- 亞撒利亞禱言與
三聖嬰歌** 93-97
內容 93;
名稱 93;
文字 94;
年代 94;
影響 95;
思想 96
- 亞蘭文巴錄啓示**
(見巴錄貳書)
- 始祖犯罪** 198
- 屈梭多模** 30
- 底米丟第一** 18
- 彼勒的故事** 102
- 忠誠** 155
- 所羅巴伯** 9,11
- 所羅門智訓** 69-75
內容 69;
- 希里路(拉比)** 223,
224
- 希拉達德** 56
- 希波律陀** 30
- 希臘文巴錄啓示**
(見巴錄參書)
- 弟兄** 156
- 戒淫** 154
- 八畫**
- 拉斐勒** 132
- 杜撒(拉比)** 224
- 沙買(拉比)** 223
- 亞力山大** 11,38,
42
- 亞吉巴(拉比)** 225
- 亞希喀耳** 45,50
- 亞希喀耳** 227-234
故事的敘述 227;
亞氏的訓誨 228;
埃及的使命 229;
教子的比喻 231;
本書的古老 232
- 亞里斯提亞書信**
121-128
書信的性質 121;
寫書的目的 123;
寫書的時候 124;
書信的記者 125;
- 西比路巫語**
159-166
略論 159;
西比路 159;
神諭 160;
猶太巫語 160;
猶太巫語的內容
與時期 161;
宗教思想 164
- 西門** 19,24,63
- 西門(拉比)** 223
- 西流古** 27
- 西潤耶孫** 27,29
- 七畫**
- 伯勒斯丁** 17
- 但以理附錄一**
93-97
- 但以理附錄二**
98-161
- 但以理附錄三**
102-104
記者與時期 103;
宗教思想 104
- 克利免(亞力山大
的)** 30,52,57
- 克利帕咄** 41
- 克宏思文** 49
- 呂西亞** 28

舊約次經與外傳

- 240
- 悔改** 91, 239
- 殉難** 33
為律法而殉難 34
- 烏瑞勒** 132
- 特土良** 57
- 真理的故事** 8-11
“美酒最強” 9;
“君王最強” 9;
“婦女與真理最
強” 10
- 馬太提亞** 15, 19,
24, 28
- 馬克比壹書**
15-25
內容 15;
記者 16;
年代 16;
方言 17;
底本 18;
價值 18;
宗教與社訓 19
- 馬克比貳書**
27-35
壹貳書相對的價
值 28;
年代 29;
著者 29;
- 便鄒麻(拉比)** 225
- 俄利根** 1, 17, 30, 57
- 哈斯摩族** 15
- 律法** 35, 61, 62, 65,
117, 126, 155, 189,
207, 218
- 律法** 22
- 施捨** 51
- 祈禱** 51
- 約西(拉比)** 223
- 約拿單** 24
- 約瑟夫** 12, 17, 18,
30, 41, 55
- 約翰** 25
- 約翰海克那斯**
16
- 耶利米書信**
85-87
內容 85;
年代 85;
文字 86;
思想 86
- 耶柔米** 17, 30
- 迦馬列(拉比)** 224
- 革利免(羅馬的)**
55, 57
- 十畫**
- 倫理** 68, 75, 223,
年代 70;
組合性 70;
記者與文字 71;
與經書的聯屬 72;
神學思想 73
- 所羅門詩篇**
209-211
年代 209;
人物 210;
宗教思想 211
- 拉斐勒** 46, 47
- 果報** 118
- 法律** 19, 20, 22, 24
- 阿利金** 15
- 九畫**
- 侯非恩** 53, 54
- 便西拉智訓**
61-68
名稱 62;
著者 62;
年代 63;
影響 64;
神學觀念 65;
律法 65;
智慧 66;
痛苦 67;
永生 67;
倫理 68

- 背景 55;
 人物 56;
 宗教思想 57
- 痛苦 67, 82
- 黑爾滿 38-39
- 十三畫
- 奧古斯丁 57
- 愛主愛人 155
- 禁食 51
- 節制 154
- 罪源由天使 116,
 188
- 罪孽 67, 82, 96, 206
- 試煉 74
- 預定 239
- 十四畫
- 夢中的異象 141
- 瑪拿西禱言 89-91
 內容 89;
 文字 89;
 名稱 90;
 年代 90;
 宗教思想 91
- 維斯帕先 77
- 十五畫
- 審判的日子 58,
 119, 165
- 審判與復活 133
- 兜西提亞 37
- 堅忍 155
- 教父訓言 221
- 清心 154
- 十二畫
- 創世 178
- 善功 170
- 善惡的命運 140
- 復活 54, 133, 148,
 157, 190
- 提多(羅馬) 77
- 斐羅 29, 70
- 斐羅米託 41
- 斐羅帕託 39, 41,
 42
- 智慧 66, 73, 74
- 豬肉 33
- 猶大 19, 22, 23, 24,
 25, 27, 28, 32
- 猶大(拉比) 224
- 猶大便提麻
 (拉比) 225
- 猶太文化 61
- 猶滴 53
- 猶滴傳 53-59
 內容 53;
 名稱 54;
 年代 55;
- 影響 30;
 神學與社訓 30-35
- 馬克比叁書
 37-43
 著作年代 40;
 目的 40;
 歷史背景 41;
 神學思想 42
- 馬克比叁書與便
 西拉 40
- 馬克比叁書與馬
 克比貳書 40
 與亞里斯提亞
 書 40
- 馬克比叁書與猶
 滴傳 40
- 馬克比肆書
 213-219
 貳書與肆書的關係
 214
 年代 216;
 記者 216;
 宗教思想 217
- 馬提亞(拉比) 225
- 鬼報恩錄 49, 50
- 鬼魔 118, 157, 218
- 十一畫
- 偶像 87

舊約次經與外傳

- 寫書的目的 115;
本書的記者 116;
宗教思想 116
- 薛西斯第一 55
- 十九畫
- 龐培 17
- 二十畫
- 勸勉與應許 141
- 蘇散拿 98-101
內容 98;
目的 99;
時代 99;
影響 100;
宗教思想 100
- 二十一畫
- 魔鬼 148
- 二十二畫
- 贖罪 218
- 本書的訓言 238
- 撒該子約翰
(拉比) 224
- 歐尼亞 11, 31, 33,
41
- 十六畫
- 霏似甘 41, 42
- 十七畫
- 優西比 1
- 彌賽亞 117, 145,
156, 189, 207, 212,
238
- 禧年書 113-119
本書的重要 113;
書的名稱 114;
寫書的時候 114;
史料 115;
寫書的方法 115;
- 憎嫌 155
- 摩西 171
- 摩西升天 30
- 摩西升天 167-172
略論 167;
內容 167;
時代 169;
記者 169;
宗教思想 170
- 撒拉 46
- 撒拉弗 132
- 撒督開碎文
235-240
寫書的時候 236;
撒督開與他黨的連
屬 237;
撒督開黨的階級
238;